

白 舉 馬 真



胡 天 編

1938.1.1.

小序

東方物志一九四一

我，一個百分之百二十的懦弱的逃避現實的。

一八二八戰的前夕，當多少朋友穿着上火綫時，我悄悄的躲到鄉下去了。事後回到了上海，衣物什麼的，打得精光，江灣路上的舊居，也變成了瓦礫一堆，所幸另一老居，屋危未毀，可嘆！可嘆！我除嘆嘆怨氣之外，還能做什麼呢？走訪幾個朋友，有的已屋毀人去，有的正埋着頭大整理其「前綫勞軍記」，「瀏河觀戰記」之類的大文。我很慚愧，我能把「元宵觀燈記」，「新年同樂記」之類的東西拿出來給人看嗎？我發覺我多麼渺小，小得乃至沒有「我」存在，對國家，對朋友，對個人，我都「抱愧萬分」的。我應該在那偉大的民族鬥爭中效我應效的力，體驗一些實驗的而豐富的人生。我沒有那末做，臨變我便有意無意的跑了，可憐，可悲，可恥。

然而，我豈好逃哉，我不得已也。我想：我總會把握住這樣一個偉大而驚人的機會的。我時時這末想。

逃避者終歸是具有了一個怯弱的根性的。一八二八後，我別了許多朋友而蟄居在南京，說是爲得生活吧？那時，我的確窮愁潦倒，祇是一線生機，幸而未絕而已，自然，我也在逃避。而且又是背棄很多可愛的友人的逃避。

入川二年餘，同樣的淪入窮愁之中，雖然我并未存心逃避這次參加八一三淞戰的機會，畢竟，我又、

逃避了。

八一三滬戰爆發後，有心回到我二故鄉之滬滬戰地去做服務，寫信給朋友們找機會，帶兵的朋友說我不會要槍桿，要我無益。要筆的朋友與我一樣窮愁潦倒的，不潦倒的我又纏不上。因為我入冊作了這末個「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事妻子」「中不足以活自己的所謂「官」，平素已非賴滬上的接濟不能維持，上海一開火，張口向已變難民的人討錢，問心有愧。就是可以投投稿圖章潤筆的報紙什誌，已在緊縮或停版中。錢源既絕，弄得我走路無費，不能牢牢抱住這個「官飯碗」大逃避其現實。

有時也會想盡我一份後方的無力無錢可出的所謂文化人應盡之義務的，那就是想辦什麼刊物之類，決以自己的血汗錢作一切開支，以自己腦汁作刊物的內容，「恐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名曰「特寫」，專登前綫之特寫文字，始之以擬大綱，草預算，發出徵稿啓事。一切順利進行，尚無不合。繼之以就商於當地的朋友，欲尋個把同路人或幫手，竟乃人人搖頭，個個嘆氣，我心亦爲之一冷。終之以發出去徵稿啓事中，重要的！即在戰地的朋友，着即不理。次要的！即在漢口南昌一帶的朋友，允於寫作，但未兌現。以致我只好決而不行了。

接着接到麗姐赴浙之吳與某後方醫院參加救護工作的信，精神爲之一奮。伊一弱女子也，竟別親拋子，走上危境，雖然來信說得很客氣，并無誇耀人竊之宏願，然我已覺羞愧無地了。現吳與失守，麗之消息全無，老母幼子，俱無所依，被困滬上之姐等，亦久無信，國亡家破，能不痛心。乃決心編此滬戰寫真一冊，一以紀念國亡家破，或竟紀念前綫失蹤之麗姐，一以聊盡我在後方想盡之所謂文化人的萬分之一之責任也。

是爲編書動機。

滬戰寫真者，自然收的是一些滬戰中一切材料也，而且又是收的些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到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一切材料也。

所收的文字，偏重於報告文學方面的，是文藝化的新聞記事。首曰「面面觀」，即對滬戰之概論。次曰「陣中人」，即戰地將領之訪問記，將領之談話。三曰「戰地巡禮」，即戰地的風光的描述，我軍戰鬥的英姿之類。四曰「我們的仇敵」，即敵軍在上海的軍備，作戰時的損失以及俘虜之談話等。五曰「劫後上海」，即戰事發動後上海被摧毀的慘狀，以及敵人在上海的種種暴行。六曰「救護與慰勞」，即我方救護人員與慰勞人員之動態，傷兵的訪問等亦屬之。七曰「被難的一羣」，即難民收容所的描述，逃難的日記等，八曰「外人之靈感」，即外人對敵我這次戰鬥之評價，九曰「上海退出記」，即退出上海之一切記事。十曰「大事紀要」，即自八月十三日之滬戰開始到十月二十七日退出閘北之逐日大事提要。

總之，搜集的這些文字，可以當做歷史讀，又可當做小說筆記讀，但因時間的短促及材料的缺乏，自然很不完備，本想搜集點滬戰文獻的，亦不能如願，如像已搜的俞市長的談話，日方的照會，戰時大學創立宣言，謝團附死守閘北的信……等，因爲材料太少而又不齊全，祇好割愛了。

材難，材難，在這樣的文化之都，搜集新的材料，實在太難了也。

此書之成，蒙同事靈鈺先生多方指示，怒潮大哥糾正一切，君特仁兄國士仁兄或爲實際上極有力之幫助，或爲作封面，均於此誌謝。

★

★

★

編書時，讀了許多可歌可泣的紀事，悲憤欲絕，尤其讀了幾位作數萬里長征的鬥士們的紀事（并未入本書），令我慚羞無地，我不是也作了數十萬把里的旅行了嗎？然而我寫的是苟且偷生，爲得一個小飯碗在人羣中斷混，祇有人家才是充分表現生之意志，我爲求苟活而喪失了意志，編編這類的書，無論如何不能掩飾我的可憐，可悲與可恥的。——我有時也這來自責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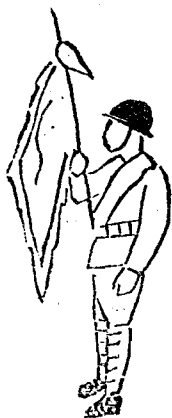
★

★

★

是爲小序，亦爲小懺。

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胡天於成都



自八一三
到十二七
滬戰寫真目次

小序

滬戰局面概觀

滬戰揭開前後

滬戰形勢說明

上海抗戰果真失敗了麼

滬戰比較觀

陣中人

謁見蔣委員長

張發奎將軍訪問記

訪問羅卓英將軍

張治中將軍談戰況

遇見黃琪翔

關於朱耀華將軍

郭沫若

夏衍

(一)

(三)

(五)

(七)

一

(一一)

(一四)

(一六)

(一九)

(二〇)

(二二)

滬戰寫真目次

死守閩北的謝楊兩軍官	大晚報(二二四)
孫將軍口述黃梅興	(二七)
會見了王敬久師長	寄洪(二八)
訪宋希濂將軍	(三〇)
記前線某將軍談話	(三三)
一營長縱談火線種種	(三五)
戰地巡禮	三五
上海抗戰目擊一週記	海戈(三五)
我空軍出動之偉績	(四八)
外灘風雲	(五一)
北四川路巷戰目擊記	(五三)
川軍血戰蘊藻浜	(五五)
蘇州河南望戰區	(五八)
瀏河小記	(五九)
牛鴨政策	(六一)
匯山碼頭攻克記	楊紀(六一)
圍攻日司令部經過	(六四)

小東京寫真	（六六）
憶夜戰場	長江（六八）
滬蘇道上	樊戈（七四）
前綫兩晝夜	吳大珉（七八）
浦東歸來	明（九一）
南翔歸來	許華（九八）
在滬閔公路	梅煥藻（九八）
憶虬江碼頭上	謝六逸（一〇一）
步兵奇蹟	楊紀（一〇三）
血的故事	冰瑩（一〇五）
我們的仇敵	一一一
日軍在滬作戰之實力	楊紀（一一一）
上海敵情	楊紀（一一四）
滬戰中敵人的損失	（一一八）
黃浦下游敵艦敵兵一瞥	爾覺（一二〇）
敵軍一隊長日記	（一二二）
一個俘虜的哀音	（一二五）

日空軍俘虜談片.....	(一三七)
劫後上海.....	一一三
市中心區劫後寫真.....	(一三一)
抗戰後上海工商業.....	(一三二)
戰後上海之生活.....	(一三三)
閘北退出後之慘狀.....	(一三五)
南京慘炸案.....	(一三八)
敵砲轟擊下的浦東.....	(一四〇)
劫後上海工廠損失.....	(一四二)
浦東外商資產之損害.....	(一四三)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失.....	(一四四)
浩劫後之上海巡禮.....	(一四九)
長護與慰勞.....	一五五
宋美齡女士在前線.....	自由四報(一五九)
慰勞歸來.....	(一五八)
羅店去來.....	永麟(一六〇)

抗戰中的上海家庭婦女

斐斐（一六一）

傷兵病院速寫

何家槐（一六四）

傷兵醫院間傷兵

（一六九）

受傷烈士訪問記

一（七〇）

被難的一羣

一七五

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

劉良模（一七五）

辦難民收容所經過

姜平（一七八）

逃難日記

陳子展（一八一）

參觀產婦收容所後

寄洪（一八六）

在死神的黑影下面

曹白（一八九）

難民區觀察記

閻津（一九四）

一幅流民圖

（一九八）

難民區歸來

（一九九）

外人之觀感

二〇一

日本中央突破計劃之失敗

中央社（二〇一）

中國軍隊的戰鬥力

字林西報（二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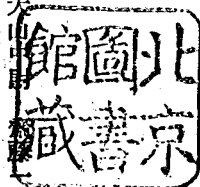
法軍官談片	(二〇三)
外籍記者觀戰記	(二〇四)
上海退出記	二〇七
閘北孤軍退出記	問津(二〇七)
別上海	艾蕪(二二三)
告別上海	長江(二二六)
上海北綫戰局敗退原因	羅青(二二二)
大事紀要	一一三

滬戰面面觀

滬戰揭開前後

虹橋事件儼如星星之火。而事之起因，在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半，日本海軍陸戰隊水兵等兵，乘福特篷車，由虹橋路直衝虹橋軍用飛機場，經衛兵攔阻，日軍連開槍，并將車駛入牌坊路，射殺保安隊哨兵時景哲一名，保安隊乃予還擊，日軍當場身死。此事經過，經法醫之判斷，三人均爲被殺，事件真相，原已大明，但在日方，不言可知。九日下午十時，俞市長即以坦白誠懇態度，與駐滬日本總領事會商，雙方均定採用外交解決，十日即行派員赴滬事地點，調查真相，十一日檢驗保安隊兵屍體，日本軍官四人亦被邀在場。我方辦事之公允敏捷，誠意萬分。事件正當依照常軌進行之際，是日下午日總領事竟向俞市長提出撤退保安隊，撤除防禦物等無理要求，當被正言拒絕，日領亦自認滿意，殊不知是晚日艦日軍，竟如狂風暴雨而來，嚴重形勢，於以造成。由此可知虹橋事件，不過日軍圖侵上海之一種策路而已。

全滬形勢 日軍抵滬消息證實後，我方始在毗連租界之線，設置必要防禦，公共租界當局亦將毗連華界重要路口之鐵門關閉，萬國商團團員及英美軍士多在門內駐守。愛而近路以北，業已斷絕交通。老靶子路以北，因日軍佈置工事，行人自行避足。昨晚北四川路橋堍，郵局對過上海琴行路畔之直角綫上



滬戰面面觀

日軍亦堆積沙包，配備哨兵，如臨大敵。租界北區，呈露極嚴重之狀態。滬西區域稍為和緩，兩北戰事，晨間在虬江路以北，有市街戰，結果無大損傷。午後六三花園有劇烈炮戰，車站等數處均發生火警。全滬形勢以閘北迄楊樹浦一帶最為嚴重。蓋日軍司令部設在彼處也。南市在軍事上非必爭之地，我方又有周密防備，或可俾免日軍之蹂躪。滬西暫時或不致波及。目下戰事如無特殊之發展，則其戰場屬於本市範圍者，將在吳淞閘北之綫。蓋此處有租界為日軍之根據，彼將以為進戰退守，運用可以自如。至於我方之種種措置，顯為自衛而應戰，愈市長所謂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即充分說明我方行動之目的也。

社會動態 十三日晨交戰前，閘北江灣一帶居民多已逃避租界。槍聲響後，蘇州河北及殘留兩北等地之居民，均紛紛攜老扶幼，提籃指篋，絡繹南行，入蘇州河南之公共租界內，車輛盈途，路為之塞，自晨迄暮，攘攘不息。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大小旅館，多告客滿，有可召租之房屋，無不招貼租人，房金較平時漲價數倍，且有預收房金三月，逼訂承租契約一年者，稍有資斧之人，求一容膝之地，祇得忍痛接受，一設窮苦大眾，各同鄉會多已辦理收容。至於鄉間逃來之貧民，露宿街頭巷尾及外灘一帶草坪內者不下數千，為狀之慘，如日本軍人稍有良心，必不忍見！除昨晚九時後紅十字會派出救護車赴滬東收容難民數千，暫時安置於法租界大世界外，各慈善機關，倘能設法處置，造福非淺。而租界當局亦應迅予禁止房東之投機增價。至於金滬市場極為穩定。糧食存底雖豐，奸商居奇操縱，殊為可惡，米價每石由十二元四角至十八元四角，價格懸殊，一至於此。甚至有囤積頗多，而拒絕出售者。十三日午海寧路恆豐盛糧食店即因此引起衆怒，遂遭搗毀，當此非常時期，固望商民激發天良，以義為利。而租界

當局如欲安定人心，對於糧食價格亦應准予平價劃一，施行嚴格管理。此事在天津租界近圍施行有效者也。

滬戰形勢的說明

滬戰將近兩月半，敵五次增援，在滬兵力開有二十二萬衆，海陸炮二千門，飛機四百架，以近代立體戰術，大舉進犯，而我則以物質遠不如人之軍力臨之。浴血抗戰，迭予軍創，寶山姚子青一營殉城，蘊藻濱南岸葛家牌樓察慶武全團壯烈犧牲，其死事之烈，尤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敵軍傷亡，自己亦承認逾三萬，據我方調查，已過六萬。截至現時，戰事仍在我第一道防線，雖左翼滬太公路左近形勢稍緊，但距我國防陣綫尚有相當距離，其間步步爲營，敵圍拊大場之背，以迫我國北江灣之計劃，終必遭受嚴重打擊。茲爲使全國各界明瞭上海戰局計，簡述八一三以來戰鬥之經過如次，國民讀此，應知此一段光榮戰史，得之不易。蓋淞滬數十里間，我多少萬忠勇健兒，受艱苦拚生命，前仆後繼，支持至今，此誠中國民族可泣可歌之榮譽的紀錄也。

滬戰迄今，大致可分三個時期。八一三前夕，我以急行軍佈防閘北江灣段行吳淞之線，後發先制，敵頗恐慌，先犯閘北，即遭當頭一擊。我軍乘勝追擊，各路齊進，皆獲顯著勝利。閘北線，曾攻入四川路虬江路，楊樹浦綫攻入華德路。江灣進展尤速，實行中央突破，於八月二十二日進至敵軍根據之匯山碼頭，更屬空前大捷。其間我空軍自八月十四日開始伸其銀色雙翼於滬空，以少擊衆，而浦東炮兵神砲之發射，尤予浦江敵艦以重大威脅。敵見失利，乃自日本調集重兵來滬，師一二八故技，沿江西上，襲

滬戰面面觀

滬戰形勢的說明

四

我吳淞各口，終以三個聯隊之衆，於艦隊密集炮火掩護之下，在川沙口強行登陸，此爲第一期。

敵在川沙口登陸之際，正我攻入匯山碼頭之時，右翼不免影響，全局形勢隨之略變，敵是時仍傾全力攻我左翼，羅店之爭奪，吳淞之苦戰，保江灣開北軸心不動之勢，血戰週餘，傷亡均重。九月五日寶山被陷，我爲避免無謂犧牲，乃於九一一結束運動戰，而撤至羅店劉行穿蘆藻濱至江灣開北之第一道防綫。陣面化爲直線，攻勢變爲攻擊守勢，與敵作堅強之陣地戰，總計敵一月來之進展，不過十二里之地區而已，此爲第二期。

第三期戰事，現時仍在進行中，其重點迄在左翼。蓋九一一迄九二八，雙方因陣地皆變，鞏固防線整理部隊，無主力接觸。九二八之夜，敵又開始所謂第四次總攻，炮火猛烈，我軍早有準備，經過二十八小時之英勇抗戰，卒將敵軍擊退。羅店幾出幾進，已成一片焦土，無可據守，遂於月之二日，沿滬太公路向公路以西一千公尺之各據點，作有秩序的移動。同時敵在江灣市中心區後撤一公里左右。雙方如此更易陣地後，逾一日，敵復向我左翼進犯，并圖強渡蘆藻濱，以攻大場，故戰事乃趨重劉行以南，顧家宅一帶。敵重炮日夜由濱北向南岸轟擊，同時飛機轟炸不絕，敵乃利用夜間偷渡。至月之八九日，戰事重心乃自北岸移至南岸，先後渡濱之敵，竟達一師團之衆，集黑大房宅一帶，十一日起又開向我石橋宅一帶進犯，企圖攻破大場南翔，以拊江灣開北之背，我已窺破，當予以痛擊，尤以十二日晚戰事最烈。敵同時復在左側，蘆藻濱北岸，以一部兵力犯我廣福，陳家行。右側，在南岸沿滬太公路東下，以圖牽制。三路戰事，空前激烈，其間相互反攻，死傷均極慘重。僅中路葛家牌樓，得而復失達數次之多，秦園即殉難於此。迄昨日止，我僅陳行葛家牌樓之線略有變動，沿滬太路之敵到瑯馬橋宅。綜觀最近

戰況，左翼雖稍迫近大場，然我軍仍以整齊的陣容，步步設防，堅強禦敵，即使萬一敵人之企圖能若干實現，而彼在港汊縱橫的馮西所遭受之嚴重困難，依然不可想像。何況此僅左翼，就全局而論，我軍陣勢，依然十分鞏固也。

以上爲八一三後滬戰形勢最簡單之敘述。國民須記憶：第一，應時刻感念「事之勞苦，及犧牲」。蓋我各軍莫不忠勇奮鬥，盡其任務，以劣勢之武裝，禦強暴之巨寇，其精神之偉大，誠爲民族之光榮。第二，應知滬戰兩月半，已得重大效果。蓋增高中國之國際信譽，使全世界知中國民族有衛國之決心與能力，同時使暴敵喪胆，知征服中國之不可能。第三，應知迄今爲止之戰況，尚不能自滿。我前綫各軍，已竭盡能力，今後更須國民努力後援，方能得決定的勝利。第四，應對戰事前途，根本樂觀。蓋不但滬局鞏固，可以信任，且退一步即今後戰線再有移動，亦屬戰鬥中常事，且上海原爲經濟中心，而今後則隨長期抗戰之進展，漸有新的布置。第五，歸根結論，國民必須牢憶蔣委員長國慶演辭所謂「我們必須準備擔負比現在更艱難困苦幾千百倍的境遇」。全國同胞，務須皆如滬戰我軍將士之勇敢堅苦，奮鬥不已，則最後勝利之時機自來！（十月二十五日大公）

上海的抗戰果真失敗了麼

因爲大場的大守，跟着閘北江灣等地，也不得不因戰略關係而予以放棄，據說，敵人因爲得到這樣的收穫，正在大吹大擂，當着進攻上海的一個勝利來慶祝。姑不論它的這種慶祝的舉動和作用，客觀上充其量不過是安慰自己，麻醉士兵，欺騙和對它自己國內的工農大眾作一種示威而已，但究竟上海的

上海的抗戰果真失敗了麼

滬戰面面觀

戰爭，敵人是否勝利了呢，我們的抗戰是否就算失敗了呢？

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很堅決的是，我們的抗戰絕對沒有失敗。

第一，據各國軍事專家的觀察和批評，中國軍隊在接近黃浦江岸的地帶與敵作戰，竟能支持了七十八日長時間，且連續不斷的給予敵人以慘重的打擊，實在是出乎意外。換言之，就是在戰略的條件上，我們以往的作戰地帶，實在並不是計劃中的作戰地帶，我們能在有利於敵而無利於我的地帶，給敵對抗了這麼久而才向預設的陣地移動，這是適應和遵守戰略條件的撤退，無疑的，絕對不能看作是我們上海抗戰的失敗！

第二，上海戰爭，是敵人的一種牽制，威脅和要挾性的戰爭，這一個戰爭，與其說它是軍事的戰爭，無寧說是政治性和外交性的戰爭；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政府和全上海全國的人民，並沒有有一點軟弱屈服動搖妥協的表現，簡直可以斷定永遠的也不會有這樣的表現，那麼，敵人所發動的這一戰爭，顯然的「計未得售」，相反的我們却牽制它進攻華北的兵力，打擊了它國際的威望，要說失敗則倒是敵人失敗，無論在軍事政治及外交的意義上，我們實在是佔着很大的優勢了。

第三，上海抗戰，不過是整個民族抗戰的一部份，不過是全面的全民抗戰的一個起點，我們對於敵人的各種力量，估計得很清楚，在軍事上，我們從來沒有幻想着能在很短的一個時期中或是很小的一個地帶內，擊破我們的敵人；我們並不是失敗主義者之以退往所謂「堪察加」來自慰自勵，然而我們堅信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也只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以後才能換得最後的勝利，那末，縱令上海完全失守，與整個的抗戰也沒有多大的關係，何況，我們的新陣地是那樣的鞏固？我們的大上

滬戰面面觀

海，還保有蕪滬西南市和浦東等等的原有陣地呢？只要我們全國上下永遠抱着「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就是多失去一寸土地，也就是我們更和最後的勝利接近了。

第四，這一次上海抗戰，一直到今天，軍事以外的各種力量的動員，雖不能說還沒有開始或一點沒有，但總還不够支持和配合軍事的需要，換句話說，我們還有很多的力量沒有拿了出來發揮出來，目前軍事上的局部的變動，從整個力量的對比上說，我們決不能說已經被敵人打敗，我們偉大的民族威力的發揮和勝利的獲得，還在後頭，甚至就在不遠的眼前哩。（羅青）

滬戰比較觀

淞滬戰局迄今已歷八十三日，侵入之敵，其正南陣地尙膠着於上海市區之蘇州河沿岸至姚家渡之線，正西陣地仍膠着於北起太倉縣屬之瀏河口，經寶山縣屬之羅店，廣福，嘉定縣屬之南翔，以連上海市區之真茹，接至姚家渡之橫綫上，其間南北之長不及五十五里，東西之闊不及四十里，總面積不及二千二百平方里，較之九·一一我軍扼守第一道防線之前，敵進展雖將五倍，然以之比較一·二八之役，在時間上我已多抵抗四十八日。被佔面積則僅三分之一（一·二八時我軍會自動撤至距離租界沿邊二十英里米埭之地）。種種得失，由於比較之觀念，即可確證我軍抗戰意志之堅強，戰鬥力量之雄厚。茲以現役爲主，分析各次，臚列數字如左：

作戰時間比較

滬戰比較觀

滬戰面面觀

滬戰面面觀

八

一·二八

三十五天

八·一三(今天止)

八十三天

比較增加

四十八天

現役中我行運動戰時間共三十天，守第一道防綫共四十五天，守第二道防綫至今已八天。

被佔面積比較

一·二八

三二九七平方里

八·一三

二二〇〇平方里

比較減少

一〇九七平方里

敵使用陸軍數比較

一·二八

七七〇九〇人

八·一三

一五〇〇〇〇人

比較增加

七二九一〇人

(附記)現役中敵軍番號，人數及兵種，已詳上文，一·二八之役敵之陸軍計有一三兩師團，共計二千三百人，第八師團約一萬人，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一萬六千人，十一師團(師團長松井石根)一萬三千人，十二師團三千五百人，十四師團二萬人，海軍陸戰隊一萬二千人。

敵使用空軍數比較

一·二八

二〇〇架

八·一三

三九〇架

比較增加

一九〇架

敵使用海軍數

八·一三

三九六八〇噸

(附記)一·二八噸數不明，艦艇總數約三十艘，航空母艦三艘。

敵官兵傷亡數比較

一·二八

二四一三人

八·一三

四〇〇〇〇人

比較增加

三七五九七人

(附記)一·二八，數字，係日本政府公佈者，八·一三數字，係記者個人估計，此種估計係依敵一再增援數目，以爲判斷之根據，然兩數字均不一定可靠。

敵侵華軍費數比較

一·二八

一四八百萬元

滬 戰 比 較 觀

觀 面 面 戰 麗

滄 戰 比 較 概

一〇

八·一三

三三九二百萬元

比較增加

三二四四百萬元

(附記)各數均包含整個侵華軍費在內。

綜觀以上數字，足見現役中敵軍使用之力量，實已超出一·二八數倍，而得到之結果，反不及一·二八也。(楊紀、大公)



陣中人

謁見蔣委員長

從岳軍那裏剛好回到居停處，厚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着關照的，他只是開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着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昂着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手是分外的暖和。

廳堂相當寬敞。堂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棹，蔣先生背着我，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著，叫我到棹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廳管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得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梭發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

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後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目擊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的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能有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并不是素樸的唯心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蓄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爲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是進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那他對，他於抗戰必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暗示），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寧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

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為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啾啾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爲最適宜的，但我因爲耳聾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爲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洽。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舉行彙輯。我看，在凡百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這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詳細的說，於是我便告辭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暖和的握手，依然是滿面喜色。（郭沫若）申報

張發奎將軍訪問記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差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湛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并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洋溢着異樣的慍悍！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會修剪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只有刻在藍珞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檯，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鑿鑿一般大小的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遞來請示的車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是指揮着×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樞！

在這房間裏，除去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焰，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沫若說：

可是間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濃綠悠閑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張發奎將軍訪問記

陣中人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醜腳，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做了笑容，「可以殺嗎？我祇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叱咤三軍，威懾敵胆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兵士，壯丁，都帶着微笑望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搖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陣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綫？」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轉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跑着，已經近上海了。（夏曆十月六日）

訪問羅卓英將軍

秋天太適於旅行，假如旅行，假如旅行的地方是江南，那景色的秀麗，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出來

在一個清朗的早上，太陽還剛從東方出來不久，我們就開始出發，去訪問羅卓英先生，雖然那天風勢很大，吹着黃色的稻子，迎着風颯颯個不停，竹林裏的小雀叫個不住，河溪裏的行船，靜靜的前進，農民各自做各的工作，一切的一切，十足的表現出奮幹的精神，我們汽車橫衝直撞的往前跑有時驚起野狗追着叫幾聲村中兒童聽見汽車過，也跑出來看看，除此以外，什麼動靜都沒有。

汽車走了□□時之久才到達目的地，我們下車輾轉多時，方會見了羅先生，

羅先生是廣東人，短短的個子，結實的身體，充分表現出十足的「廣東精神」他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軍事方面造詣固然很深，而文學方面亦有相當的修養，

上海戰事發生不久，他就到達東戰場，到現在有兩月多了，雖然每天工作相當的忙，睡眠的時間相當的少，但是他的精神還是很健旺，同羅先生與我見面的還有施伯衡參謀長，他與羅先生也有同樣的性格。

羅先生先致謝社會各位的厚意他說到抗戰了兩月，還沒有表現來什麼成績來，先蒙各方人士的獎飾，實是當之有愧，其次他談到最近的戰況，他說敵人在上海戰事裏，到現在已經實現了四次總攻擊，每次總連攻一星期或者十餘日之久，但是結果完全失敗，受我們相當的打擊，就是有些微的進展，也只是二二里路的一條陣線，或破的一個村莊。

這回敵人所謂第四次總攻，其目的在突破大場，威脅南翔真如，迫我江灣閘北守軍撤退，計畫固然不錯，然而結果適得其反，不但目的未達，且受了嚴重的犧牲，預料敵人在這方面未得手後，又得另想別的辦法。

陣 中 人

陣中人

至於最後敵艦在沿江各口的活動，那完全是擾亂性質，在本月十、十一、十二三天，敵艦數十，在瀏河、市楊林七鴉口諸口砲擊，掩護陸軍上陸。那是天公不做美，煙幕彈完全被風吹散了，被我殲滅了不少，結果毫無所得而去，但是敵人對該方面仍將繼續有所企圖，那是不難想像的，至於，敵我比較，我們雖然物質方面不如人，可是我們有中心思想，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精神能克服物質已是一切都不成爲問題，反之，敵人根本沒有犧牲的決心，雖然物質優良，奈士兵不能勇敢作戰，那又有什麼辦法，我們常在俘虜身上搜出寫來寄後的信，滿紙俱係忠家之言，試問這樣軍隊如何能對我作戰，最後譚先生說，敵軍在上海把新式武器完全使用盡了，在我們退出其海軍射程後，其海軍已失效用，最近乃將其海軍砲拆卸運陸。但是因爲太笨重，運動不便捷，力業已大減。關於敵軍應用毒氣事業，藥店及蘊藻沼我們死傷官兵三十人，這次敵軍在沿江各口登陸失敗，正經我軍檢獲其毒氣放射器，敵軍太不顧人道，由此可見！

我同譚先生談話出來，經人介紹，會見胡蘭畦先生，同他統率的婦女。戰地服務團胡先生，我想讀者不會不叫我介紹的，她的風格還是那樣瀟灑，精神還是那樣健旺，成都口晉謝然還帶一點可是絕難看出她是四川人，風塵滿面想是很辛苦，他們服務團，一共有十一個女同志，工作雖傾重于組織農民，消滅漢奸，糾正士兵的軍紀，可惜她們人數太少，似乎有點不够分配，然而情緒非常好，我去的一天，一位團員巡查時，遇見了一位不法的士兵，苦於手中沒有繩索，結果把褲帶取下來縛上帶回司令部訊問，這種精神，上海的婦女界有多少做得到的？而她們耐苦的程度，也使人十分敬佩的。

張治中將軍談戰况

記者二十九日晚八時偕外籍記者兩人赴□□軍次訪張治中，三十日晨五時返滬，張暢談一週戰况。如次敵軍二十三日在吳淞及羅店間同時登陸，部隊爲第八第十一兩師團混合編成人數計一師團，師團以下番號就俘虜及死屍檢查可確定者爲四十三，四十七兩聯隊登陸時以陸海空聯合猛烈火力掩護，我軍則備以步槍抵禦且沿江防綫太長，兵力不能集中一處，敵到處進擾捉摸不定，故欲根本阻其登陸，事實上極困難，在吳淞區登陸者計有獅子林，砲台灣，蘆藻濱，張華濱等處，當時我守軍爲保安隊，敵來勢極猛惟我官兵深知責任重大，沉着抵抗，寧死不退故犧牲頗壯烈，旋經調某精銳部隊增援，展開猛烈血戰一晝夜之苦鬥，獅子林砲台灣一帶敵軍完全消滅截斷其與羅店方面部隊之聯絡蘆藻濱之敵，旋亦驅盡惟張華濱敵扼險苦鬪，奮死掙扎至二十九日晨，完全被我解決綜計登岸一週損失以吳淞敵最爲慘重，我獲此勝利之代價，亦相當壯烈，竄至羅店鎮之敵軍，係由白沙口登岸，來勢極猛，當時我扼守者爲某師某旅，全爲步兵激戰，在敵大砲飛機轟擊之下，犧牲之壯烈得未曾有，至二十四日，卒告不支，羅店鎮遂淪陷敵手。并有向前推進模樣，一時形勢頗緊迫，幸我忠勇將士，抱定與守土共存亡之決心，不稍退却，使應援部隊，得及時趕到，得向敵迎頭痛擊，前仆後繼，血戰一晝夜，敵不支潰退，我克復羅店鎮乘勝追擊，迫敵退至西北隅，隔河對峙，二十八日敵亦強弩之末，被我包圍，不久當可解決，在沿江一帶血戰之際，浦東方面南匯一帶，亦曾有敵兩聯隊登陸，經我砲兵步兵夾擊，將敵擊退，敵生還者，僅十分之一而已，虹口陽樹浦一帶，我突進部隊確稍撤，并改攻勢爲守勢，在沿江一帶激戰之際，此爲必

陣中人

然採取之戰略，惟敵亦未敢進犯，故近數日來前線極爲沉寂，僅偶有小接觸而已，張繼談作戰情形，并對雙方戰略概況，云敵登陸後，如於三日內盡量發揮其威力，擴展戰品確爲艱於應付之事，我軍之所以要化險爲夷者，第一由於扼守部隊，不惜犧牲，其次爲應援部隊能迅速抵達，奮勇猛攻，再者，我空軍每夜在敵陣轟炸亦予陸軍莫大幫助，現血戰以一週，敵經我壓迫盤距之區域，僅及最初登陸時十分之一，且我沿江一帶，已由中央派員指揮，防務鞏固，可告無患矣，關於砲兵威力，張致讚美之詞，謂憑戰以來，我砲兵送子敵軍前，敵空軍每日偵察我砲兵陣地迄未發現，并證實我軍會擊沉敵艦兩艘之消息，知有人至吳淞口觀察尙可一觀被炸燬之殘跡云

（九月二十九日）

遇見黃琪翔

副總司令黃琪翔視察陣地歸來，與記者相見。他身材比張總司令略爲高大，孩兒般的白嫩的脸，嘴上留着一撮鬍子，嘴，老是拉開着，笑容可掬的，談話爽利，論專業觀，思想新穎，前進，「豪邁潑刺」四個字，可算得「形容恰當」。記者歷經戎營，甚少見過這種人物；今日竟於無意中得之，不禁推想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增加無限的熱望。

他說：「個人在以往，總被人家看做唱高調不負責任的家伙。現在已踏上抗日戰綫，而且負起指揮的責任，當然更覺得痛快極了，希望從此能够切切實實的幹一下子。」

「那麼，副總司令對於抗戰前途，有什麼見解？」

他立刻肯定地說：「絲毫不容疑慮，如果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一日不滅亡，或一日不獲得最後的勝利！——解放幸福，抗戰便一日不能停休，不會停休！這是我們的理想，而且已是事實！」

「那麼，副總司令以為在現階段，應該怎樣支持抗戰？應該怎樣爭取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關於這一點」他透了一口氣說：「我們在軍言軍，惟有堅持抗戰，不退讓一寸土地，不放過一個敵人，不爭得中國解放勝利，決不棄槍解甲。但事實上切實要做到此點固有賴於軍人主觀的決心努力，而尤有賴於整個政治局面的明朗。此類明明是讓每一個中國人都了解并自動參加持久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第一，就應該是以恐怖手段對付漢奸間諜，而絕無憐惜地大刀闊斧地猛幹，像法國大革命時代偉大領袖羅拔士庇氏痛懲反革命份子般的猛幹。第二，就應該嚴辦輕棄職守的長官，痛懲抗戰不力的軍人。第三，當然是開放民衆運動，這裏包括：一、組織，訓練武裝民衆；二、實現民主政治；三、改善民衆生活。」

簡直像政論家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竟使記者不及發問，直到深夜，總司令部派員促他去商討什麼軍機，才與記者匆匆握別，大家都有「未傾所懷」的惆悵，讓我們在下次在最前線再見吧！

關於朱耀華將軍

人中陣

報載朱耀華將軍因退出大場而自戕，不成功便成仁，朱將軍已盡了他軍人最大的責任了。朱將軍是怎樣一個人？從外表上看，他頗像設署軍務處長韓任民，魁梧奇偉，四十幾歲年紀，說的一口純粹的湖

陣中人

南話，但是他很少說話，即使和人家談天也老是那麼細聲細氣的，從他的談吐和態度上所給你的印象，拘拘儒雅，使你不敢相信他是一個軍人，我們祇可以說，他是一員儒將。朱將軍是湖南寧鄉人，保定出身，從下級軍官依次擢升至師長，他這地位是眞刀眞槍殺出來的，提起他統率的這一師部隊也是大大有名，譚延闓率湘軍入粵，追隨孫總理，任湘軍總司令，北伐時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由粵入贛，後來譚先生將軍權交給魯滌平，魯又交給張輝鑽，張因剿匪殉難，朱將軍遞陞爲師長，朱帶的這個部隊就是湘軍的底子，在贛駐防達十年，剿匪軍興，朱將軍率領部隊，出生入死，在江西建了不少殊勳，八一三淞戰發生以後，始奉命調至上海參加淞滬衛戍戰爭，不料戰訊傳來，朱將軍竟壯烈地完成了他光榮的使命。在南昌的時候，記者和朱將軍是時常見面的，朱將軍說他是一個軍人，祇知服從長官盡他軍人的責任，朱氏爲人極謹慎，極耿介，所以他帶兵多年，仍是沒有洋房，沒有汽車，沒有姨太太，成仁之後，的確當得起「身後蕭條」這幾個字。朱將軍雖然是師長，但因久歷戎行，迭建奇勳，業經軍委會銓敘，授予陸軍中將階級的。

死守閩北的謝楊兩軍官

大場突破，閩北一線陷於敵人的包圍形勢，以是自必作戰略的撤退，而我駐守閩北的八十八師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統率八百忠勇壯士，雄據四行倉庫六層危樓，在敵人困圍的刀叢裏，在敵人大砲的轟擊中，誓死最後一滴最光榮的熱血，誓用最後一粒最珍貴的子彈，與閩北共存亡。四晝夜的肉搏血

陣中人

戰，陣地依然，壯士無恙，敵遭軍制，胆散心寒，遂巡不敢進，乃我軍事最高統帥循外國人士之請求，諭令該軍撤退，而期在長期抗戰中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於是此視死如歸的謝楊，與八百忠勇壯士，不得已揮淚放棄閘北這一劃世界罕有的光榮的偉蹟，不知感動了多少正義的世界人士！振奮了多少熱情的青年男女！在世界爲他們歌頌的時候，關於謝楊的身世，想是大家所急欲知道的吧？

英雄一世的謝團附，在人們的想像中一定以爲他是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大漢吧？其實，他還是一位儒雅風流，多才多藝的人物，愛書畫，好騎射，知機善談，尤精於書法，潛臨碑帖，有十數年的歷史，凡有求者，濡墨揮毫，頃間而就，筆勢雄飛，絕妙佳作。

他生於廣東梅縣，在中央軍校肆讀時，成績最佳，極受教官的賞識，卒業後，列身戎行，在軍中亦著有聲譽。平日待人接物，赤誠熱情，友輩及部屬故極相得；他的生活調和有趣，從不悲觀人生，治軍餘暇，打獵，看書幾成固定的功課。他打獵的技術，非常佳妙，每於黃昏時，常見他興致勃勃，滿載而歸。還有，那是他的高妙的騎術與槓架，可以說很少人比得過他，每次在操場表演，無不博得羣衆的熱烈喝采。

閘北死守，他安謐如常，指揮若定，這，我們譽他爲古之名將的典型，當非過譽。

楊營長短小精悍，鬚髮露於眉宇，熱血溢於言談，真像一位燕趙的悲歌慷慨之士，不由你不肅然起敬。他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參加過無數的戰役，冒過無數次的艱險，平日對人坦白，直率，有豪傑氣，生活刻苦，工作勤謹，治軍極嚴，訓練認真，部屬多敬畏，故所部軍紀嚴明，戰鬥力量雄偉，在八十八師中爲最有聲譽的部隊，此次能以整齊步伍，堅守閘北臨危不退，寫就軍人史上最

光榮之一頁，若非訓練有素，曷克臻此？

閩北的血的交流中，忠勇的他，做着八百壯士的前導，右腿上中了光榮的創傷，他的血和着壯士們的血滲透在閩北的土地裏，這偉大的血決不是白流的，它將孕育起中國勝利之萌芽。它將開放出中國勝利之燦爛花朵。

「真是慚愧！我們殘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對於那些慰問的人，他老實這樣慚愧的說。

是的，他遺憾於這次成仁的未果，但他們光耀的血，不是昭告了世界，普照了人類嗎？最後，我們謹希望楊營長早日健起。

孫將軍口述黃梅興

死！爲國家而死是光榮的！

可是八十八師二十六旅旅長黃梅興的死，不死在和敵人的搏鬥中，却死在打退敵人，完成一段勝利以後，怎能不叫我們悲痛悼惜！

「黃旅長是八十八師的一員虎將」這是八十八師孫元良氏親口傷感地對記者說的話。真的，我們不需要找別者旁證，「一二八」的時候，黃旅長還是八十八師的團長，兼任副旅長，廟行之戰，每次他總是站在士兵者前面，有誰比他更勇敢呢？士兵們一看到黃氏健強的體格，他們就會肅然地起一種敬愛之感

。有好幾次，都因黃氏的那嘹亮的喊殺聲，使士兵重振起疲乏精神，把敵人打得紛散。

這次重來上海，據士兵們談，他的歡喜情緒，是更達頂點了，他的年齡，雖已有四十一歲，但興奮的時候，却依舊跟年青人一樣，他拍着弟兄們的肩膀：

弟兄們，讓我們高興起來，我們要爲「一二八」時殉國的許多弟兄復仇，不要留情，我們要把敵人殺一個痛快！」

十四日殉國的早上，他還興高彩烈的去謁見孫師長，請示機宜。那時有人告訴他，駐紮在愛國女校的敵人很多，進攻時得仔細一點。但他的回答，却像鐵一般的堅硬，直使告訴他的人感到羞慚。他說：「別怕，我們有的是鋼鐵一般的爲保衛祖國而死的決心，敵人雖多，但他們是爲日本少數贖武的軍閥而戰，他們的心，是不會像我們這麼堅的。」

當天的中午，他就親自帶領了約一連左右的弟兄，浩浩蕩蕩的殺向了愛國女校，自然，敵人是不會束手就縛的，於是雙方便開始了猛烈的搏鬥。

敵人的大砲，儘管密集地向我軍陣綫進攻，可是子彈阻止不了弟兄們殺敵的決心，在我方砲火的還擊中，不一刻，我們的弟兄就衝破了敵人的陣綫，把愛國女校像桶箍般圍了起來，敵人的大砲，既失了効用，接着他們就實行用機關槍向我們掃射了，這一剎，我們的弟兄，可真死傷了不少，所有弟兄，迫於敵人居高臨下的猛射的砲火射擊，暫時就只有停止了向前，一齊伏倒了地上。

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敵人無限止的大砲還在弟兄們的頭上呼呼怪叫着，弟兄們就漸漸不耐起來了，這當兒，在東角上，突然有嘹亮的聲音響了過來！

陣中人

孫好軍口述黃梅興

二六

「嗚呀，弟兄們，敵人已在開始向西逃跑了！」

弟兄們很熟知，這是黃旅長的聲音，接着他們又聽見黃旅長拍的放了一槍，首先站了起來，於是所有的弟兄們便都同時怒吼了起來！

「殺呀！」聲音宏大得很是似一個巨潮，立刻透過原野，響徹了天空。

敵人開始發抖了，機槍的掃射，比先前更厲害了十倍，弟兄們有一個倒地，便有一個繼上，這樣，很快，很快，就衝近了愛國女校的校門，敵人畏縮成了一團無用的豬羣，都棄着器械沒命地各自奔跑了。

三分鐘以後，我軍就完全克服了愛國女校，敵人的屍首，到處堆得像高墩，我們的弟兄，却個個笑開了嘴。

「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然而，不幸便在這一刻降臨到了我們黃旅長的身上，他用了非常愉悅的聲調，拿起軍用電話向師部報告：

「我軍現在已完全佔領了愛國女校了。」

可是，正當他放下聽筒，想轉身對弟兄們致愉快的話詞時，遙，從遼遠的敵方飛來了一顆火炮，我們的黃旅長，便這樣壯烈地犧牲了！（大晚報）

會見了王敬久師長

我軍自滬戰開始，着着勝利，前夜既進佔匯山碼頭，截斷敵軍，使其左右兩翼，不能相顧，尤爲抗戰以來之最大成功，記者以我軍進展神速，特在昨晨於彈雨中，至我軍中路陣地，得見負責指揮該兩路之我軍××師長，王師長在二二八之役，勇敢抗敵，累奏奇功，英挺豪邁，沉着精幹之概，尤勝當年，王師長在百忙中接見記者時，以簡截概括之詞，說明近日前線戰況如下：王師長首謂，我爲衛國之戰，數十年來，自甲午以迄今日，對敵人之忿怒，至目前始有發揮之機會，故全留官兵，皆能以必死之心，壯烈抗戰，但敵軍則反是，士兵既出強迫，軍心自難振奮，兵書所謂攻心爲上，我軍在心理上，蓋已早操必勝之左券矣。繼謂我軍自接到命令，即迅赴滬邊，佔得有利之地形，一週來：（一）東路既佔公大第一紗廠，即將敵人逐入租界，繼則由平涼路挺進，肅清殘敵，佔有裕豐，大康，各大紗廠，刻已與中西兩路呼應，謀盡逐沿浦一帶之敵。（二）中路則由高朗橋，蘭路，船朋路，遼陽，大連灣路，昨已邁進至保路，將西半附近之殘敵包圍，更進而與西路會合於提籃橋匯山碼頭大阪碼頭之間。（三）西路自佔日海軍操場後，取得優勢，在幾度血戰肉搏後，卒賴我軍之神勇壯烈，摧毀敵軍堅固之砲壘戰車，由天寶路，公平路，過周家嘴路，塘山路，東有恆路，東漢巖禮路，東熙華德路，東百老匯路，以完成最大之任務。於昨晚佔領匯山碼頭，計昨晚我以□團兵力，山上級軍官浴血領導，向預定之目標挺進，敵軍刻在西半，南洋烟草公司，及匯山碼頭之間，集結重兵，以鐵甲車，坦克車，機關槍，鋼炮，向我

會見了王敬久師長

軍猛烈抵禦，但卒歸敗績，我軍除佔有雁山碼頭及沿綫之重要區域外，并殺獲敵軍之坦克車六輛，指揮刀數柄，其他軍用品無算，王師長以軍務緊張，至此作一結語曰：滬上之敵，已被我截斷，殲滅之期，當不在遠，但此爲我民族自衛戰之開始，故小勝不足喜，至本人身爲軍人，職在衛國，此番小勝，頗覺無可誇張也。

訪宋希濂將軍

『到戰地去』

這願望在我的心頭熱烈地懷念了許久了。當朋友們說起有到前綫去的機會時，我總懇求他們帶着我同去；當我見到人們搭着滿挿樹葉竹枝的卡車往前綫出發，我總懷着無限羨慕的心情遙望着：我要到戰地去，慰勞前綫抗戰的將士，更要親近那前綫將士以血肉抵守住的前綫的國土。

這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像過去我所羨慕着的人們一般地搭上了挿滿樹枝的卡車，在滿圍着人們的熱望中，開發到戰地去。

車出法租界，景象全然不同了：沿途密佈的防禦工事，都有我們的兵士在嚴守着，遙望兩旁碧綠的田野間，農民們還是照常在工作，他們愛他的田地甚於他的生命，雖在這隨時有炮彈的危險區域，還這樣勇敢工作。見到他們，使我連想起住在上海一般人認爲較安全的租界，尙怕戰事及他的生命而逃到香港去，逃到國外去的有錢人們，不禁對這些樸實的農民肅然起敬。我相信，從戰事發生以來上海租界

上的菜蔬，還是靠他們供給的，更相信在這抗戰的過程中，只有他們才會盡最大的力量。

已好久沒有下雨了，路上的沙泥積得厚厚地，車行過，塵灰飛揚，正像一陣天然的煙幕，掩蔽了敵機的視鏡。當我們的車在某個地方停頓下來的時候，當地站崗的兄弟們走上車來，我們又送他報紙雜誌看，我們和他講述着幾天戰爭的情勢，他堅決的說，「殺敵是他們的責任！」言語對於我們的慰勞表示非常的謝意，但是我們覺得，慰勞前綫殺敵的將士也是我們的責任，無形地，我們（軍民）的心是熔在一起的。

晚霞全沒了，換上滿天的星星，我們的車又停了下來，大家分別地背負了慰勞品，正集了隊伍，從農村阡陌的小道上藉着微弱的星光的照耀，去謁見□□師長宋希濂先生。

是位壯健文雅的書生樣兒的長官，善於沉思的眼睛和窩地注視着我們，當我們問起這幾天戰事的情況時，他用堅強有力的語調答復我們：

「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抗戰，尺寸的進退是無關大局的！這點希望後方的同胞們大家要了解的。」

談起這幾天戰爭中的感想，他覺得這次戰爭士氣的旺盛是歷來所沒有的，不過民衆組織的不夠，對於軍隊的影響很大，例如最近漢奸的活動，無形地受着牽制，他們雖不怕當前的大敵，但後方老百姓的被敵利用却無法識別的希冀上海當局快派點有力的幹部，來組織和訓練前綫的民衆，澈底的鏟除漢奸。還有戰地衛生方面，也希望後方民衆嚴加注意，例如路旁被炸死的牛，臭氣飛揚，恐將成疫病之源，爲前方士兵的安全計，請即設法掩埋之。其他如交通工具之缺乏，亦希後方捐助。

陣中人

接着又談起這幾天上海的民衆抗敵工作的活躍，大家都非常興奮，去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相信在全國上下軍民一致的抗敵力量下，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再談起這次敵軍的情形，兵士不願戰爭，國內民衆的反對，大批死傷的兵士不敢退回國內去，連國內派來的一百多個僱勞人員尚待在吳淞口的船上，不敢給他們上船來見到他們軍隊三星期來戰敗的情況。軍閥的黷武，欺騙了國民，暫時支持了這戰爭，但是這局面是決難維持得長久的。在我們全國上下一致的長期抗戰下，最後的勝利終於是我們的！

我們大家都默默的微笑着，似乎在囑咐着自己：加緊的努力吧！

走出師部，我們又見到不少士兵，他們都很關切後方的情形，談起他們這幾天戰時的情況，他們都勇敢地堅強的表示着：在這國家危難的今日，殺敵是他們應盡的責任。有位剛從前綫歸來的士兵說，他在前綫抗戰中在他旁邊的一位兄弟被炮火犧牲了，這是非常光榮的，他不但怕還要上前綫去殺敵呢！

秋夜露重，涼意襲人，大家緊緊地圍坐在無蓬的卡車裏，仰望天空的星星，遙見遠近的烽火，汽車的軋軋聲，掩沒了炮火和敵機的聲音，只有樹梢頭掛着的照明彈，常作了我們車子前進的引路燈。

我們的車向歸途上邁進着體味着這次夜行的滋味，真是有生以來難得的經歷呵！（寄洪聯合旬刊）

記前線某將軍談話

連朝陰雨，好不納悶，可是一上前綫看到忠勇將士們的精神抖擻像生龍活虎那般的氣魄，不由你不

頓時興奮起來，昨天（十二日）下午，約莫四點光景，我會冒着濛濛雨，和莊仲文教授驅車至某某陣地，他已過去兩次，路徑很熟，繞道至某地，得和高級指揮官某某將軍作一度談話，將軍公務冗忙，他要批公文，閱電訊，接電話，在這短短一小時的話會中，談了又停，停了又談，差不多分成七八段了，所說的話，有些不便發表的，這裏，把可以公開的，拉雜寫來，讀者當可會意。

（一）

「平時沒有把民衆組織得好，戰時便吃了許多虧，目前後方應立即開始訓練民衆把各個單位，互相聯繫，在信任政府和領袖的原則之下多研究，多商討，大家努力本位的救國工作，無形中可推動前方部隊的殺敵效果的效能，消極的，如助理前方供應，檢舉漢奸活動，維持地方秩序，積極的，增加一切生產，參加戰時工作，訓練後方民衆等，不勝枚舉要如像目前戰地上，只見漢奸，不見民衆，那是很痛心的。」

（二）

到如今，還有許多人對抗戰的意義，還認識不清，須知敵國欲滅我中華，是既定的國策，我們惟有立定脚跟咬緊牙關，趁今朝民情激昂的時候，拚個你死我活，明知這次抗戰的犧牲很大，然而這犧牲是有代價的，即使我們失掉一城一邑，而這些地方，一定是經過砲火之後，一片焦土，敵人也無所用處，敵人跋涉遠洋，勞師動衆，困難既多，消耗亦大，我則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兼備，此時不戰，更待何時？

（三）

陣中人

「我們抗戰的方針，早就決定持久戰，消耗戰，即使戰至三年五年，依然不變初衷，我們要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能有患得患失的心理，所以我（將軍自稱）有兩句口號，可以獻給同胞，即是（一）中途妥協是投降，（二）委曲求全是自殺。」

（四）

「我們的領袖，是著名的天才軍事專家，但看過去歷次戰爭，一般人認為冒險，而結果都是勝利，這次抗戰，領袖早已成竹在胸，記得曩期在廬山時，他曾對我們說過，「三年之內，我定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只要四萬萬人跟我走！」我們的領袖是革命家，他已担了統一中國的偉大使命，第二步工作，是怎樣復興中國，而日本竟不斷侵略，甚至愈來愈兇，我們以後出路，惟有全國一致，不惜犧牲，抗戰到底，現在正是抗戰的開始。」

（五）

「敵軍久留米師團，（即十二師團）在日本是最野蠻最兇猛的隊伍，日本自詡為「包打中國」的，而此次在滬作戰，傷亡過半，精銳盡失，可見敵雖頑強，殊不足畏懼，最可恨者，敵軍風紀敗壞到處姦淫燒殺，所過各村，盡成廢墟，所謂「武士道」的精神，也不過打家劫舍的強盜而已。」

（六）

「抗戰一月以來，我們所最認為貴者，即士的旺盛，從上官至弟兄，無論犧牲如何慘烈，絕沒有一些雜色，開上前綫，個個奮勇當先，以殺敵為快，有的負傷作戰，不肯退休，有的傷尚未愈，要求開回前綫，我們有這樣忠勇的將士，為生存而戰，為自由而戰，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九月二十日）

一營長縱談火綫中種種

天天我們在報紙上廣播上獲得許多前方的消息，是的，我們知道了許多戰況輪廓，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火綫中的一些情形，一些悲酸的刺激，興奮的趣味。

於是，去找一個前方歸來參加現時悲壯據演出的鬥士談談，那是××營長彭沐之先生，他是從八月十一日奉命出發到上海後，十三日就開始作戰的，一直到九月四日，整整二十天，他何曾安睡過一夜，幾天吃不了一頓飯是常事，更不用提洗澡，他說我們的渾身都臭了，他顯着異常的疲乏，然而他沒有銷滅了他的英悍氣，他的話，有些是系統的戰報，已經見過於報紙的我們所要報告的，是些不大聽得見的種種。

他說，空襲算得什麼，敵人的飛機那天不在我們陣地的上空盤旋十幾個小時，炸彈也看得像家常便飯，不足畏但敵人真是嫌彈藥太多了，只要看見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擲炸彈就是砲彈吧，要值多少錢二顆，他們也像陸瓜子一樣地隨便，陣地不遠有三個火夫出外於無掩蔽地，被敵軍瞭望到了，立刻發砲，一連便是五六十響，結果呢，一個人也沒傷，可憐白費半天勁，彷彿大年夜放了焰火了，這筆錢倘拿來給日本勞苦大眾，至少可以使三五千人吃幾個月飽飯。

他說，中國是絕對有辦法的，別的無可告慰後方同胞，至少，這一次中國軍人總算盡了軍人的責了，特別是步兵的忠勇，任你炮火多凶，沒有一個後退的（這多麼的使我們感泣，這多麼的使我們喜躍）

陣中的人

陣中人

一營長從後火線中檢獲

三四

中國什麼也不怕，怕的是漢奸，這些人，喪心病狂到這樣，真使人懷疑他，總算也是人類，怎地會有這樣變態心理，他們也只爲拿了敵人幾個錢，不知道想到了亡國之後受到什麼待遇沒有。難道敵人還會敬重賣國賊，舉一例在沿江海敵人在增援的部隊中，便有不少東北籍的偽滿軍敵人。難道不知道他們不肯奮勇打仗，敵人目的，只在把他們擱在第一綫，好擔我們崗鋒的機關槍，以中國人殺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事更慘的。這筆賬，我們永遠地記下罷，忘了，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子姪。

狼毒止於此麼，還不够，在開北虹口，我們的戰士衝到了敵陣的鐵絲網邊，守在網邊的不是敵軍，而是我們的難民，我們的難民不死於他們炸彈下便俘來縛在鐵絲網上，這殘忍，這人類有史以來的殘暴，他們自以爲計麼，徒然使我們的弟兄見了脫裂髮指，徒然刺激我們的弟兄捨死忘生，

我們的戰士是不能吃些熱飯的，在月夜，在白天，倘不吃乾糧，炊煙一起，便是敵軍最好的目標，於是大餅饅頭便是最高的乾糧，她們替我們整個民族爭生存。浴血苦鬥，吃的是這個，我們在後面安然吃香噴噴的熟飯時想一想，能下咽麼。

然而他說，我們不希望後方送餅乾淨點心，但希望多而且快快訓練，組織戰地救護隊去救傷兵吧，藥品，人員現在都還不够，是的，我們運點最低限度的責任都還不趕快去盡，我們可再也沒面目見我們凱旋轉來的弟兄了。

戰地巡禮

上海抗戰日擊一週記

八月十日

昨日黃昏，散步至某大學校門前，忽見數十保安隊，持槍由中山橋跑步而來，即時分開散立學校對面的商店內，多數是胸前掛着兩枚手榴彈，襯着一付氣血充沛而嚴肅的面孔，分外顯得威武。有一二位提着實彈的小手槍，往來巡邏指點，另有一小隊，直闖入學校大門，默坐於石階上，不作一聲。

頓時把××路的空氣弄得極為緊張。

大學中所剩餘的學生，好些是剛吃過晚飯，正躺在廣大的草坪上高談救國計劃，漸漸被這些實行衛國的武士們探聽「忽然而來」的消息，結果毫無所獲，於是山搖地動而張皇，連忙退到各人的寢室裏，將重要的行李——大多數是僅有一只手提箱——喘吁吁地提上黃包車，出加倍的車資，拉向××××而去。

我素來是主張此間非戰區者，雖然我於上海的市鄉地形及軍事步驟都不詳熟。但大學生的逃避，頗為我欲長往滬西鄉下的致命傷，因××路上的飲食店全為他們而閉，主顧一走，自然關門，無需定要聽見槍砲聲也。當他們魚貫式地坐車飛逃時，我知道我無從發表我的安全理論，而目送着素稱愛國與主戰

戰地巡禮

之中堅的青年們的忙忙然的背影，我有點黯然！

返寓，一鈞新月，正照着匆忙而沉靜的保安隊士兵，他們有三位在我必經的支路上的路口上安置了四個地雷，這倒使我高枕無憂了。今晨始知昨夜之驚擾，原爲虹橋機場有日海軍士兵，闖入，被機場衛兵阻止，日人開槍，衛兵避之，保安隊聞槍聲出巡，該日人復開槍擊死保安隊一名，保安隊還擊，遂死其二，一時日方調來大批陸戰隊，儼欲比武，故××路亦成爲警戒區，而弄得風聲鶴唳也。

出外早餐，小路口地雷已挖去，路上已無兵影，然飲食店僅一、二家開門，蓋附近學校已暫定爲白晝上課，夜間不要學生住宿，昨夜有數阻大學生，執意留校，終被校中職員殷勤勸走。如此一來，大致我亦非搬家不行了。

途遇繆妹，亦被學校攆出者。她的學校在江灣，凡願走的，學校早已歡送，最後女生中僅餘她及一無家可歸之東北女子，我分屬繆之家長，校中便逼其投奔，而東北女子則僅能與學校共存亡。

多她一人，我更非立志到租界中尋一安身處，便不成爲家長了。於是從××路看起，公然尚有數處出租，然價目奇昂，有一家理髮店的三樓，開尺餘窗向天上，亦要十六元，而且問明了我們是兄妹，不是夫婦時，便顯出不願意的面色。還有兩處要先納三個月租金的亭子間，一處要繳足半年租價的後樓，大約看準戰事一起，便非三月以上不能解決者。敲着勇氣我們再步行到法租界，連跑了五六條街，僅看見剛剛拆壞了的召租條子。

幸而中途遇着一位許久未見的同鄉飽君，他老早在法租界某里中租了一間客堂，大致我和繆妹加入，還可擠得下去，即時我們便定明晨搬家。

戰地巡禮

跑得精疲力倦，回返鄉間寓所，對此綠林繞窗田園在望的環境，實在有幾分捨不得。樓上有專爲請戀愛而住此者，亦已於午後另尋佳地，惟餘一保定學生，擬作長期逗留，殊佩其勇。夜清理書籍什物，雜貯一大籃，其餘雜誌及棹椅，權且置此，以示必返。

十一日

早上一架汽車便搬到洋大人的庇護之下了！

上海寓處雖然擠，如電話，交通，洗澡則都較鄉間爲優。而同住之鮑君爲商界中人，白日並不在家，亦殊清靜，於自己之工作尙無妨礙。午時，復於附近發現便宜食堂，一元買飯券六張，算是解決一件麻煩事。

夜報消息，日戰艦已雲集，虹橋機場之事，又不知變化如何。上海未可樂觀，然如因此而發動全面抗戰，則心嚮往之。

夜與鮑君閒談，始知此間二房東亦同鄉人，早年經商，略有儲蓄，遂家於此，不復思蜀。鮑君頗能談，復雄於胆。

十二日

十一日

午時擬去鄉間，經××郵，入，適徒然得大晚報消息，謂今晨日軍通知市府，將於午後三鐘在閘北一帶大演習，敵市長即電向京請示，翟云，不可以，一面中央已調若干軍隊駐防江灣吳淞口等處，京滬路各次車停開，所有車輛已作運兵之用。其時才十二鐘半，想即下鄉去拿換洗衣服，尙來得及。遂乘××路無軌電車至×××，下車叫黃包車，車夫告以××路自昨夜起實行戒嚴，行人與車輛北去者只能

戰地巡禮

至橋，橋那面全爲保安隊警戒，不許過去。

復返××村，徒然夫人託代向法租界警屋作臨時避難計。這法租界，途遇臨期逃難者，攜老扶幼，尾隨破物雜置之小車絡繹於路中與道旁，顯然有大難已來之感。蓄逃難而至這一批，方是最後的逃性命者，他們並無事先之準備，凡在可能的範圍中，安全即稍有問題，亦必不逃，至今逃來租界，當然無棲止之處，只好沿門托足，晚來縲在水門汀上而已。內中有二道士，年均五六十，互以一小包供墊坐殿下而外，確別無長物。他倆休息於某花柳醫院之後門旁，瘦骨支離，不勝疲乏，惶然四顧，若不知今夕何夕者。而今夜適爲舊乞巧節，積界內之大舞台准演天河配，滿台燈彩，并有肉感明星助舞。

以自己立場說，頗幸昨夜搬家，致能從容地挪出若干雜物；以上海的軍事行動說，似應於前日立即發動，驅逐敵寇出境。

夜夫霞飛路某某中學訪新自敵國歸來之同鄉黃君，值其同學等正在開會，我們方略談別後七八年之情狀，忽來一人立我們背後大聲警告，謂時局甚爲嚴重，彼等又是剛從敵方來者，最遭敵疾視，上海漢奸甚多，或於此時已有人來參雜其中云。此人致詞時，聲調及表情均甚慌促，使我不能不與友人數語而別。

十三日

數日來均在興奮而疲乏中度過，簡直不能工作。無事想與人談談，與人談時，儘可滔滔，又似不願說話，長久如此而不神經衰弱者，他日必長壽無疑。

晨閱立報，標題如左：

日艦雲集威脅

滬市呈顯戰時狀態

日陸戰隊已增至九千人

局勢緊張甚於一二八前夜

重大關頭在今日下午四時

而一鐘許大晚報與時事新報聯合號外標題爲：

天通庵路一帶

日軍今晨開火

這樣，是上海必有一戰了！而這次開火，仍是日軍，想「將來一切責任，自歸貴國負責」之語，又必出諸敵寇之口。

蕪妹上街歸來，謂銀行今日已停止付款，即出外打聽。

街頭已極紛亂，公共汽車上下，擁擠而無秩序，所謂上海白相人者，充滿行人道上，雖仍着不扣鈕之綢汗衫，歪戴帽子，然已無白相神氣。

至愚谷村，值宇宙風第四十七期送到，不能發送，二萬冊雜誌社內辦公室，辦事人只餘一位坐守，徒然夫人及其二小孩，已於昨夜暫遷法租界。徒然尙高臥樓頭，呼之醒，彼此開口第一句爲「甚麼事業都完了！」但跟着便互相安慰，以爲在國的重大犧牲之下，我們的實在不值幾何，僅願於長期抗戰之後，大家來同敵人算一總。

戰地巡禮

上海抗戰日誌一週記

三九

銀行據說要休息兩日，十五禮拜，算來要十六才開門，幸而身上還有十餘元可以應付。步行着回來，愛多亞路一帶愈形鬧熱，而被箱籠鍋灶，愈來愈多，逃難亦殊有每况愈下之勢。

四五鐘許，大炮聲漸晰可聽，晚來更密，潮覺趨近，想我軍已在步步逼進中，改守為攻，反被動為自動的，不再擺好架子挨打，不再中緩兵之計矣。

讀郭沫若氏「由日本回來了」（宇宙風第四十七期），頗服其忍，然以國為前提，妻子兒女本可拋棄，何況他在敵國深受仇視呢！

十四日

晨三鐘許為槍炮聲驚醒，倚枕仿唐人云：

秋來不覺曉，

炮彈驚醒了；

一夜辛勤中，

失地收多少？

閱報知昨日戰事在八字橋江灣路一帶，有平涼路公大紗廠第一分廠及日本小學被我軍佔領說，這是初度的勝訊。

十時許，忽然空中炮聲極響亮清脆可聽，且夾飛機馬達聲，約經一刻鐘。

想外面看看，遂約同德君出發，走至弄堂門口，遇一衣冠楚楚之路人，向其圍詰者者解釋剛才之炮聲，他說剛從愛多亞外灘歸來，親見一日艦開往十六舖上游，遇英艦阻之，不聽，日艦遂開炮，英艦急

戰地巡禮

飛起兩機擊之，而於日艦開炮時，其佇立處，相距僅百碼，不得不回頭就跑了云。他這說法，雖根據於親眼得見，然不大合理，遂不待其重新補叙，步行而出。

由新閘橋過蘇州河，路上已有無數出巡者，途爲之塞。河中船隻已停泊，水色死灰。過橋，凡西首通華界處，均高積障礙物，有萬國商團把守之。愈北走，警戒愈密，有兩處能觀國軍與萬國兵相對作壘，知前途即係戰線，而將經日軍防地，恐不得走近目擊。仍返橋而南，沿河岸行，至北四川路橋，萬國兵於橋上置障礙物，似防日兵潰退時，衝入這邊租界而設者。其時橋上擁集多人，立鐵絲架前，面北而觀，架前有徒手英兵三四，檢查阻礙由北而南之人。我亦上前觀察，自郵總局對面起一排街口，全由日兵警戒，在四川路一清如水，道中偶有一二行人點綴其間，倍覺淒涼與狀。路中忽出卡車一架，裝滿日兵，由北四川路繞河邊經百老匯路而去。卡車中前後各有一挺機槍，作沿路瞄準狀。車去後，我等復沿南岸將至外白渡橋，忽然霹靂拍拍之聲起於空中，而兵兵兵者又似出於江面，其音極近，一時橋上橋下，沿岸之鐵欄前，千萬看客，一轟奔入街而建築物，我與鮑君未詳其何事，仍緩緩行避樹下。抬首天空，視浦東江面天空有黑煙數團出沒雲霧間而已。不數分鐘，槍炮聲息。我等行至橋前巡捕亭，見一人袒肩示巡捕，背上有了一小紅洞，深數分，蓋即此時爲流彈所傷者。其時，新自蘇州河以北逃來之難民，均聚集外白渡橋上，而逃過來者與往來江邊巡視戰事者，復熙熙攘攘，密密層層，其熱鬧之狀況，遠非英皇加冕前夜與市府十年紀念之日可比。

機聲軋軋，天空有兩水上偵察機，穿雲過租界向西飛去。時我等已擠至外灘公園門前，由園門口往北看去，見蘇州河口日領事前浦江下，船有日軍艦一艘（即出雲號），方悔未備公園 Pass，不能入園

戰地巡迴

近察該艦，而偶回頭遠望由浦東而來之江心高空上，有機一架，緩緩依雲而來，忽然大炮與高射炮急向該艦亂鳴，彈子亂飛，震耳欲聾，即顧炮管掉頭，日艦射彈之火光，正閃閃於炮口，視其所擊處之空中，黑煙點點，密集或分列，而江心之機，已不知何往。斯時，方知空戰已起於黃浦江頭，弄堂門口所遇演說者，乃一派胡言；於是，始知戰事多非親見不足爲信；於是，數年來我國接機不動之空軍，據大美晚報說外標題，果「悄然出現」於渴望的萬頭之上矣。

立於輪船碼頭眺望上空，復見敵水上機再再盤旋自空降下，有一架從我頭上掠過，機中人及武器均清楚在目，如以機槍掃射，實毫無躲避辦法。久之，空中無我機影，遂沿浦江邊上行至十六舖，該處江面沉破木船上艘，只餘江心丈餘闊，可供小艇通行。

插入華界後，凡法華交界處，爲法租界拉鐵門，華界堆沙袋，行人尙衆。

如此遠足，已久未舉行，不得不折返。經法大馬路，行人道滿住難民，啼哭叫罵，情形甚慘。所有商店皆緊閉，惟「一樂也」三間未關。

抵寓已四鐘後，至爲困乏，然腦中萬緒紛紜，不能入睡。

約至五鐘，空中又忽機槍大作，江邊大炮高射炮轟轟不絕，本欲上此間三樓屋頂觀看，而房東全體皆從樓上奔下，趨避梯道而道及我等室中，并禁止上樓。槍炮聲達刻餘鐘，漸稍靜，炮開門窗仰望空際，黑點與白煙無數，與雲色爭變，蔚爲奇觀。俄而有機一架徐徐在法租界天空出現，飛距左近不遠，忽有兩彈從機底緩緩墜下，急呼姐妹等伏椅，計之約十秒鐘，哄然一聲，天崩地裂。

黃昏，與蘊妹去便宜食堂，飯價已漲爲兩角一客，且不能點菜。遇兩同鄉來食飯，談適才之炸彈，

戰地巡禮

落於大世界門前，時彼等立於法租界某里三樓觀戰，見我機四架似飛往炸出雲艦，但出雲左右高射炮殊多，密集射我機，又起二驅逐機來空作戰，當我機在出雲上空投彈時，炮聲更密，我三機高升入雲，動作極敏捷美妙。另一機與敵機遇，一接而去，約數分鐘不見，以爲遭受損失，忽漸出現至大世界上空，即道落二彈，立時大世界前黑煙上突甚高，而火亦起。

夜，江干日艦每隔一分鐘便發一炮，直至天亮不斷，殊不沉着。房東全家亦不敢上樓，深嘆情連租界亦不安全，大出意外。

與鮑君設法上屋頂，遠眺浦東大火，風中焰長，可睹火苗。閘北亦紅了半邊天。

十五日

大雨竟日，雲尤低，往來屋頂，想我空軍今日又利於出動，以據昨日我目擊者，我機爲灰色，敵機綠色，出入雲霧，灰色似較利。

戰爭中報紙特爲人所需要，大公報前日尚有兩張，昨日只一張，立報僅一小張。立報記昨日空戰，關於上午的：

昨晨天色陰黯，濃雲蔽空，日軍水上飛機三架，於晨十時起，即自浦江中升起，向虹橋方面前去，我方空軍即出而迎戰，另有我機五架，亦另途向東而來，在浦江高空盤旋，日艦即以高射炮轟擊，我機行動敏捷，未被命中。俄有一機突然自雲幕中疾飛而下，投下數彈，有日艦二艘被擊命中，一受輕傷，一受重傷，旋各機又向停泊日領館前浦江中之日出雲艦投擲三彈，落於左旁約百五十尺處，惜未命中。

戰地巡禮

上海抗戰日誌一週記

四四

關於午後的：

自戰事發動後，愛多亞路大世界即移作難民收容所，內住難民四五百人，昨日下午四時三刻，空戰劇烈之際，我國兩飛機，因被日方高射炮射中，致駕駛員受傷，炸彈架損壞，因之炸彈兩枚，自動遺落於大世界前廣場中，時路人百餘，不幸傷亡，殊屬遺憾。

這兩條消息，雖事實不遠，惟數目字除時間外，恐有問題，而我們昨天所親見者，可惜非最劇烈精彩的一幕。

『空軍駕駛員任雲閣殉國』，這是我國空戰史上應書第一章的。在他同機的前座駕駛員亦受傷，但仍奮勇駕駛機安降於某處機場，這位亦可當得『幸不辱命』四字。我頗疑心，大世界遺落之彈，或許便是這架不幸的我機！

昨夜因房東全家移住我們的房間，於是連我們的生命亦附帶寶貴起來，窗與門都不輕易開啓，并在玻璃上蒙以線毯藍布，連光線亦不讓透入，而夜來弄堂巡捕告以九鐘後戒嚴，擠擠一堂，閉燈燃燭，室內零亂萬端，儼然藉民情況。

午後，正欲去大世界查看昨日炸彈痕，適往菜市路之同鄉陳某來，告其身歷該處之經過。

炸彈下墜時，他正立於大世界對面之新首安里門口人羣中，炸彈墜落，羣即仆地，渠仆在中間第三層，炸開地而後，衆皆四散奔逃。但見火煙上衝四五丈，大世界門前之彩樓着火，遍地死傷。彼因大衆皆慌亂狂奔，遂連忙回頭竄入首安里中而躲。此是國人平素缺乏訓練，不能應付臨時之突變，只有一哄而散之法，而不知立即判明此係偶然之事，而返身救濟傷亡者。

戰地巡禮

他又告訴我，當空襲正劇時，其同住未出門之男女，皆聚觀於三樓晒台上，同鄉某之妻，亦凸然大肚與其大姐兒阿錦並肩仰首觀天，忽然阿錦搖頭而說：「煞麼司！」竟向後軟倒於地，於是並觀者遂一擠下樓，移時，不聞聲響，始悟阿錦受傷，待再上晒台看時，阿錦已死也！審視其身，爲一流彈自其前額穿後腦而出，故死得甚快，未曾呼痛。

談間，雨漸止，無傘，亦不願，同出。行至霞飛路捕房前，江邊高射炮聲又大作，遙睹一機，飛翔重霧中，想我機又在邊炸出雲號。捕房巡捕復告以今午後三鐘將大戰，勸暫返家，時雨又重行大落，遍身淋漓，只得退回。

四時後，仍冒雨出，霞飛路口忽有一香煙罐筒，巡捕立於其前，攔阻行人，禁履其上。過南京大戲院至祥生車行門前，首睹一被汽車，察爲祥生，綠色車身已轉爲黃色。其後一串壞車，直停遠大世界廣場，約略計之，得十餘部，其中多私人車，有數部全毀，機械及輪胎無一完者，當是炸後自焚。人力車亦有數部堆於街邊，只能從其破碎之車桿與鋼絲輪尙可辨認。祥生破車後道旁，遙睹似一隻左手套反仆於地上，趨前俯視，乃赫然一手，爲雨水所沖刷，已呈白色，手脛下斷處之脈筋，長短不齊，極難看。距大世界門口丈餘，得一大坑，橢圓形，長七八尺，廣三四尺，深三尺餘，可見炸力之猛。街心之巡捕崗亭，有半面鐵片，已不翼而飛，聞其中之巡捕亦被炸作片片飛去。崗亭下二中捕，一西捕，死焉。橫空無軌電車之殘均炸斷。九路公共車聞毀二輛，十七路無軌電車毀一輛。煙火延及四街角，玻璃震毀無數。尙有死屍數個，疊置紅錫包窺虹燈廣告架下。據路上聽來之傳說，此處之死傷爲四百餘人。并聞南京路華懋飯店亦中一彈，穿七層樓，死中西人百餘，以時間不及往觀。

戰地巡禮

上海抗戰日擊一週記

四六

夜班弟來約蘿妹明日去其校服務救護醫院。

十六日

報載十四日黃浦灘空戰結果，租界中死傷一千六百人。

聞今晨五鐘許，敵機會飛至南市車站擲彈，並以機槍掃射，逃難而遭此毒手，大致亦只人類才做得出，亦只有日本軍人才做得出。

銀行本備今日開門未果，但中，中，交，中國農民四行決定明日營業，而一般紙煙店奸商便乘勢亂定市價，掉換法幣一元，得九角七分，五元則尤聽其分付。

俞市長答總領事奧爾對租界安全問題之措辭，殊當，其言爲「租界領空權爲我國所有，故中國空軍在租界上空飛行，絕對不受任何限制。」京滬警備司令亦有雄壯之談話發表，言中有「應知此次戰爭實爲全民族存亡絕續生死榮辱之最後關頭，更爲我舍折忍辱數十年之最後清算，吾人實爲被壓迫求解放而戰，爲爭取國格而戰，一遭下面緊接一句「爲我七千萬神明華胄生斯食斯歌斯哭斯聚國族於斯億萬斯年長發我子孫於斯而戰。」凡三十五字，大致可算文言之最長的一句，可是很不像口裏讀出來的，稍嫌囉嗦。

東京亦於昨日發聲明，謂「隱忍已達限度，現決取斷然處置，」但「非有領土之意圖，」且「亦非對中國國民有何敵意，」這幾句當是日本全國的傑作，文字雖不啾齷，可憐不通得可以。

南京電，十五日下午二時，日機首次襲擊首都，自台灣開來共十六架之多，所擲炸彈爲二百五十五五百公斤者。在其未到京一點鐘之前，首都各樣都預備好了，故雖來得悶熱，結果敵無所獲，反奉送了

六架。有一架落在近郊，機內五人死焉，他們均懷有「護摩供御札新勝寺」佛勒，大致五道靈魂，直飛到封神榜上去了。

午後，巡假飛路去愚谷村，途中各路交通車輛全停，黃包車索價奇昂，不敢坐。然租界開黃包車之通行已不若以前之廣頗，外國巡捕威風亦大減，如昨今兩日到處巡行，亦從未遇車夫受打或車墊被拿之惡狀，此亦一頭們抬頭吐氣之收穫。

宇宙風只餘徒然夫婦，徒然在譯日文書，太太自己燒飯。

滬西一帶不大能聽江邊炮聲，倒顯得清靜。

返寓，房東復大集我等室中，其家人智識均極淺，喜自作驚惶，有整日不敢上三樓者。大包小裹，搬上提下，開炮聲起即噤不作聲。爲之百般解說，均不能釋然。大致近數日來上海萬饒倖積得數文，借租界爲護符以爲萬無一失者，均爲大世界及南京路誤遭之炸彈弄得極不安定，偉哉！戰爭！此等人不知愛國，整個心思早由畏外懼外，以至降外，哀莫大於心死，故儼然以爲站在雲端裏看廝殺，不有重大之突然的意外的威脅，無從知道國家之可貴，偉哉！我國空軍，炸彈落後，於彼等一片可憐之眼光中，可看出希望外僑不因此而飄蕩，哀求外人提出抗諍保護租界，而使彼等得庇蔭下之安全，然僉市長之宣言，爲天地至正之義，使彼等陸然，偉然，而知此事關繫整個民族之存亡，復不敢將其最卑鄙心理明露口間，使彼等亦漸知除本國外，無可靠之洋爸爸，偉哉！我國空軍！我抗敵諸將士！

開前線士兵，有因截斷連絡，陷於飲食均無辦法中者，然以槍口射熱，不捨以其軍用水瓶中僅有之水應解渴之需，而以爲淋冷槍口之用。

羅林自第四救護醫院歸來，言出雲縈已被轟沉，同住之鮑君，大喜拍掌，定明晨去江邊查視。

（八月二十四日海戈宇宙風）

我空軍出動之偉績

「我空軍出動了！」

含垢忍辱已久的吾軍，自今晨以後是改取攻勢了！是要以蓄養已久的空軍的威力，來轟炸敵人在上海的根據地與他們的進入中國海的艦隊了！

立刻便得到極大的成功！

我空軍的威力，與陸軍的勇士的刺刀收到了合作的最高的效用，把敵人從北面迫退到南面，從東北面逼退到極東面，他們的根據地，日本小學，公大紗廠，（他們是憤以文化，經濟的根據地作爲軍事的根據地的！）陸戰隊司令部，都前後爲我們所佔領了！

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炮彈的炸聲。

「這是高射炮！」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鬱的憤悶彷彿爲之一舒。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戰地巡禮

「敵人已退到蘇州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雲艦，那旗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高射炮聲迫切的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九路公共汽車，（一路車已經是久候不至了）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有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炮的炸聲。炮烟一團團的在空中滾着。

我空軍有三架在炮烟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的可見到牠的兩翼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另另的飛着。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進了。

我行走沿着外灘，向東而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炮聲迫切的彼此呼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炮煙一團團的滾着，看他們一團團的從江面的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上升起。

「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炮烟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緊接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已同時投下四顆燃燒彈，直向江面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紙箭似的，由空中投下，看他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時便落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炮迫切的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拆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翠翠湖湧似的由江邊西向，進福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腳踏車壞了一地，一邊有轉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的也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不能走得過，北面的人也都潮湧似的向南逃。回望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炮不斷的還在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縮着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外灘戰雲

戰雲本是文學家的一個隱喻，今晨的黃浦江上，我們看見戰爭和雲彩的真實結合了。陰慘的灰雲下，一聲轟隆，地下的炮火隨之滾滾翻湧，高射炮也向天空爆出一團團可怕的黑煙，天空是一片愁雲，黃浦灘上揚動着一簇比雲彩更要愁，更要密的難民。

上午十時一刻，我在愛多亞路屋頂上看見我們三架飛機辦完轟炸的任務，得意地漸入雲霧裏，爲了要看優路者的敵軍怎樣狼狽的沉入黃浦去，我即刻奔到外灘，到那裏，我首先看到的不是悲壯的轟炸，而是一片流離失所的無辜者。扶老攜幼，不幸的一羣。

作爲都市風景後的草地，如今已變成這些人臨時的家了。岸上擠了無數觀戰的人，有些洋人還穿着很整齊地立在那裏，一邊用望遠鏡在觀着，一邊談笑自若只有坐在草地上的那些人，沒有好奇的心性，儘呆呆無事地望着天。一聲轟隆，那炮彈落的地方正是他們自己的家園。

十天前用撥場汽車逃難的，五天前用人力車逃難的，雖然情形都極狼狽，然而沒有昨今兩日臨到關頭才逃出來的慘。這些人的家都極簡陋，然而那是他們當有的一切，他們實不願隱棄，如今，一切就全都葬在炮火之下了。一個高貴人會譏笑他們背負的那些破爛家私，一擔破架，一隻盛粥的桶，還看見一

戰 地 巡 禮

個小女孩抱了一隻又瘦又髒的野貓，但沒有人肯公開地衡量這些卑賤寶貝的價值。

沿了河岸的水門汀便走到外灘公園。那悽愴情狀對每個飽食暖衣者都給予精神上的格刑，兩歲的，半歲的，還有不到一個月的乳嬰的哭聲到處起伏着，向着遠處敵人的炮火微弱地抗議，老婦人坐在那裏無聲地抹着淚。夢想昨夜大雨，這些露宿空肚的難民，眼淚必和雨水混在一起，他們的犧牲應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犧牲，只因他們迭在鋒刃上，磨難來得早了些。

大世界，共記黃金二舞台收容難民的美舉應該即刻擴大了，救濟難民的工作應和抗戰一樣的積極進行，如果國人不肯把客廳書房讓出來，至少大家應捐款接濟他們，收容他們，莫使他們逃出敵人的蹂躪，却又餓死在同胞的手下。

最難得的，是這些人的臉兒，沒有怨容，却只有切齒的憤恨，賢明的日本人，你們殘酷的炮火才是「抗日意識」最有力的宣傳，這些空了肚皮的人，集成三五個難友，還指手畫腳地講說國事，盼望着勝利，相信着勝利，一個年青小夥子立在海關前銅像的石階上有聲有色地說着，他由楊樹浦逃出的沿途，在悲慘的外灘，已自動地產生了有聲的「時事座談會」，他們談的事實也許不詳盡，情感却無法再熱了。

封鎖了的黃浦江的景象至為蕭瑟，遙望沉船的煙囪露在江面，那沉痛意味充分地象徵了當前舉國抗戰的決心，江上除了各國軍艦外，和車輛擁擠不堪的岸上對照，特別顯得冷清，然而幾隻破爛的舵板還在土黃色波浪中扎掙着，一顛一覆，然而却筆直地前進着，這勇敢的航手正是我們今日的中央首腦，我們應全變成舵槳手。

由外灘公園東北望去，那便是我們英勇的空軍，我國的鐵鷹，活動的地帶。而白渡橋這時簡直的像用人綴成着的橋樑，和我一樣的在那裏有無數等待着敵艦炸沉的，日本領事館前泊有旗艦一艘，旁邊用一只商船掩護着，艦上高射炮為我們的飛機嚇得東西擺動，桅杆上，一瞬間瞥見同外邊軍艦交換着詭祕的燈誌。

呵！有誰能形容昨天全市因我空軍活動而起的興奮呢！

我的筆太拙，不然，我應把所有那些緊張的危險摹描下來，捧給今天那幾隻中國轟炸機的戰鬥員，那些險，有焦急，有盼望，終至於感激地流了淚，一個廣東老，用我聽不懂的方言向我這陌生人訴說，他直快發了瘋，捶着胯骨，喘噓地指說，今天風太大，有一個子彈落在敵艦緊傍，看見一個老太婆，她那雙鑲了紅邊的眼睛其實看不到什麼，然而她引頸尋找，嘴裏喃喃地念着道：飛機，飛機，有的人担心那飛機不是我們的，即刻，這懷疑為某憤鎮壓住了。

空軍，我們的鐵鷹！你一出現，你便使我們興奮地流了淚，在戰事上，空軍是伸出的手臂，然在華北，我們是抱了肘挨揍。當敵人的高射炮齊發時，我們關心你，看到你由另一朵雲裏鑽出時我們又驕傲了，雲中那影子寄託了我們所有的熱望。

北四川路巷戰目擊記

匯落在神祕之街！北四川路月宮舞場對面的「湯白林」，是上海最著名的消夜場之一，但在昨天，他竟成爲自八一三上海開戰以來，在南北方面搏戰最烈的一個中心點。

開北的華軍，自將福生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驅逐越過赫斯克路，到了靶子路北四川路轉角處的原來陣綫之後，在昨天侵晨，他們便佔據自靶子路至虬江路一段的北四川路所有曲折迷離的弄術房屋。

在北四川路西邊的「湯白林」屋頂，便成爲華軍居高臨下作戰的要隘，他們從屋頂向下面街心的日本海陸軍隊，不斷地餉以手榴彈。

據昨夜逃入虹口西區觀戰的外國軍事家，看見當時激戰的經過的報告，日軍死傷的，爲極極多。有數小隊的日軍，衝進許多窄巷裏，去攻擊華軍，但是結果反被圍困在裏面，逃不出來，在星期一夜間，當日軍被迫後退之時，在靶子路一帶，雙方死傷的人數甚多。

據若干外國戰事觀察家說，福生路的百星大戲院，曾被日軍佔領之說，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日軍從來就不曾佔領過該戲院，自開戰以來，華軍就一直地佔有到現在。

自從華軍把日軍的防線追退到了靶子路北四川路轉角處之後，百星戲院離日軍的防綫，已經不止隔二條馬路了，所以那裏，暫時是沒有危險的，昨晨在該戲院的周圍，是看不見人影的，因爲戰區已經向東推進差不多一千碼遠了。

昨天，「陳查禮」已經將百星大戲院的根據地，移到「湯白林」鐘場的屋頂了，向日軍拋投手榴彈，不但次數很頻繁，而且很準確，他曾拋了一只手榴彈，落到馬路對面可以通到「老日光酒店」(譯音)的一條巷內，在那裏更有一隊的日軍，正把軍靠牆巷的牆壁等待可以溜回他們的營舍的機會，但是不久，就看見傷兵救護架，從虬江路穿入該酒店的營門，不一會兒，死傷的日兵，紛紛由救護架抬出來了。在那一方面激戰的結果，到底是怎樣，現在只好憑着推測而已，日軍對於該處極重視，從昨天早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日軍就開始用大砲向「湯白林」一帶轟擊了，那裏雖是受過砲擊，但是咖啡館所受的損害，顯然是很輕的，只有附近的幾間店屋，損毀得很厲害。（十月十八日）

川軍血戰蘆藻濱

蘆藻濱三字，最近在讀者腦海中要算是一個最熟識的字眼了，自從我們退守滬太公路，放棄劉行一線後，這三個字就不斷的同我們接觸，每個字都帶着濃厚的血腥氣，全國的視線都集中在這塊縱橫僅有五千公尺的土地，近半月來在這兒敵我雙方發生了猛烈血戰，兩方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使用的兵力總合在五萬人以上，無疑的這成了上海戰局的焦點了，該地的得失即無異於整個上海的存亡。

敵人在這兒已付了極大的代價，進展却是遲緩得很，可是敵人仍是盤門不息，并且準備以更人價錢來換得這塊土地，這是因為那個地方在我們陣綫上最突出的一點，兩側容易拿砲火的威力來威脅，強迫我軍後退，然後上海可唾手而得，這麼一來，東戰場形勢一經轉變，敵人再向機決定行止，有着恰當的時機到來便可見風轉舵，收遷落場，一如「一二八」的故事，皇軍的面子便敷衍下去了，敵人現在仍然不忘於所謂「和平」談判的。

一直到現在敵人砲彈蘆藻濱防綫，奪佔大場，佔領上海這種企圖更加強烈，他知道華東戰事如不退讓了結，任其蔓延下去，更將激怒海上霸君的英帝國（英國在滬戰中的損失已達英金一萬萬餘鎊），至於日本資本損失據精確估計亦達三十餘萬萬日金原來在楊樹浦一帶英商工廠統在大砲飛機下粉碎無遺

戰地巡禮

戰地巡禮

川軍血戰鼓藻演

五六

了，貿易的損失當然亦甚重大，九國公約將於月底在北京舉行，如果上海戰事仍繼續下去，英國在這個會議中間或者將採取對日方不利的步驟，日人對英國多少是有點顧忌的，不免煩躁起來，所以更調來數萬生力軍作最後的一擲，或者這倒奪的骰子轉過好看的顏色來也未可知，於是從二十二日起在蘆藻浜南岸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攻擊，限定三十日前佔領上海，數日來我方將士進退肉搏，犧牲之壯烈正合着一句套話『得未曾有』，在這場大血戰中間，我們四川健兒也加入了這血肉的鬪爭，他們會以英雄的姿態，鼓起天無畏的精神，出其不意，很很的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在四川軍隊中這是新時代的一頁，從他們加入那一天起，才真真的算得是為國家流了第一滴的血。

川軍中的X軍和X×X師原來駐紮在黔滇境內的，因為全面抗戰展開，奉了最高長官的命令，星夜開到上海來增援X×X師先由黔省開拔，開到了上海，便加入左翼羅店一綫作戰，那時羅店方面戰事甚為激烈，該師協同該方面友軍在X×將軍指揮之下，勇猛爭奪羅店，很勇敢的與敵人死命相拚，經過若干次血戰後，卒皆克復羅店，達到了任務，但傷亡却達兩千餘人，担任攻擊的該師某旅幾乎全部都作了壯烈犧牲，殘餘得祇剩一營了，但這付出去的血債是要補償，他打斷了敵人突被嘉定的企圖，政府論功行賞，該師長便因此陞升為四十軍軍長。

□軍在□□師之後開到上海，聆悉了同籍軍隊這次戰績，不禁那顆雄心更加鼓動起來，大家都摩拳擦掌準備把東洋鬼子打個痛快，給四川軍隊撐面子於他們人人都自信東洋鬼子是不夠打的，個個心如雄獅，專待廝殺，畢竟他們為國家流血的時候到了，在蘆藻浜南岸戰事正是緊張的時候，他們奉命增加到大場前綫，協同我國防軍中最精銳的部隊，X×X軍担任了阻抑敵人襲進的任務，該軍協X×師

在公路西側佈防，這位青年師長也同着他的部下具有強烈的建功立勳的感情，他到前線觀察一遍，相距百公尺遠處，田陌和沼澤前面縱橫擺列了許多綫條，這便是敵人的戰壕了，這時戰地甚為沉寂，敵人的大砲甚是疏落，清脆的槍聲配合着重砲的巨響，這情形并不比他所經驗過的戰爭有甚麼異樣，於是他決定一種計劃，準備晚間去出擊試探敵人的實力究竟如何，於是走到他休息的地下室中，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給他的部下「準備出擊！」

當天晚上他的部下趁着黑夜，偷偷的爬出戰壕，屏聲靜氣，摸索前進，爬到敵人噴兵附近，一陣機關槍響聲急促的叫叫起來，敵方發現這一隊前進的戰士，開始了猛烈之射擊許多弟兄受傷了，躺在血泊裏，但他們的勇氣是一往向前，長官發出命令一陣狂喊着敵人陣地衝了上去，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又如潮水一樣的湧上前去，這樣前仆後繼的衝鋒，儘管火力如何厚密，但我們的弟兄已入衝了對方壕內，敵方一而射擊，一面向後退去，我們的勇士也不停歇，不斷向前衝殺，不多幾時，他們的陣地向前進了約有兩里途程。

這種是意外的打擊，敵方大為驚異，他們從不會經驗過這奇突的襲擊，既無濃厚的火力來掩護進攻，亦不是全線出擊，僅僅是局部兵力的進攻，但這般人是不怕死的，敵人砲火雖是儘管密集，但終給我們衝破，敵人初先還以為我軍全部出擊，可是經過兩三個鐘頭，而集中槍砲向我們新佔據陣地轟擊，我們忠勇的士兵霎時為敵方砲火所壓制，構築工事來不及，祇藉敵人廢去的工事來掩蔽，過段敵人大隊來衝鋒了，我們當衝鋒時已犧牲不少，在敵人砲火轟擊下又折損相當入馬，而且大家黑夜踏着泥淖衝鋒頭覺疲頓，但是仍鼓起餘勇努力支撐。

戰地巡禮

楊師的出擊後，××總司令得到報告，左右兩翼派出多人伴戰，支持楊師後退，一面令楊師後退，撤回原防，楊師得了左右援軍的伴戰，使敵人的火力分散，且戰且退，才退了下來，此役該師傷亡竟達四分之三，楊××師長本人也負傷而回，我們雖已予敵人以巨大的打擊，但我們的損失也相當大，然勇氣却是可值感佩的，只要有這些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將來必定有更好的表演，我們拭目以待罷。

(十月二十五)

蘇州河南望戰區

上海戰區通訊一脚踏着烽火連天的戰區，一脚踏着所謂安全地帶的蘇州河，大家把它當個一座堅固的城堡。希望不遠的彈火永遠不會飛到河南來。

立在蘇州河南面，可以看到一些戰區的影子，聽到比較清楚的槍聲，每天，總有許多人站立河南，似乎在運用眼睛，又好像是在運用耳朵，企圖知道前綫的情形。

從外洋溼橋到白渡橋，已由英軍實施戒嚴了，但，汽車還不時的由橋上通過，是外國人，是日本人，立在橋的下面，可以看到白渡橋下的水面上橫着木條和木船，從蘇州河到黃浦江的口是堵塞了，據住在附近的人說，這是日軍所築的水上防禦工事，防止蘇州河內有不利日海軍的行動，水上防禦工事旁邊，漂着許多東西，那中間有好幾具浮屍。

外白渡橋，到四川路橋的交通斷絕了，在中國公園裏可以看到這一座橋塊的日軍行動，郵政局對面

日商無錢電材料店的門閉着，不時的有日軍出入，似乎在裏邊築着什麼工事，中園公園裏站着的人太多了，引起了對河的日軍所注意，那殺人不眨眼的日軍竟然用步槍向中國公園我們的一羣瞄準，停的一槍，大家都很敏捷的散開了，沒有一個受傷的。

橋南堤路邊有英軍堆的沙袋，但英軍的防守，是相當鬆懈。

由江西路橋跨到河的北面又轉到北河南路，一直伸入到海路過去，凡是可以通到北四川路的各個道路，都堆了很厚的一人多高的沙袋，北四川路一帶的情形，無法自力去透視。

當走到海南路附近時，可以聽到三三二二之槍聲，是從裏虹橋方面傳過來的。

北河南路一帶的秩序，從天後宮橋起，一直到小菜場為止，由中西巡捕維持治安，那裏的情形很亂，流氓作三五成羣，出沒於各弄堂，我也看見抓住一個偷東西的傢伙，被巡捕毆打着。

兩業小學裏駐有很多的英軍，門前并有小鋼礮裝置，從那裏起，到北河南路底由英軍戒備，愛爾近路各條界口的鐵門，都由英軍駐守，江西路橋到泥坡橋的河北，仍舊可以自由行動的，這一帶區域內，雖然家家戶戶都關了門，却還住着不少的人。

離火線那裏近，居然還很安靜的樣子，上海真是「特殊」得可以。

瀏河小記

瀏河隸屬江蘇太倉縣，長江的下游的要鎮，位置北臨長江，東鄰獅子林砲台，南接寶山的羅店，西南交嘉定，的婁塘，西通太倉的陸渡橋。

從前陸路交通不便，運輸貨品以及海外通航，都靠水道，瀏河口爲東南鹽運的要口，鹽船往來，均在瀏河經過，因此瀏河爲海鹽集散的要港。

瀏河又爲滬太長途汽車的終點，最近地方建設，不遺餘力，由瀏河至太倉間的鐵路，限期築成，故中而繁榮，與日俱進。

商店建築，頗都市化，素有「小上海」之稱，因其商業對象，均係鹽商，而船舶停靠，每在晨晚，所爲每日有朝夕二次鬧市，如因潮水高漲或降低時，則自瀏河鎮進遼東行，桅檣矗立類似的「十六鋪」該鎮除各機關學校外，有高大的廟宇，外人來鎮建築教堂別墅者甚多，幼慈機關設立的救嬰和幼稚院，以及保衛團，辦理十分健全。

距離鎮的東北約三四里，有二個著名的大「鹽山」，是鹽商積儲鹽的所在地，沿海附近的居民，以煮鹽捕漁爲業的，也不在少數。

「一二八」時，敵兵在瀏河登陸，那時防守海塘的，僅僅是稍受訓練的義勇軍，并且槍械缺乏，很難應付，有漸漸不支的模樣，瀏河保衛團聞訊之後，迅即勇往直前，但敵兵登陸過多，寡不敵衆，終於在敵軍的飛機大炮之下，全部作壯烈的犧牲，

現在敵軍已被圍羅店，又將企圖從陸登陸，襲取我軍的背側，使我軍無法停留在最前綫，不過這篇一二八的老文章，我們已讀得爛熟，我們賢明的軍事當局，早已有相當準備的，倭奴們放心吧！我們將來一定在瀏河建築一個超大的發射處「倭子墳」使千百年後的侵略者見了知有所警惕哩，（養良）

牛鴨政策

瀏河是一二八倭寇登陸的地方，此次倭寇進擾華中，又想企圖由此登陸，以腰截我滬上抗戰大軍，自滬戰爆發後一星期，敵即以巨艦飛機，向瀏河轟擊，因我奉命死守瀏河的部隊，英勇抗戰，敵雖會數次冒險登岸，均被我殲滅擊退，迨後敵由川沙偷渡登陸，又舉重兵屢犯，終以我軍堅守，激戰多日，仍不得逞，最近倭寇竟異想天開，施行牛鴨狡計，事情的發現，是在本月二十早晨，天尚未明，我軍某師五團×營二連，正防守瀏河與馬橋江岸，忽在朦朧中發現江面浮來數堆黑物，初疑為敵人偷渡，審視之，不似船艇，又不似人，原來是龐然幾頭水牛，既而江面又拍擊有聲，我守兵仍舉槍沉着監視，及其靠近江岸，原來是一羣水鴨，經我守兵捉獲水牛三頭，水鴨十七隻，餘悉隨江流逸去。現牛鴨均送馬橋附近農民飼養，禁其殺食，以規有無注射毒針情事，一面更加緊戒備，嚴防敵人乘黑夜偷登，此次敵人使用牛鴨，窺其用意，似係探試我軍虛實，而我軍却沉着萬分，一槍不發，反覺得敵人這種伎倆，適足暴露他軍事上捉襟見肘，強盜較犀利的大砲飛機，可是在我軍英勇沉着的對面，都失其效能，無計可施。

○（十月六日）

匯山碼頭攻克記

今茲所述，雖僅為追記上海抗戰史中光榮悲壯之一頁，但記者為求蒐集此項史料，曾費無數周折，

戰地巡禮

其事爲何，即八月二十二日我軍攻克匯山碼頭之真相也，自攻克匯山碼頭消息傳播後，社會反應顯然有二，一係熱情同胞，聞之欣喜欲狂，以爲此地一被佔領，敵即毋須再攻，而可自滅者，迨後繼續消息漸少，終至對此微穢事亦竟發生懷疑，一係缺乏自信之人，自始即不信任其事，兼爲刊布事後消息之外報所迷，其錯誤觀念愈加固執，蓋心理上已種惡日病根，自不信任我軍能有如此威力也，記者由於此事之教訓，斷爲社會之所以發生懷疑實由吾人未能克盡職責。詳爲報道，致使客觀事實，陷於模糊，故其罪責應由吾人却白自負，良以軍事行動，瞬息萬態，一刻之前如此，一刻之後未必仍如此。所謂勝敗乃兵家之常，故軍事家視重戰事之結果并不十分重視一時之成敗也，惟吾人爲新聞記者，時間觀念應較諸一般人爲重，儼如自動紀錄氣象之機械，隨時依溫度之升降，爲正確之記載，最後之提供確據，以盡報道之責，如僅持一時狀況，認爲一成不變，不肯繼續探索其發展動向，甚且閉門造車，獨壁虛構，毫無情況作爲根據，即濫事判斷，紙上談兵，以爲想當然耳，故在二十二日匯山碼頭得而復棄後，尚在傳播我軍以該處爲根據而向兩翼擴展之消息，此真貽誤事機，淆亂聽聞矣，吾人必須把握時代，不能稍涉怠惰，否則予社會影響之惡劣，殆有不堪設想者，萌斯一念，遂決竭其棉薄，而於旬日以來，出入戰場，期能補過，今再以攻克匯山碼頭之歷史提供讀者，除爲證明我軍之犧牲精神及戰鬥能力，俾堅民族抗戰之自信外，並將籠罩心理上之暗雲，爲之吹散，使此一頁光榮戰史，亦得以昭明於世焉。

先是暴日侵滬之勢既成，駐防××之師，首先奉命馳赴吳淞，江灣之線警戒，十一日下午九時二十五分開拔之命令到達，即以急行軍於十二日拂曉進抵目的地十三日晨戰幕既揭，該綫我軍屢與敵戰，確察敵軍戰鬥力薄弱，遂決進攻之志，駐防××之師，亦奉派增援，於十六日到達，我軍××隊亦於十八

戰地巡禮

日由××開來助戰，滿操一舉而可廓清界內殘敵也。

軍學上有一術語，凡對敵正面之一部行突擊貫破，以分斷敵線者，謂之「突貫攻擊」或稱「中央突破」，我攻匯山碼頭之軍，所採戰略，即係如此，自二十日我西路軍由天德路挺進以來，屢有擴展，二十一日下午九時，我軍下令總攻，沿天寶路，公平路，舟山路，兆豐路等縱線向岳州路，東有恆路、郵駝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等橫線推進，東路軍亦沿華德路橫線向百老匯路突入，據會師於怡和路一帶，進佔匯山碼頭，完成突貫攻擊之任務，沿途我行威力搜索，屢遭敵軍頑強抵抗，均被我軍奮勇擊破，二十二日上午三時，我軍以戰車五輛前導，步兵三營跟進，分頭向匯山碼頭突擊，戰車發其精銳之平射砲，連發敵人機關槍陣地數處，並發其工事頗多，步兵尤爲英勇，以血肉之軀，吸收重機關槍彈，前仆後繼，向百老匯路敵陣猛擊，終將其槍手射殺，并奪獲重機關槍一挺，三時前即確實進入匯山碼頭陣地，傷亡慘重，而仍將該處敵人完全肅清，達成攻擊任務，日軍公然自讀之日俄戰爭時之奉天大會戰，其悲壯激烈，不及此役遠甚，其時岸上之敵難潰，而泊駐江面敵艦則紛紛向虬江碼頭一帶下移，至其砲火射程線內，開始向我進入之軍轟擊，同時百老匯路東西兩端之敵，以楊樹浦及北四川路司令部爲根據，向匯山碼頭會合，我軍鏖戰良久，敵艦以燒夷彈射來，房屋着火燃燒，敵機又以巨彈投擲，我軍損失頗重，毀戰車二輛，有兩連長陣亡三輛受傷衝回，步兵一營生還者僅數十人，營長身負三傷，內有一連官兵快均被燒夷彈焚死，尤爲奇慘，此役犧牲十分壯烈，迄今追記，於英勇抗戰之傷亡備兒，猶寄無限之欽佩與同情也。

記者此稿，久已寫成，因求真實，遂一再與參加此役之高級將領斟酌修改，惟彼此均在忙中，茲稿

所記，不過述其崖略，翔實信史，自有將來專修戰史之人負其實，記者亟爲發表之故，特爲篇首所發之感想，耿耿於心者亦已句餘，如鯁在喉，必以一吐爲快也。（楊紀）

圍攻日司令經過

在後方一個救護醫院裏，和一位圍攻日本海軍司令部掛彩回來的戰士，談着奮勇殺敵的光榮史，他是□師的步兵，是個壯健的中年漢子，光光的頭，黑黑的臉，英氣勃勃地，他在圍攻日本司令部時掛了彩，輕機關槍的子彈，鑽進了他的右臂膊，還停留在裏面，沒有鉗出來，他的傷不重，所以能够談天，不過聲音不洪亮，只是那麼沉着的，有力的，他躺在帆布床上，那床是擺在有許多床的一間明亮的屋子裏，他的前後左右都是床，都躺着掛彩的兄弟們。

雖然事先已經過看護小姐的通知，可是他仍表示不能談話，經過記者一番解釋後，他就很爽直的談話了。

「我是在圍攻日本司令部時受的傷，那時我軍用大包圍，將日本司令部圍圍圍住，日兵向日本司令部退下去逃進裏面不敢出來，先是用輕機關槍向我軍射擊，這時我軍已逼進司令部，只有十餘公尺的距離，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弟兄們都用步槍和槍上的刺刀去殺敵兵，在日本司令部外，經我們殺死了不少，啊，那時兄弟們都興奮極了，熱血在咱們的腔子裏沸騰着，民族復興燦爛的光華，在咱們頭上照耀着，心真頭活躍着，引導着咱們前進，殺呀，咱們衝上去，殺死敵人，雖然敵方的子彈雨點樣射過來

「但，咱們仍往前衝，一個兄弟倒下去了，第二個、第三個……但，咱們不管，仍是向前衝，咱做肉彈子和鋼鐵的子彈去拚。呼，呼，子彈在頭上飛過去，耳朵邊擦過去，咱們仍是衝，除了衝向前去，殺退敵人外，沒有第二條路，好，多痛快。敵兵一個個在咱們的槍下刺刀下死豬樣的倒下來了，餘下的只是往日本司令部裏躲進去，看那日本鬼子那種怕死的膿包的樣子，咱心裏又痛快又好笑，他媽的，那樣的怕死可別上戰場，乾脆的躲在媽媽懷中吃奶去，哈，這次作戰，日兵死了好幾千」。

「後來敵軍守着司令部不敢出來，只是用輕機關槍向我軍射擊，你知道那敵人築的日本司令部是多堅固，好像老鼠進了洞，貓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鑽進老鼠洞裏去，這樣的相持一小時，那敵兵的子彈打斷了咱槍上的刺刀，馬上鑽進了右臂膊，現在還停留在裏面，沒有出來。」

「這次作戰，弟兄們都勇敢極了，士氣很旺，還有一點，不管是否司令官、師長、旅長、團長、連長，誰都身先士卒，到前線去指揮和作戰，長官都那麼做了，弟兄們當然是更勇敢了，咱們都有決死的心，那些敵兵可真沒用，沒有作戰先怕起來了，看見打死了幾個他們的兵，馬上就喪心了，只是往後退，和咱們弟兄那種勇敢的精神一比較，誰都知道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在後方的老百姓不必操心，不要害怕，應該快樂，更應該鎮靜，努力於後援工作，和救護工作，把前方所需要的物品如麻袋、鋼絲、通訊器械、腳踏車、汽油、糧食、紗布、藥棉等儘量的捐助，這不但盡了國民的責任，咱們弟兄也很感激的啊。（抗戰週報）

『小東京』的寫真

所謂「小東京」(虹口吳淞路一帶的日本人窩)，到現在還存在着，戰爭並沒有毀滅這個小小的日本區域，只是已經把這性格改變了，這就是說，今日的「小東京」已不再是住宅區域，却變成了一個軍事的兵站酒肆，那裏一到晚上，街上已不再有穿着和服的男女遊蕩，可以聽到的只有軍靴的踏踏聲，除非持有通過證，居民都非隱在家裏不可。

日本人說虹口已不再有軍事設備，也許是對的，晚上戒嚴時間，在街上巡邏的爲武裝警察，並且在街上是一點光燭也不能看到，虹口近來睡得很早，一到六點鐘，馬路上就沒有人了，倘若有什麼社交生活的話，那也是在拉下的窗幕後面進行的。

在白天地虹口只有兩條街有極大的活動，那就是吳淞路和蓬路，這時一些店舖都開開門來，以備離營士兵採購什物，爲他自己或是爲他的朋友，香烟，啤酒，和報紙，是這些人所需要的，每一輛離開虹口開向前方的卡車，都無不滿載這三件東西，幾乎每一店舖，櫥窗裏都放着香烟，而在香烟之中是以本地製造的某牌外國香烟，最爲流行，至於啤酒，則由日本製造的「朝日」啤酒，獨攬市場。

報紙，除了本地報紙之外，還有許多種家鄉報紙，也被陸續送往前方，給兵士讀閱，那些報紙上面，大部分地位即被關於他們自己的活動的故事佔去，不過顯然他們讀閱商店廣告，是永遠不厭倦的，除了上述的香煙，啤酒，報紙三樣東西之外，生意最好的便是信紙信封，和戰爭畫片，這些畫片，有些關

於他們自己的，有些則是關於中國軍隊的，例如一個放假離營的日本航空兵，就可以買到許多關於浦東方面的中國機關槍和高射砲陣地的照片，至於要研究這些照片的來源，則是另一件事了。

凡是沒有東西賣給兵士用的店舖，大都關着門，至於乍浦路和海寧路一帶的酒店和菜館，則大部分做渣買賣這個一度繁華的區域現在非常冷靜并且被懾服着，兩條路上都極少行人，僅有一些正在和女招待調笑的兵士，可以通過打開着大門看到，留聲機的聲音也不再聽見了，微笑的姑娘也不再站在啤酒店門口了。

目前「小東京」的生物們都蜷集在吳淞路的從滄路到崑山路的一帶和虹口小菜場周圍，那裏除了大多數開業的店舖以外，現在又添了許多小的「露店」，（露天商店）據說中國人倘若沒有通過證的話有時也可以跑到那裏去做買賣。

那裏馬路上的人，大多數是穿羗西裝的人，偶爾看到平民，他們的樣子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豪養得好了，走在街上，他們彷彿是在趕辦什麼差司，且穿得也很隨便，似乎覺得根本已經不再需要注意及此，目前整個「小東京」就是這種「不能共存」的空氣所包裹着，許多給糞箱子胡亂的堆在人行道上和弄衛裏，破碎的窗戶，也不加修理，商店裏陳列的貨物也聽隨其散亂不堪，無人整頓，換言之，目前的「小東京」看來簡直像是正在被人窮追着。

同時在虹口，我們還可以顯然地察覺出一種被懾服的霧圍氣，那裏的人們都永常地懷着一種恐懼，就是對中國空軍夜襲的恐懼，雖然中國空軍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在那裏投過什麼炸彈，可是在那裏投炸彈的可能性却是永遠存在着的。（二十日英文大美晚報）

憶夜戰場

聞北退兵了！就全戰局說，沒有重要關係。而從前我們不便發表的地區景物，現在已全成過去，可以任情的講了。我們的過去戰場情緒，是不應該敗的！

在制空權喪失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將士飛躍活動的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主要的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萊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且本民衆的血汗之積聚，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剝削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曾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悽涼慘澹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土地的統治權是否來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裏外，就是和平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炮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破

戰地巡禮

境，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我們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的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七「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於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一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的供獻，可惜我們沒有在「一二八」之後，真真實實的把上海附近非外觀的武裝起來，這樣堅固的虬江碼頭，而今作了日軍登陸的便利交通站，市中心區裏面富麗堂皇的大禮堂，和圖書館博物館等輝煌的建築，在百孔千瘡之餘，還作成了方便敵人防禦的據點，就是這條中山路也沒澈底改造，使之配合於大量軍事運輸的需要，上海僅僅兩個多月的戰爭中山路已經當不起繁重的運輸而凸凹不平了！

話又說遠了，當熱河戰爭之後，塘沽協定已經把河北平原的國防完全撤銷之後，平津實際已經進入敵人的虎口，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北平若干高級文化和教育機關，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從事於高大洋樓的建造，數萬和數十萬之代價一座的新式建築，接二連三的出現於古老的文化城中，其意若曰「加強國防第一線上的教育設備」，則今天已道道地地的作成了日本軍隊的兵營。

國防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不斷的建設，這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建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當我們處在強鄰環伺，國家生存根本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最切要的工作，是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就是國防應該是第一，明明知道我們沒有保護力的地方，而復談物質建設，結果不但浪費了艱難的國家財力，麻木了民衆意識，而且在客觀上給予了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莊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新涇一帶的一般

民房，破敗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是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去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淒涼兀立在月色朦朧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軍將士的攻擊，築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著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在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煙，火柴，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支魚油燭的光輝映映着這樣雜貨店攤，人影憧憧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援軍，所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嘩！……」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砲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嘩」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爆發而與昔不同，洛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絡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賣買，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戰地巡禮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人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知行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只過一次面，他們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分析，也能集精會神往下聽，聽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奮興，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已掘成厚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趕赴武夫踱步之場！敵人的大砲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咯咯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還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爲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一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維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空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二綫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

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好，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救護的車輻，救護隊的人員在他們中間照料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綫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僧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還同鄉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在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綫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廿二兩夜的總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一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皆集結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够，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着鮮紅的血跡，彳亍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脚，有不少是扶着手杖，一跳一簸的前進着。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寒冷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二十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於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担，只有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悽愴！因爲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生不生死不死的流浪到悽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已能够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

戰地巡禮

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太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車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火把我們的村莊當銅塔鐵壁來攻擊，一個村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做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蘊藻濱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咯……」的組成一極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經一聲不響的補充三次。塘北宅本是一連人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人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玉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

打死仗的壯烈現象，幾乎全部戰場以及各部隊都是如此，我們很可以驕傲，很可以自信，但是回到××看看後方對於傷兵的待遇，不禁有幾分愴然！傷兵們千辛萬苦的回××而在××的醫院只有兩個，一個是救濟委員會的第一醫院，由上海東南醫院師生主持，他們人少傷兵多，整天忙不過來，裏面住滿了傷兵，有些夜間還沒有禦寒的被褥，送給他們的飯菜，上面全佈滿了蒼蠅，手術室內斷腳殘手的慘象，讓人憤怒到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忍！我們去那一次，醫院門口還有沒被收容進院的傷兵，有一個

戰 地 巡 禮

是打傷了腹部，衣服褲腰被血水泥土的混合物，膠成了不忍久視的一團，他的全部下身，鞋襪綁腿和灰布褲上，整個的是剛從有水的戰壕和溝裏面拔出來的模樣，泥水濕潤糊在下半身，他已經毫無血色毫無力量的靠臥在階邊，秋風捲夾着塵土無情地在他臉上吹過，似乎只有慈祥的日光這時才慰勞式地給予他相當的溫暖！很難令人滿意的，是這裏那所官辦醫院的荒唐，他們的規模，遠比這裏爲大，而他們的工作是「賴光隱喏」唯恐傷兵找着了它！一所醫院的後門外，那時正停放着死傷兵的担架，一個死屍從蒙蓋他的破軍氈下面，橫伸着一隻緊握拳頭的蒼手，大概對於殺敵未完身先死，表示不甘心，而對於後方救濟機構的腐敗，似亦有無限的憤慨！（長江二十九日大公）

滬 蘇 道 上

「你們大家留心點，看看飛機；昨天在松江已出過毛病，子彈打到腳跟邊！」

車過楓林橋，那個穿黃制服的司機回過頭來，用極鄭重的態度向旅客們下第一個警告。

「我注意後頭！」

「我留心右邊！」

跟着這警告，旅客們自動起來認定了各人担任監視的方向，大家把兩條眉毛幾乎結在一起，凝視着那廣漠的天之盡頭，一個憲兵立在車門口，也在注意着那天空一片片鱗形的雲。

半個鐘頭，很平安的馳過餘塘，因爲平安，幾個監視的逐漸從緊張而鬆弛，大家把眼光收還來，相

戰地巡禮

互談論着一些並不重要的事。

「飛機，飛機！停，快點！」

突然，憲兵首先發現了飛機，他命令着司機停車，旅客們大家跑下來，散到四週的田野裏。

抬頭望，六架飛機分作二隊在頭上掠過，白衣的機翼上清楚地印着一顆顆紅太陽，嗶的一聲對大家擲下的是——一個個死的陰影。飛過去，在離開大家不遠的前面，看他把機身略略側一側，接着，是幾聲轟然的巨響，一陣衝天的黑煙。

當前的一個恐怖局面，却不能動搖農民們工作的信心，一些農民們還認真地割着田裏的稻，飛機掠過頭頂時，他們也不屑給以一顧，那種安詳却給了從都市出來的智識份子們的多少惶愧！記者乘間問一個正在工作的農民：

「這真叫什麼村？」

「沈家沙！」

「前面呢？」

「前面是華陽橋！」

「飛機炸的是不是他？」

「不會，也許是松江！」

有半點鐘以上，車才繼續開行，剛過華陽橋，六架飛機又在後面出現，於是再把車停下來。

飛機又往返盤旋了半個多鐘點，大大小小的炸彈甩了一百多，問問附近的農民，說那兒是「松江東」。

門」。

淩錄道上

七六

車過松江，松江是靜靜的，路上有絡繹的居民背着包袱開始流亡，城門口的警士陪着一些學生在說話，市內有幾處房屋冒着煙。

到達離松江不遠的渡口，忽然又說有飛機來了，於是旅客們又散開來，抬頭望，這次飛機增到十二架，分四隊盤旋在松江上空。估計方向不致於向渡口襲來，大家急急過渡，上岸再回頭望松江，松江上空一片繚漫的黑煙，延長到一里左右，這是十二架飛機的功績，顯然的，松江已隨了開北之後，烽火替他變換着新的歷史了。

車在旅客們抱怨與嗟嘆之中，繼續着未完的航行，三次的空襲增加了大家不少的小心，幾十只眼睛常常交射在天空之間，在一個個雲層缺處，搜尋各人的發現，司機人特別關心，差不多每一分鐘，必要把眼睛向左右作一次搜索。

越過金山，風溼，嘉善的一些山色塔影，日色略略斜西，車飛馳在煙雨樓頭的嘉興公路上了。遙望煙雨樓，那南國的勝景，依舊靜靜地雄峙於南湖之中，只是盪漾着湖面春色的一些畫舫船娘，已經絕跡。路上搬演的，好幾處是敵機之成績！

從嘉興開始，車從滬杭路折入蘇嘉路，蘇嘉路是溝通江浙交通唯一的捷徑。正因其如此，敵機的轟炸幾乎無日或輟，最近的一箇月中，蘇嘉路上幾成爲敵機的出沒之所，蘇州，吳江，八墩，平望，盛澤，嘉興的幾處，無處不遭轟炸，也無日不遭轟炸，沿蘇嘉路的车站，沒有一處是完整的了。

「你們留心點，蘇嘉路了！」

開出嘉興，司機下了第二次警告，但出人意料之外的，過王江涇，過盛澤，以迄於平望，連一個飛機的影子也沒看見，到平望以後，忽然陰雲四合，狂風驟起，等離開平望時，細雨如絲，氣壓更低，眼見敵機將失去其航行力量了。

細雨如絲中過敵樓，敵樓如一個身經百戰的老英雄，矗立於勝湖之濱，因為隔着條河，不能走到近身，只能遠遠的對他憑弔了，烽火連天，胡騎遍地，對着眼前的平倭敵樓，真不禁涕淚之何從！

過八疍之後，即是吳江了，記者在一星期前，會到過吳江，以及吳江的首領同里諸地，到那裏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民衆缺乏組織，少訓練，一切救亡運動，大致在少數人手裏。

吳江的本身還可，如同里等地，那簡直令人失望。同里是江蘇的一個產米之區，地主階級在此地是特別發達的，因其經濟之來得毫不費力，於是遇事因循苟且，成了民衆生活的規繩，雖近蘇滬皆不滿百里，而迷信封建的氣息，却特別濃厚。中產階級以上，皆有被稱作「爺們」的資格，已死的革命詩人陳去病，就是這「爺們」中之翹楚。

同里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區長，但是區長的職務，上午在茶館中談談天，下午不妨打幾圈麻將。反正愈如此，一方可以多得賄賂，一方可以少找麻煩。

戰事發生後，接近戰區居民大家向同里逃，居民比平日增加了一二倍，於是區長覺得防務之重要，於是募捐防護。防護費認捐的結果，一共有七千多。於是開會討論支配方法，區長說一切動用要經區長核准，也有人要求各部經費各部自行支配。消息傳出來，使認捐的居民冷了半截。答應一百的減作五十，答應金塊的要過幾天再說。

戰地巡禮

同時，上頭有命令，要辦理抗敵後援會，結果以每一個學校作爲一個單位，每一個團體也作爲一個單位，一共十八個單位，成立了抗敵後援會，經費是每個單位出一元鈔，一共十八塊錢，工作點什麼，那就無從得知。

到是一般青年，很努力，很熱心的組織歌詠隊，劇團，用本地話演出活報等等。但大權縱然努力，成績也是有限的。街上，施行交通管制時，壯丁不敢得罪人，只有讓大家在飛機底下跑。居民家裏的地下室，那自然是不多。

因爲同里鄰近蘇嘉路，於是飛機也整天在頭上轉，有一天聽說吳江毀了一個學校，全同里的學校第二天一律放假，校長告訴學生：「要到飛機不來的時候，才決定開學日期。」

漢奸在吳江放了謠言，幾時幾時要炸完同里，壯丁以爲自己消息靈通，也到處宣傳，於是居民皇皇如也，你也求籤，我也拜佛，好像只有請神道來答覆謠言之是否確實。

像這種現象，在內地也許不止一二處，希望各地地方官盡可能地加以糾正及導領。

過吳江并不停留，到蘇州已是三點多。秋雨濛濛中過瑞光塔，蒼茫萬古，回望東方，又恍然若失了！（三十一焚戈在蘇州寫）

前線兩晝夜

溼溼的抗戰一爆發，我就有着到前方去觀察一下的希望，可是老沒有機會。後來，聽說，是爲了防漢奸，戰區裏竟連新聞記者都不准去了，我更覺得到前方去，恐怕是完全沒有了希望。十月二十日早晨，我正在××傷兵醫院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一位××團××營的李奮副，特地跑來看我。

「吳同志，我明天就要上前線去了。」
他用一雙告別的眼看着我。

「你不是左手的傷，還沒有完全好麼？」我禁不住這樣問。

「是的，可是昨天我們師部裏已經有人來過，他說前方缺乏中級幹部，同時戰事又非常激烈，所以我想，我還是應當快上去。反正，我的傷，也已經好了差不多有七八分了。」

聽了他的話，以及看了他的那種爲國家効命，雖死不惜的精神，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

我跟這位李奮副，雖然相識不久，可是因爲他近兩星期來常到我們傷兵俱樂部裏來玩。所以已經大家非常熟識。

「那麼，我們又要分別了！——我恨我自己不能跟隨你們一起上前線去。咱們軍人服務的工作倘能與前方也取得了聯繫，那今後差起事情來，就要方便了。」我說

「你要去？那容易得很！」他突然看着我，很快地這樣說，「你要去？」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
「當然要去！」

「那你明天跟我一起走好了！」他很乾脆地說：「我跟你介紹我們的師長。我們的師長一定會很歡喜看見你這樣的青年的。」

戰地巡禮

於是我們就談下去了。

我很興奮，我從醫院回來後，就去與我們全國青年會軍人服務部的負責人劉良模君商談，他也很贊同我去。

「好吧，你要去，你就爽性代我們軍人服務部向前方的將士致敬一下，並且實地去作一下考察，到底前方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想法。」

「好！」我一面答應着，一箇心裏真是快活得想笑出來。

於是我就去開始準備我的行裝了。

(一一)

第二天，天一晚，我們就出發到車站去。我帶了很多新出版的抗戰畫報，以及抵抗等等的刊物。因為聽說在前方完全看不到報紙和雜誌，所有的兵士們，他們差不多都是很迫切地需要知道一點戰事的消息。

可是當天，我們並沒有走成，因為日本飛機，在當天會把離蘇州不遠的鐵軌炸毀了，因此沒有車。於是我們，就只能停着。一直到第三天的午夜，營副到××處去交涉了，才來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從××，帶上了前線。

在這輛汽車裏除了我一人是穿西裝的普通人之外，餘都是開向前綫作戰的勇士，因此，當汽車不斷地在公路上顛簸震盪飛跑的時候，我忍不住偷偷地去看那一個個挨近着我的弟兄的臉。

「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士，——現在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綫去了啊！」我心裏在想。

戰地巡禮

可是這些弟兄們自己却好像都滿不在乎的樣子。

軍經過××，××，××，××，然後到達了××。

人一下車，車外的夜氣，向人身直撲上來，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慄。

整個的一個××車站現在已經差不多被炸成一片瓦礫堆了。月光照在那些破瓦斷牆上，顯更得四週景色的淒厲。

那時，已經是深夜，車站的兩旁有人搭了些草棚，在出售零碎東西，也有許多弟兄們在草棚裏圍坐了烤火，四週黑影憧憧地，有好多人不斷地在公路上來往着。

我先用目光默默地把我們的同車者送走了，然後再跟了李營副也默默地月光下踏着瓦礫堆，沿公路向前走去。

「隆！隆！」砲聲這時突然的響亮起來了。

李營副回過頭來，對我看看，我不作聲。

我們在向着砲火的最響亮處走去。

(三)

在前方黑夜間的公路，是頂熱鬧的。有陸續開向前方的軍隊，騾馬，軍火。也有正從前方開下來的汽車，人馬；更多的是在前方已經掛了彩，這時要乘黑夜走向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弟兄們。

我這時才發現，我好像是完全置身在另一世界裏了，前面是不斷的槍聲，砲聲，四週是來往不斷緊張地走着的士兵，軍隊。

「唉，同志們，做做好事啊！」

一聲淒慘的呼聲，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時，原來是一個已經被打斷了腿的弟兄正在地上用手爬着，要走向後方去。泥，血塗滿了他的一身。他顯然是在向四週過往的人乞憐。

「怎麼？」我不禁呆住了。

「在這裏前方，就是太缺少了担架夫。弟兄們受了傷，有些師部裏，自己有担架連的，還好，倘沒有的話，那就簡直只好自己走向後方去。打壞了手還可以，倘是打壞了腿的，像這樣，那就太慘了。」李營副跟我解釋着，我的心裏感到一陣痛。

(四)

走了二十多里崎嶇不平的泥路荒地。又不知問了多少次訊，這樣，我們才到達了××師的師部。哨兵，進去傳訊，過了好久才出來。

「師長到最前線督戰去了，恐怕要明天才回來。請你們先到參謀處去坐一會吧！」於是我們就被領到了參謀處去。

黑黑的房子，顯然裏面的人已經都睡了。可是進去一看時，才知道並不然。參謀長，人是已經躺在床上，可正忙着打電話。

「怎麼？敵人又用毒瓦斯了麼？……是嘔吐性的？好。」

我憑藉着參謀長床前的一支燭光，可以隱約地看見參謀長當時緊張的臉。

電話打完，參謀長的目光才放到我們兩人的身上來，李營副上去致了敬禮，又跟我介紹了。

戰地巡禮

「啊，難得，難得！你們後方的民衆竟這樣熱心，勇敢，請坐。」參謀長這樣對我說着，又把目光放到了李營副的身上。

「怎麼？你的傷已經完全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我在醫院裏聽得師部的人來說，前方缺少中級幹部，所以我就上來了。」

「好！」參謀長正想說下去，電話又來了。就打斷了話頭。

我利用這機會，就向四週看了一眼，這是一間很破爛的舊房子，仔細嗅時，還可以嗅到地上霉爛的氣息。

「前方，這幾天正緊張，敵人的中央突破計劃，因為不成功，又在用毒瓦斯了，我們傷亡了不少，你們那一團！」參謀長說到這裏時對李營副看了看，「已經差不多完了，不過敵人的犧牲，恐怕比我們還重。」

差不多完了，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裏震了一震。看李營副時，他還是那麼很恭敬地站着。不過，從他的目光中，我知道他這時心理的狀態。

又過了一會。李營副就向參謀長說明他還得回團部去。

「這位先生也跟去麼？」

參謀長問。

「是的」我說。

於是我們就向他告別了出來。

(五)

從師部參謀處出來，表上的時針正指著午夜四時。我的心比先前更緊張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現在真正走向最前線了！

經過一條小河流。

我們道路的四週，都是稻田，與棉花田。稻田裏的稻而且已經都熟了，結着滿滿的穗子。

在月光下照着這許多景色，倘不是頭頂上有呼呼的炮彈聲，與四週「閣閣」的機關槍聲，是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是在前方的。

後來，我們就到了團部。哨兵進去傳訊，手繪跟在師部裏時一樣。

見了團長，我因為剛才在師部已經聽到敵人用毒瓦斯以及該團傷亡頗重的消息，所以就急着問團長的詳細戰況。

「啊！說起來真令人又傷心又興奮！」那團長說，「我們一團人是六前天來接防的。當時共有弟兄一千三百餘名。打了四晝夜，因為敵人不斷的用飛機，大砲猛攻，傷亡得很厲害，已經只剩八九十人。而且武器也都不行了，昨天一天，弟兄們在壕溝裏就已經差不多完全全靠擲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擊斃。八九十人，一天共用了兩千多手榴彈。敵人因為攻不過，所以最後就終於改用毒瓦斯，我們不及防備，這僅存的八九十人就因此犧牲了。可是——團長換了一口氣說：「我們的陣地始終沒有動。而且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當敵人又衝過來的時候，我們有四位僅存的弟兄還依復不退，用手榴彈將衝過來的敵人炸倒，自己又衝出壕溝去將敵人的輕機關槍四架奪了過來。再將就這四架槍倒過頭來打敵人——！」

戰地巡禮

「啊！」我這籍的人不覺爲這壯烈而又英勇的故事所震動了。

「我們這一次的弟兄可真是太好了！他們每一個人都勇往直前的。和敵人死拚，想想這許多好弟兄都已經犧牲去，真有些傷心。」那團長說到這裏時，臉上表現出很痛苦的样子。

他已經四晝夜沒有睡。因爲親到壕溝裏去指揮，那時敵人所散放的毒瓦斯還沒有完全散，中了一些極輕微的毒，有些在感到頭痛。

因爲時間的過遲，那天我就與李營副一起在團部的稻草堆上過了一夜。

(六)

第二天一早，團長因爲知道我歡喜到陣地上去看看。就命一位團副陪了我一起上陣地去。

我們先走進了交通壕，然後就逐步地走近火線了。

在壕溝裏伏着的弟兄們，都禁不住用驚異的眼光向我看，他們想不到有這樣一個後方來的人真會跑進火線。

我將帶去的抗戰畫報等散發給他們。他們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看將起來。顯然地，他們對這些畫報都感到了很大的興趣。

「你看，你看，這是我們將他們打下來的飛機，一個士兵指了一張圖給另外一個士兵。那個士兵感到了滿足。」

是的，在前方，差不多大家害怕的就是敵人的飛機，它們晚上不出來，只要天一亮就踉蹌地到我們的陣地頂上來亂飛亂轟，要飛一整天。

「你看，這是敵人的繫留氣球。」

團副用了一架望遠鏡，讓我看，我向敵人陣地看去時，果然看到一個氣球在敵人的陣地上浮着。

「在這氣球上面，有着敵人的瞭望台，他們的望遠鏡很好，差不多我們陣地上的一動一靜，他們白天都可以看出來。看出來後，他們就指揮火炮飛機來轟炸。」

「我們沒有辦法將他們的氣球打下來嗎？」我說。

「有，當然有。就可惜我們的空軍到底還是太少了。」

這時突然有一顆大砲彈自敵人方面打將過來，震得整個的戰壕都動盪起來。沙包裏的沙掉下來了，人也禁不住向四週搖擺。

「好利害！」我說：

「作戰激烈時，前方的戰壕一天到晚都是這樣的，所以睡在戰壕裏，就像睡在鋼絲床上一樣。」

「睡在鋼絲床上！」我不禁爲這個好聲喻笑了。

我仔細觀察我們陣地裏的壕溝。工事可說是都做得非常好的。就是有的地方已經都積了水，弟兄們簡直有的就站在泥淤裏，水浸到他的半腿。

「如果下雨，怎樣？」我問團副。

「下雨還不是直淋？我們弟兄們都沒有雨衣，倘後方能給我們捐些雨衣來，那倒是非常好的。因爲我們既可以包東西，又可以遮身。」

「是，」我答應着。

戰地巡禮

這時，離我們不遠的壕溝裏，槍聲忽然緊張起來了。我們可以嗅到很濃烈的火藥氣。

「我們回去吧！」團副說着，就半強迫地將我又帶回了團部。

(七)

整整的一天，我都在團部裏過的。

我跟那些弟兄們，亂七搭八地講着，到晚上飛機不時的來轟炸，耳邊的嗚嗚聲與炸彈爆發聲，就會停過。團長因為我是遠客就特地叫勤務兵燒了幾樣菜，請我喝酒。

「這裏，白天就簡直不能煮飯。敵人一看見那裏有炊烟起，飛機就又來炸了。」

團長對我解釋着，我那時已有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了。所以雖然勤務兵拿上來的饅頭，與餅，是那麽又黑又粗，我吃的時候，還是只覺得它的甜美。

「這是前綫的生活！」我心想着。

那天晚上，吃過飯，我覺得我應當走了，就告別了團長，團長還是命團副將我一直送到了師部。到師部時，這次師長已經回來了。所以就很容易地見到了師長。

「昨天，我到前綫去督戰去了，沒有見到吳先生，抱歉得很，吳先生這一次真是辛苦了。」

×師長說着。

於是我們就開始了談話。

我將我這次的來意向×師長說明後，×師長又接着說：「啊，愚問是不敢當的，抗戰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算不得什麼。我們前方現在也不需要什麼，倒是你先生帶來的那種畫報，弟兄們確是很歡迎。」

戰地巡禮

以後，有便，請不時帶些來。東西，只要交到我們師部在後方的留守處就行了。

×師長講話時的態度是很和藹的，而且兩目炯炯有神，堅決地表示了他這次作戰一定勝利的信心。至於這裏的作戰情形，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便說，可以告訴先生的，就是敵人所依仗的就只有砲火利害一些。可是我們并不怕他。最近這幾天我們正打算反攻它。看上去，敵人是支持不住的。至於我們這裏的弟兄，作戰的勇敢，那更是不用說的了，先生想來一定已經聽到我們有一團裏四位弟兄犧牲到最後，還守住自己的陣線，將敵人的機關槍奪過來的事情吧？

我點了點頭。

「敵人的士兵就不行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真是願意作戰的。不過，看上去，好像敵人的督戰也頗嚴厲。所以有時候，敵人衝上來，給我們打退了，也總不敢十二分退還。恐怕退下去也得打死的。」

爲了怕損誤×師長的功夫，所以不久，我也就向×師長告別。×師長很熱誠地將我送出師部，然後他又回前綫去督戰去了。

在歸途上，有兩個勤務兵送我。時候又已經是深夜，我一邊隨着自己的影子向來時的路上走去，一邊心裏禁發生了很大的感慨。

這次淞滬作戰，士兵，將士們是確是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責任了，雖然他們的物質生活是那麼地困苦。防毒面具不全，雨衣沒有，火器又不够，可是我們民衆方面呢？前線担架夫的這樣缺少，要使受了重傷的傷兵們還不得不忍着痛在地上爬回去，那未免太講不過去了。

我在打算着回去後，怎麼使我們的後方工作格外加緊起來。（二六，十，二十二，前綫歸來之第三

日。吳大琨）

浦東歸來

我到浦東。是在九月之末，爲了要參加某項工作，所以毅然決然的冒險渡浦。這時候。正當在關北戰事最激烈；而寶山和羅店；也相繼淪陷的緊要關頭。

我們既到得浦東，看看當地的情形，與平時並沒有多大差異，和我們所理想中的恐慌緊張，真是出於意料之外。這一點上，我們已可證實了耳聞不及目覩，每天報上所見到的緊張，並不是時時刻刻都是如此的。

在浦東總計住了五十天，到過了大鎮小市和村落。因爲當此民衆的能够融洽，所以我們的工作，也有順利的推進。雖然戰事怎樣了不得，那裏除了大砲和飛機的轟炸之外，敵人雖費盡了全村的精力和財力，總於難越雷池。不是登陸之敵全部殲滅，即是敵人數度欲登陸而不能。人民靠了忠勇將士的堅守，內地仍舊安安樂樂的過着太平的日子。

十一月初，我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關北，扼守蘇州河南新陣地，戰事就一天天的嚴重了。戰爭重心由京滬而轉滬杭。因此，浦東的局勢，也隨之而緊張了；不過，雖然局勢是何等緊張，形勢是日趨惡化，然而，我浦東軍民，仍不鬆不恐，沉着應付。在表面上，一些兒也看不出情勢的危迫。所以，我們仍是度着安逸的生活，幹着痛快的工作。

戰地巡禮

敵人知道浦東我軍陣地鞏固，不易突破，於是改變戰路，突然在杭州灣乍浦和柘林二要地，猛烈進攻，我守軍因人數不多，皮肉抵不住敵人的大砲，熱血抗不起他們的飛機。雖然抵抗了一天和一晚，總因寡寡懸殊和不及援救而失守了金山衛和空公亭。糧之張堰和松隱也被攻破。這樣，浦東駐軍便滑了慌，看到後路將斷，爲避免更大犧牲，乃不得不放棄浦東，作有規律之後退。本擬集中南橋，向敵反攻；然因敵軍登陸者衆多，陣地已固，故均向北橋及閔行等地退却。這是十一月九日晚間及十日早上的事。

浦東我駐軍既奉命後退，浦東民衆，因爲失却了保障，於是不得不驚怕起來。又因縣長及各地行政長官的遠避，所以市鎮上的商店，便停止了交易。這時候，整個的浦東，已成了死的境地，全區已入了混亂狀態中。於是謠言紛紜，盜賊四起，無恥漢奸，受敵人利用，潛入各地擾亂人心，假義勇隊之名而組織偽機關。因此各地居民紛紛遷避，然因當時浦東四面受敵，故浦東至上海之途被阻。浦東居民，坐立不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幸賴我別動隊，在這個混亂情狀之下維持地方治安，於是人心始定。

越三日，敵軍還未敢長驅直入；僅在陸家嘴登岸的少數隊伍，由漢奸嚮導，搜索前進。十四日始佔領塘橋。但是，×××××等處，尚未見半個日本兵。因我駐軍既走，漢奸多如牛毛，至晚信號四起，砲聲不絕。民衆因無路可逃，乃與我別動隊員共處四面敵騎的浦東區內。依賴着他們的熱血與頭顱，總於在駐軍撤退後十天中，敵軍尚不敢直入內地。就是記者設法自浦東出來的時候，除了遇見當地惡棍攔路搶劫，及漢奸的破壞交通與偽組織的行動外，並沒有見過半個敵人。還得賴着別動隊的保護而安然歸來。

最後，我還得聲明，我住在浦東五十天，天天很安逸。就是現在，我相信敵軍還沒有整個佔領着浦

東。并且我更相信，現在潛伏在浦東的忠勇別動隊，一定在那真神出鬼沒的遊擊，正在與敵人在這四面包圍的浦東國土拚命，流着最後一滴血！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浦東同胞，趕快起來，殺退我們的敵人！拚着熱血，爭取中華民族的人格與地位，保衛我們的大浦東！（十一月十九日明）

南翔歸來

黑夜兼程

昨天傍晚，氣象突變，烏雲滿佈天空，風勢越來越大，這顯然是大雨欲來的時候了。我們四個戰地工作者和一個嚮導的民夫，便乘這個敵機不能活動的機會，匆匆出發到上海來。

穿過了破碎的南翔，天空漸漸黑暗下來了，我們便開始在棉花田的小路摸索前進，路是一線線的，不是左邊有河濱，就是右邊有小溝，崎嶇艱難，真不好走。但是公路已不能通過，也只得兜這小路走。左跌右倒的摸索着，越過了許多村莊但已看不到一條人影了。想找個老百姓問問前面的情況，也不可得到。只有靠着民夫的帶引，冒險前進。

走呀走的，夜色漸漸深黑了，斜風帶着細雨，也開始掃撲我們這幾個夜行人，天空沒有一點星光，地面也沒有一點燈，整個原野好像一片茫茫黑海，只是上海的方向遠遠的露出半天火景，有如一抹殷紅的晚霞。那就是敵人殘暴的兇焰吧？

我們冒着細雨，在這黑海中奔波了許久，走得有點心急了，我便懷疑着民夫走錯了路。我問他：

「路沒有走錯吧？」

他很有把握的回過頭來說：「勿錯」。於是我們才安心地走，但是，天越來越黑，雨越來越密，小路上的泥色也模糊得看不清了，弄得老馬識途的民夫也不敢相信自己，開始遲疑起來，走到一個交叉路，他都停一停向四週打量一下才向前走。後來他竟回過頭來說：

「先生路看不清爽了，不曉得對不對」。

糟了連他也沒有了把握，誤入了火線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真是陷於前途險惡，後路茫茫的絕境。但是爲了任務，我們不得不前進，於是我竭力鎮定他的心：

「走吧，你認爲那一條對就走那一條吧」

我們振盪了一下，又邁出我們的步子，因爲恐怕有人落了伍；幾個人便握着一根竹桿像瞎子一般拖着走，前面的民夫一邊走一邊要喊着：「橋」「小溝」或者「轉灣」，使後面的人知道。黑暗中時時有雄壯的「口令」聲響傳過來，我們也時時聆戒着豎起耳朵聽，並且給他們一個回聲，有些弟兄還要看一看我們的放行證才准通過

在黑暗摸索了半夜才摸到蘇州河岸的平坦大道來，民夫恢復了自信，回過頭來說：

「好，從這裏直跑就是□□鎮了」

我們聽了這句話，不禁也覺得有了安慰。

雨中渡蘇州河

戰地巡禮

我們沿着蘇州河岸前進不遠，便到了一個渡頭，我們的民夫停了下來，他說要從這裏擺渡過對岸才可以走，但是縱目四顧，沒有一隻船影只見江水茫茫淒涼地翻起急激的波浪，這怎麼辦？我們便叫民夫到附近去找找，一會兒他喘息着回來，失望的地說：

「先生，船全跑光啦！」

沒有辦法，於是有人提議游水過去，但是東西沒有辦法帶去，而且民夫不會游水，陌生的我們怎能將他丟掉，這真可急煞了！

幸而，急中來了救星，一個湖南弟兄聽到我們的聲音，從黑暗中跑出來，經我們說明了來歷以及去向，並且給他看過放行證，他便叫了幾個弟兄拖着一隻小艇出來，小艇真是小得像一片葉，而且滿身滑泥，經過這風雨交加的急流，實在有點危險，但是，在這萬不得已的時候，什麼危險也不管了，弟兄們用手電筒照着我們落船艱難的撐我們過去又很小心的照顧我們上岸，我們在這個難中得到這樣的幫助，心里真是無限的感激。臨走時我們那位湖南弟兄說了幾句道謝的話，他不在乎的說：

「不要客氣大家都是為國家出力的。」

從這點可見我們在抗戰中患難相共的精神了。

避雨亭畔遇刺

渡過了蘇州河也是平坦的大道，於是加速步子，走了好幾里，漸漸地覺得我們有點累了，便到路旁一間破舊的避雨亭去休息。

我，麥君，陳君，和民夫躺在亭子裏的稻草上，b君綠稻草裏一個人坐在亭子外，忽然，不知從那

戰地巡禮

裏出現了一個人，看樣子便知道不是好人，我們便在黑暗的亭子注意他的行動，他走進來坐在B君的身邊，B君問他是什麼人，他很可憐的說是在虹口做小生意的逃難到這裏來的，B君再追問他的時候，說聲未完那傢伙已動手搶B君坐着的錢袋子了。

「你動什麼？」B君喝了他一聲，我們四個人便應聲跳出來一推把他推落棉田里，我們恐怕他有武器，便拖着民夫急走一溜烟走了好遠，回頭來看，他也沒有追上來，我們鬆了一口氣，繼續便走走。不久，到了一條公路，而且不時有一兩部氣軍馳過，於是有人提議截車，請求載着我們走，但是車子只是隆隆飛馳，理也不理，還是趕快走吧，

趕了又趕，到了□□鎮，我和麥君曾在此受過兩個月軍訓對於路途自己也有點把握了，心裏便覺得鬆了一點，

也不是好人

雨點越來越密，把我們的衣裳全都濕了，鞋子也裝着水，走起來吱吱地叫，而且有人受了涼，打起噴嚏來了我們便想法子找個避雨的地方剛剛路旁有一個小村莊并且有一點燈火露出來，我們便摸進村莊。原來這裏的人家已逃光了，房子也炸破得七零八落，我們只得到有火光的小屋去，希望找點暖意，當我們推開了那半掩的木門一個不像農人的人靜靜地在那裏煮南瓜，我們很客氣地問他：

「老百姓，我們可以進來避避雨嗎？」

他打量了我們一下，點點頭表示允許，我們便進去，他悠閒地把鍋子裏的南瓜裝進了一小碗，自言自語的問我們：

戰地巡禮

「你們到那裏去？」

「上海去。」陳君回答他。

「上海路遠了，這樣大的雨，在我這裏避避，明天早上走吧。」

「不，我們一定要到上海去的，等雨停了我們就走。」

「也好，從這裏到×××，再到上海好了。」

他裝好了南瓜，轉身去找篋子，嘿！他的屁股旁邊的衣角里竟露出半截刺刀來，我們當時給這個印像嚇了一下，但我們立刻力持着鎮定。我想這也不是好人，我便追問他。

「老百姓，你是住在這裏的嗎？」

他好像遲疑了一下，一字一頓的說：「我呀？我是從虹口逃出來的，……幾天沒有飯吃，在田裏找到一個南瓜……。」

「時！怎麼逃難的人有刺刀呢？越說越不對了。我便對同志們說：

「雨停了沒有？你們出去看看！」

他們會意了我的意思，都走到屋外去，連那不會意的民夫也拖在一道。他也似乎發覺我們要走了，在這一剎那，他那險惡的面目便暴露了出來，有如電影中的科學怪人一樣，他立刻吹滅了火要來動手了。幸而我們走得快，在他吹火的時候，已急抓了篋袋子跳出門外了，我們和剛才脫險一樣，拚命向公路飛奔。

幸而，公路上有我們的馬隊，他們大概是趕赴前方的，我們便跟着一道走，使那傢伙沒有機會下手

戰，心里才安定下來。

險些誤入火線

過了××××，我們和馬隊分了路，照原定的路線望着×××走。當時我們還沒有知道火線也拉到了×××，但是越走越不對，大砲彈似乎不時向我們這方面飛過來。

轟……
轟……

嘩……
嘩……

這聲音和我們在××前線聽到的一樣，有點像敵人開過來的，但我們還是自慰的說：這是我們的。依然冒險前進。忽然，格格格……格格格……很清晰的機關槍聲也發作了，於是我們才判明火線已離我們不遠了。

這時，一個橋樑上的哨兵向我們問口令，我們回答了之後，便上前去問他：

「同志，請問前面情況怎麼樣？」

他很鎮定地說，火綫已拉到×××來了。

「那麼×××有沒有敵人？我們要到上海還可以通過嗎？」

「×××是我們的，還沒有敵人，不過你們頂好不要走×××。」他替我們打算一下：「從這里直走，見了公路便轉灣，到了十字路口再找人問問好了。」

最後，他還小心地叫我們要警戒漢奸和敵人的便衣隊，聽到槍聲便臥倒，我們道了謝，便向前進。我們的民夫聽到火線已經拉到×××，已怕得不敢來了，寧願走回頭路，於是我們也只得讓他回去，不過

回頭路也多危險，不知他能否安全回去，直使我們現在還担着心。

同是苦難中人

我們遣回了民夫，便懷着恐怖的心情趕我們的路。我們的衣裳已經幾度雨濕，加以嚴厲的夜寒，不禁使我們爲之戰慄。同時我們的腿蹠也走得很酸痛了，但惡劣的環境不容我們在路上多休息，只得拚着最後的氣力走。

那條荒草淒淒的公路，似乎是漫漫無盡的，走了又走都不見十字路口。在半途我們遇到一對逃難的夫婦，挑着家的衣物被服走，那可憐的矮小婦人，一路走，一路泣着，對我們訴苦：

「先生，苦煞了。兒子和娘炸死掉，只剩我們這兩個了！……」

後來，她給那笨重的担子壓得不能走了，向我們哀求着幫忙，我們同是苦難中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忍心不理的，於是我替她挑着那担子走，讓他透一口氣。走了一里許，又遇到一堆逃難的人羣，坐在路邊喘息。他們原是和那可憐的夫婦一道逃的，我便把担子還給她，因爲我們要趕路，不能和他們慢慢地捱。

終於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一部載重汽車停在那兒，我們便向那司機問路，他知道我們是同志，便叫我們到車上坐坐，等後面的車子來就載我們走。

我們的腿得到救星了。

到了大上海

一會兒後頭的車子來了，我們的車子便向前駛，冒着迎面的夜寒，聽過輕沙一般的掛樹上的濃霧，

我們的濕衣給涼風吹乾了，全身爲之一爽，緊張的心情也爲之鬆散了。

我們幾個夜行人，瑟縮地交談着路上遇到的人們，我們感激那患難相共相助的同志，我們痛恨那些可殺的壞人和漢奸，更痛恨我們殘暴的敵人，你一句我一句，路上也不大寂寞。

車子開足了馬力，頭銜中終於到了大上海，似乎很生疎的路燈，疲倦地放着微弱的光輝，一閃一閃地從我們頭頂馳過，喧囂的都市已沉睡着了。但不知高枕安眠的市民們，會夢到郊外戰場上的弟兄們的辛勞否？

（三十日深夜許共）

在滬閔公路上

自從東洋的鐵鳥飛臨薈薇村之後，友朋見面的時候，總是很關切的詢問滬閔的情形，有的勸我不要再冒險回去，有的很感慨的說：「你爲什麼不在特區蓋房子呢？房子造得那樣遠，就是平時也怪不方便的！」這樣的問題我碰見過許多次，每次我都是用微微的一笑去答復它，在這微微的一笑裏正不知蘊蓄著多少的辛酸，多少的憤恨！「總算好，你的房子只受了小小的損失，時局平靜，再回去罷！」我還是報以微微一笑，家是自己的，家裏的一棹一椅，一草一木，多半是慈親親自從三千里外的故都——黑色的故都——運來的，尤其是那幾百封好友的書信是經過了五六年的辰光纔積聚起來的，我怎好無緣無故的不回去呢？我感謝友好的盛情，我傷嘆國防的空虛，可是在敵人的鐵蹄還沒有踏到滬閔路上的時候，我總得常常去看看我那美麗的庭園。

戰地巡禮

是一個陰沉的星期六下午，一輛小小的汽車載着兩個滿腔悲憤的青年，在漫漫的公路上向南飛駛。這正是我邀良能去憑弔彈痕的時候，過了漕河涇，一位年青的士兵擋住了去路。「同志，請帶我到北橋去。一語調是那樣的清脆，那樣的直爽，在這清涼，直爽的話調裏，我們找不出半點的矯揉，「我們是去餞糧廟的，不去北橋，一啊！」他退開了，「像是一個傳令兵；我們爲什麼不把他帶到餞糧廟呢？他總不該誤了公事吧？」沉默寡言的同車者開始說話了。

「北橋餞糧廟不過四五英里，我們應當送他去的。」正在我有些後悔的時候，一輛簇新的郵車疾駛而過，高高的郵袋堆裏，伏了三個人，兩個是綠衣使者，其餘的一個正是有過一面之緣的傳令兵，我們立刻高興起來了，我們替那年青的征人默禱，默禱他平安中走畢他的征程，迅速的完成他的使命。

苦命的公路，經不起時代的折磨，對着這二十世紀的交通工具，好像有說不出的憂怨，訴不盡的哀思，可是時代變化得太快了，不容它長成年，就逼着它担負萬斤的重任，路旁稀疏的垂柳下休息着各色的人們和雜擦的行裝，「松江又在遭浩劫了！」心房的跳動使我多少有點不自在，

經過了三刻鐘的辰光，我們到達了曾經是我的家的薔薇村，薔薇小學校的木牌還依然健在，可是活潑的小天使們現在不知都流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在村裏巡視了一番，先到中八號，滿目瘡痍，程君「不勝今昔之感」，他跑到一個窗戶的前面，把頭伸到裏面看了看，看他曾經和房主人作過晝夜談的處所，心靈中似乎在高呼「國防高於一切！」退出了一小段崎嶇不平的道路，我們到了「老鄉」的「紅樓」，「紅樓」的情景更加悽慘了，東籬下的菊花，在亂石堆中傲然的開着。陣陣的微風吹得紅白的花朵搖曳不定，好像在點頭歡迎我們這兩位不速

之客，巡查完畢，我們回到「梅屋」，匆匆的拿出幾件皮衣，便踏上我們的歸途。一刻鐘後，車子進了楓林橋鐵柵欄。

是星期日下午一點鐘的辰光，趁着下雨的天氣，離開了安全區，奔向舊時的家園去。那昨日沒拿完的衣物，淅風苦雨中的斜土路上，成了滬南的活動中心，各色各樣的重轎，在崎嶇不平的石子路上，向共同的目標邁進，車子經過滬閘公路第一站的時候，上來了三位等不到公共汽車的武裝同志和一位童子軍，童子軍是到××附近的傷兵醫院去的，武裝同志是到松江去的。「各人的目的地雖然不同，各人的心緒應該是一樣的吧？」我在默默地念著，他們知道我是到錢糧廟，都說到那裏就下來。一路上該得太投機了，我非要送他們到目的地不可，武裝同志中有一位是×××師的副官，是奉令帶兩個勤務兵到松江去接補充兵的，「×××師是不會退的，敵人要過蘇州河，就得請她付代價！」沈著激發的聲音，壓住了汽車引擎的聲音。「敵人的新式武器太多了，我們既然要死守，只好忍受犧牲！」他一邊說，一邊憂愁。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一位勤務兵，忽然提起九國公約的事情，他希望北京的會議能幫助我們打倒我們的敵人。

松江的人們正沿著公路往上海跑，上海的人們也三三五五的往松江去，茫茫天下，那裏是樂土呢？路而太平了，兩手酸起來了，歸程中在路旁歇了下來，碰着個微傷右足的兵士和一個同伴慢慢的走來，他們的前面走着大隊的德國僑兒，趁他們兩人在休息談話的時候，和他們作了片刻的談話。他們是奉令從××渡江開到××增防的，他們身上掛滿了子彈和手榴彈，身上背着比生命還寶貴的來復槍，面色是那樣的枯黃，顯示着營養的缺乏和睡眠的不足，他們不怨天，不尤人，他們只知道盡他們的責

任「神聖」的責任。

經過北橋的時候，上來了一位中行的范君，他是由南京坐長途汽車來的，路上汽車壞了，經過了幾許的艱難纔換到了北橋過蓄薇郵的時候，償了我的宿願，一路上談談說說，轉眼就到了租界。

(二六，一一，七，砲聲中梅煥藻)

憶虬江碼頭

今年六月初頭某一天下午，我在復旦大學的門前搭乘了開赴虬江碼頭的專車。

這時從翔殷路到市中心區一帶，在那光潔的柏油路上，有不少的汽車，來來去去。加以上海的六月，正是薰風拂面，風景宜人的季節，郊遊的人着實不少，有的去看看哄動一時的虬江碼頭；有的也許是爲了趕熱鬧去的。

我呢，就是去瞻仰上海市偉大建設事業的人羣中的一個。

那一天，虬江碼頭還沒有正式開業，（記得是六月十二日開業的）一切平靜。我在碼頭上徘徊了一陣，覺得規模宏大，遠非浦江上游各碼頭所能企及。即使中國現在沒有巨輪來停泊，讓意大利郵船靠岸，總之碼頭上可以有一點兒收入；縱或不譚收入，單就「以壯觀瞻」這一點着想也是怪有意義的。

在碼頭上徘徊，細看那些堅固的建築，俯視脚下滔滔的江流，不覺一濕就是兩個鐘頭。

在歸途的車上，我想此行不虛，這不是自力更生的氣象是什麼呢？向來我國最時髦的而且最捨得花

戰地巡禮

憶 虬江碼頭

一〇二

錢的，不過是「活官造衙門，死官造墳墓」，如今有了這樣一座雄偉的碼頭，在水上作貿易的人至少要頂禮膜拜的。

從虬江碼頭經過五權路，便直達市中心，我又瞻拜那一所雕蘭玉砌的宮殿，在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前面默默的敬了一禮。

今天是抗戰後的一個月另四天了，早上翻開報紙，又看見「敵第九師圍殺到四千餘人」，於十三日下午在虬江碼頭上岸」的記載。於是我想起那堅固的碼頭外面，停着的乃是敵人的戰艦。

不久以前，我軍的忠勇士卒，爲了防守市中心區，在五權路和敵軍肉搏，三進三退，浴血苦戰，驚天地，泣鬼神，但爲他們爲什麼？爲了保衛國土，爲了守護這些建設事業啊！

如今呢，虬江碼頭不用說，就連雍和華麗的市府，也淪爲敵人牧馬之場了！
原來焦土抗戰和愛好和平是難於并肩的。

誰說中國人不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所以居然在火坑裏種下了蓮花。
如今我憶起戰死在虬江碼頭的將士，我悲哀，我流淚！

我更憶起那担任艱巨的工程建造那樣的碼頭的工人。還有那些爲了美化「市容」土地被征收了，廢舍變賣了的農人，他們都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悲哀，我流淚。

一霎時，我又想起前方還有我們的忠勇將士，我相信，有一天，那虬江碼頭的岸邊，永遠不會有敵艦停靠的（謝六逸）

步兵奇蹟

日本此次侵略我國，使用兵力既有五十萬，則已超過其常備兵額一倍有餘。恰如一八二二年拿破崙征俄之數，我國使用之兵力，爲數雖在百萬以上，但不及常備兵額二分之一。兩軍合計共在一百五十萬以上。較之一九〇四年日俄奉天之戰，超過一倍有餘。然日俄奉天之戰，二十餘日即告結束，現役竟已延至一百二十餘日，反有繼續擴展趨向。足見情勢嚴重之一班。所以能造成此種嚴重情勢，端在我軍抵抗力甚之堅強。但我軍在現役使用之兵種，實以步兵爲主體。而步兵之裝備既不完整，兵器亦復缺少，如以此種劣勢軍隊，與敵易地而處，早以完全瓦解。然終能表現如此成績者，蓋以我軍上自統帥，下及兵夫無不深切認識抗戰工作在歷史上之神聖的意義。衛國軍人，自以保衛國土存續國運爲職志，大義所在，不屑逃死。尤以各級指揮官確能服從領袖，運用部屬，而實踐「精神勝過物質」之教令，全軍將士均持堅定不移之意志，以赴成仁取義之大節。期立功於後世，求無愧於祖宗。人人本此抱負，一往無前，直使世界驚奇，國人愛戴。此種心理戰勝之事跡，頗添歷史之佳話也。

在淞滬戰線上，如上之例，殆已不勝枚舉。記者於滬戰一月記中即以三事爲證，茲再轉誌本文，以明我步兵作戰之勇：

1. 八月二十二日，攻擊匯山碼頭之役，除五輛坦克車稍近機械化部隊外，餘爲步兵三營，衝入敵人數年來經營之壘壘，傷亡雖衆，仍攻擊不已。卒將該碼頭一度佔領，殆至敵艦集中火力，封鎖匯山碼頭

戰地巡禮

至天德路華德路一帶連絡綫，東西之敵又從兩路夾擊，我進入之軍在此重大威脅之下，猶不肯退。甚至有一連官兵，全被敵之燒夷彈焚死者，此種攻擊精神，宋希濂將軍喻為歷史有名之日俄奉天會戰中，日人之犧牲精神，亦遠不及此。

2. 九月五日寶山守城之姚子青將軍，以一營之衆當敵海陸空立體戰術之威脅，苦撐三日之久，乃至全營殉城。此種成仁取義決決大國民風度，非有悠久文化及高尚德性所培育之軍人，孰能至此。

3. 九月九日敵以戰車五輛猛衝我春江路陣地時，我軍兵士二名，身裹炸彈，橫臥公路綫上，任其飛進，轟然一聲彈爆車裂，我士兵亦以身殉。是役計毀敵戰車二輛。該綫竟轉危為安，一，二八敵屢作宣傳之「爆彈三勇士」，視此真瞠乎後矣。

以上三例，一證我軍攻擊精神之旺盛，雖踏湯赴火在所不辭，一證我軍抱誓死守土之決心，雖具「臨難不苟免」之氣節。一證我軍抗戰之英勇，願以血肉之軀，吸取敵軍之新兵器。此種步兵之造就，雖翻過戰史，亦無能望其背項者。

十月二十六日晚，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閻北担任掩護任務之步兵一營及一機關槍連奉命扼守四行倉庫，不及退却，遭敵包圍，環攻四日均拚命抵抗，其間某某方面兩次勸其安全撤退，均被婉辭。苦戰之第二日，在敵軍飛機大砲威脅之下，竟於倉庫屋頂升旗，佈砲位，尤為英武果毅。四日間鏖敵近百，陣地無恙，三十日奉到撤退命令，始全軍而退。其守也，奉命而守，以遂成其任務。其退也，奉命而退，不為沽名釣譽而逗留，始終在「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大職」的鐵律紀律下動作，實足為世界軍人之模範。

吾國步兵精神能力之優秀，實爲奇蹟。茲篇所舉，不過聞見所及之榮華大者，可傳之事，必已遺漏甚多。所以言此，一以堅我步兵之自信，一以堅我國人之共信。所信爲何，即中華民國之步兵，已足與日本海陸空軍立體戰術之威脅單獨作戰矣。（楊紀大公）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踰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得太重了，誰都擔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并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擱一擱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爲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并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爲什麼要「唉」一聲時，騎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還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鉢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照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

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并不理會我，只顛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咒符，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宜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

戰地巡禮

戰 逸 記

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的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火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爲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爲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炮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爲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他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戰地巡禮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一九三七，十，七夜次整）

戰地巡禮

兵的故事

我們的仇敵

日軍在滬作戰之實力

八，一三抗戰以來，記者是跡所至，多係前線，對於我軍各部除作戰之局部的戰略戰術，業已陸續介紹。記者爲求忠於本職，亟欲明瞭整個戰局之輪廓，特作戰區之遠足，訪問戰區最高軍部當局。對所欲知之問題，已獲得相當答案。此種問題，殆亦讀者亟欲明瞭之事。現就其可發表者，略舉若干事，以作報道，就山人名地名，因格於功令，未便指實。然一事一語，皆非出自記者臆造也。

當記者決作遠足之行，爲求縮小敵機目標，增加行駛速率，以三日之期待，始獲一暫充機器腳踏車之司機人。其人或精於修理而拙於駕駛者。記者危坐車後，不禁心旌搖搖。前夕昏暗中，竟即翻車於虹橋路上。記者雙膝着地，破皮五處。昨午再度翻車於阡陌之中，傷甚劇，血流如注，握之急行，呼吸窒息，血奪口腔而出。煩悶之情，實難描畫。經半里許。始遇軍醫官，爲施手術，注止血針，慰藉有加，并許爲「勇敢之人」，心境稍快。然因流血過多，不覺頭昏耳鳴。幸有談笑風生之彭參謀出而招待，彼索題紀念之言，遂書「流無代價的血，遇有趣味的人，」爲贈。由茲一事，使記者深感業新聞者，除備普通知識外，各種應用技能，亦不可不習也。

行前曾口占一絕以言志，并倩夏女士書於手冊中，詩云：「民族抗戰八一三，不殺倭奴誓不還。自

我們的仇敵

信書生能報國，但憑筆劍斬樓蘭。」此冊縱經多人誦詠。張總司令書有「成功成仁，義無返顧，」黃副總司令書「抗戰到底」，徐參謀長書「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侯參謀長書「且把碧血鑄長城」，孫師長書「長期抗戰必須堅毅強韌，爭取最後五分鐘的勝利，」柳處長書「漢賊不兩立，是好男兒，便當殺賊」，莊副處長書「爲民族求生存而戰」。全軍將領所提示於吾人者，何等慷慨激昂，國人於此，應知所奮發矣。

十二日夕既抵閘北，宿於蕭參謀處，是日午後，租界內即有關於閘北之謠言，現已證明爲絕對無稽矣。因此一事，記者又萌感慨。夫閘北一地，爲全綫之軸，絕無放棄之理。吳淞楊行方面既撤出，楊樹浦至蘊藻濱之綫，深受左翼威脅，始奉命爲戰略上的撤退，守兵尙延不肯即行，延至十一日晚間撤至江灣之綫，與左右兩翼相接，化突出陣地爲一直線陣地，節省兵力，反較有利。而國民不察，頗多認錯過慮，此殊嫌於軍事上認識不足。敵於十二日晨七時起，仍猛烈轟炸我退出之陣地，直至十一時始發覺已無一兵，空費彈藥射擊四小時之久。我軍此次抗戰，確抱與敵偕亡之心，萬無輕易撤退之理，寶山守城之兵，未奉撤退命令，苦撐三日，全營殉城，可爲明證。日人宣稱三星期可了滬戰，現已延長月餘，彼用十萬大兵，結果不過如此，其前途已可想見。當茲兩國拚命之際，國人應三復「卽勝不驕卽敗毋餒」之語，然後方可担当大時代之使命也。

日軍在滬作戰之實力究竟如何，此一問題，恐正縈繞於許多人之心中。茲據記者所得解答，即正規陸軍十個旅及一工兵團，海軍陸戰隊一萬人左右。軍艦及裝甲商船百餘艘，飛機二百餘架，如此龐大武力，經一月之時間，表現之成績，僅攻入我江岸東西不及五英里南北不及一英里之地。合之不過五十平

方英里之地，已使用其全國陸軍兵力四分之一，海軍兵力三分之一，空軍兵力十分之一。目前戰局尙是膠着狀態，如照目前情況推算，吾國擁有四百萬平方英里之地，傾全日本之人，亦祇能擾亂我五萬平方英里之地。由是以觀，日本誠不足畏矣。

現在上海作戰之敵軍，除海空軍外，正規陸軍中，據俘虜及諜報所知，其番號長官，有如左表：

第三師團二十九旅團旅團長伊東正喜

第五師團二十一旅團旅團長吉本貞一

第六師團三十六旅團旅團長谷壽夫

第八師團十六旅團旅團長中路直三

第九師團六旅團旅團長秋山義允又十八旅團旅團長井田宣壽

第十一師團師團長多田駿

第十二師團十二旅團旅團長山田乙三

第十四師團二十七旅團旅團長末松茂治

第十六師團工兵十一聯隊聯隊長兒玉支雄

以上各部隊中陣亡之聯隊長（團長）已有第六師團第六聯隊長倉永辰治，重傷之聯隊長已有三十四聯隊長加藤守雄，六十九聯隊長吉澤忠勇，及鷹森孝等四員。官兵傷亡約萬餘人。（揚紀九月十四日晚寫大公）

我們的仇敵

日軍在淞滬戰之實力

上海敵情

吾人只知抗戰，而不詳究敵情者，蓋盲目之工作也。茲就各種諜報，綜合編成左表，申明敵所使兵力究有若干，而供我應付之策。其間倘無真知，則寧付闕如。以待查明補正。惟軍事一道，瞬息萬態，目下情況或已變化，但信大體尚不差也。

南北戰場使用之陸軍，其番號已經發現者，計有近衛，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六，二十等十四個師團，及各種特科部隊，特種部隊，海軍陸戰隊，人數估計至少五十萬以上。超過其公表之常備兵額一倍有餘。使用於南戰場者約十五萬人。

南戰場

司令官永野修身前海相

東戰綫(淞滬)

陸軍司令松井石根

近衛師團長飯田貞固

近一聯隊長 關原六

近二 土屋兵馬

近三 森岡卓

我們的仇敵

近四

原田熊吉

第一團長

河村恭輔

三聯隊長

湯淺政雄

五

口直人

第三師團長

藤田進

六聯隊長（已陣亡）

六八長

吉澤忠勇

三四

加藤守雄

十八

中澤三夫

騎三

藤田菊治

第五師團長

坂垣征四郎

二一聯隊長栗飯原秀

四二

天谷直次郎

第六師團長

谷壽夫

四七聯隊長飯塚慶之助

十三

岡本保之

第八師團長

前田利爲

上海社情

我 們 的 仇 敵

上 海 統 情

五聯隊長

井上貞衡

三一

西原實治

第九師團長

吉正良輔

七聯隊長

青木重藏

三五

富士井末吉

十九

下枝金之輔

三六

永野信一

騎九

森吾六

山砲三

芹山透

工九

野中利真

轄九

三田村之助

第十一師團長

多田駿

十二聯隊長

本郷義夫

二二

田北惟

四三

淺間義雄

四四

和知鷹二

山十一

真木益平

我們的仇敵

五十二

山內章

第十二師團長

山園乙三

四六聯隊長

藤堂高英

四八

小島三郎

第二十師團長

川島文二郎

十八聯隊長

鈴木謙二

此外尚有台北守備隊佐村，重沉兩聯隊，及台北倉本炮兵旅團，野炮，山炮各一聯隊，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

海軍司令長

谷川清

轄第十，十一兩戰隊，第五水雷戰隊，艦艇總噸數爲三萬九千六百八十噸，海軍陸戰隊約一萬人，航空母艦有鳳翔，龍驤，神威，能登呂等四艘，空軍之陸上機約二百一十架，屬第三，第六兩航空兵團。水上機約一百八十架，有木更津，鹿屋，館山等三個航空隊，航空母艦載機各十六架至四十架，飛機總數約三百九十架

（附記）東戰線之敵，計共陸軍三十聯隊，騎兵兩聯隊，殲兵六聯隊，工兵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南戰綫（閩粵）情況不明。

綜觀敵軍兵力，似屬南多於北。實際準備於北戰場之兵力殆不止此。且其新編之「兵團」，多轄兩個以上之步兵聯隊，或配合機械化部隊或戰車隊，故其戰鬥力較現役

建制部隊爲強，日本竭澤而漁，使用如此之廣大兵力，以侵略我國，經四月之苦戰，局面猶未決定，足證我軍抵抗之力矣。（楊紀）

滬戰中敵人的損失

我居住在最前線的後方，我的臥室距戰場只有一里之遙，自從戰事爆發以來，眼睛成天見的是空中的飛機大炮，耳邊成天聽見的是隆隆的砲聲，拍拍的機關槍步槍聲，到了晚間在白天看起來是縷縷濃煙係是遮蔽天空的帳幕的東西，都變成了熊熊燃燒的火簇，在楊樹浦，虹口和浦東河岸敵人的陣地中蔓延着，一天，兩天，三天，這些火不惟不熄，反越燒越烈。據從虹口方面逃出的難民的報告，謂起火的地方有二十餘起，隨着風勢，各處的火頭會合起來又分支，走向東又走向西，燒得那些殘暴無人性的敵軍抱頭鼠竄，在滬東和浦東河岸的一切建築物，工廠，碼頭等等，日本的，或英國美國和德意的，都在烈火燃燒中變成了一片焦土，曾經在一二八時，被日軍摧殘殆盡的閘北中國市區，這一次不消說遭了更大的禍殃，此次的滬戰，現在雖僅還是一個全面抗戰的序幕，戰爭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但是損失却很奇怪，而戰況的激烈，也是一二八時所未有的，并且這次的損失，比較在性質上，有一個重大的差異，就是這些損失不僅是中國的而是各國都遭殃，而且敵人在上海最重要的工業爲紗廠，對中國民族經濟的吸血管——已經大部毀壞無餘，譬如浦東陸家嘴日華紗廠爲日商在滬各紗廠之祖，開設已三十餘年，佔地百餘畝，設置最新式機車，無論在資本與營業方面，皆是各紗廠冠，但因該廠暗伏日軍，向我攻擊，故

我們的仇敵

我軍以大炮擊射并以飛機轟炸，結果該廠三次起火，延燒三晝夜，所有新舊兩廠織布間，細紗間全部化為灰燼，同時楊樹浦方面之公大第二紗廠，裕豐紗廠大康紗廠，同興第二廠，上海紡織株式會社之各紗廠，及平涼路公大第一工廠，亦均為敵軍軍根據地，公大紗廠，且為敵軍司令部所在地，十日以來，隨着敵軍的節節敗退，該紗廠等已大部為我神勇之空軍及砲彈所毀，或被我軍所佔領，這實在給予敵人在華資本以莫大打擊，無怪在前幾天，此間日僑撤退之時，怨聲遍地，都怪日本軍閥不該在上海採橫蠻行動，以致惹起強烈之抵抗，使他們數十年之經營，退付諸一炬，但是這怪不得誰呢，這還不是黷武的日本軍閥給予他本國的賜予麼，至於一貫採取猶豫態度，縱容侵略中國的英國人，這一次却又吃了大虧，因為英國在華投資總額中，有四分之三值一萬萬八千萬金鎊的數目在蘇州河以北，即日本用僑侵犯中國的事實根據地滬東的戰場中，這次戰爭，因為日軍處處失利，已經手足無措，故非常着急，遂到處投彈而又漫無目標，日本炸彈累次擊中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的存油多箱，引起大火燃燒，又擊中英商怡和洋行棧房被毀，又將英商太古洋行三號碼頭炸毀，並着火燃燒，陸家嘴英商茂隆洋行三號貨棧，亦被日軍鎗大砲轟毀，有價值三百萬元之棉花被焚等，於是倫敦紳士太為震驚，才發覺了他們應該保護遠東利益，而提議在上海設停戰區，却又遭受日本的反對，說不准第三國來干涉，由此足知日本軍閥窮兵黷武，非我國自力焦土抗戰，不足使之回頭，至於美法兩國，因為看見英財產之被日軍侵犯，而且美國的駐滬艦與葛脫斯亦號被日本砲彈擊中，而且南京路先施公司「公共租界最熱鬧場所上海精華寶率之處」日機所擲的炸彈又使紐約太陽士報的記者受重傷，對於日軍的侵畝亦大起反感，現在幾次的加兵保衛，因為英國尚且沒有積極干涉略侵的行動，故美法兩國亦未至直接干涉，或聯合裁制日本的階級，總之，日

我們的仇敵

本的瘋狂行爲，使各國在上海的生命財產都岌岌可危，故即爲日本同盟國，歐洲法西斯德意兩國，在輿論亦未敢公然袒護日本所以日本這一次上海的挑釁侵略所引起的英勇奮發的抗戰我們前線的將士，不僅是保衛自己祖國，而且也是爲保全人類的福社，因此只要世界上有文化，愛和平的國家和民族未有不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的，這次上海戰爭，又更加充分的把日本軍閥殘暴損壞的行爲再度的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前，由這次戰爭所引起的不可計算損失，和戰爭之必然延長，一切都唯與日本軍閥是問，在目前我軍英勇抗戰之堅持到底，是毫無疑問的事，總之日本這帝國主義的喪鐘已在此時響了。

黃浦江下游敵艦敵兵一瞥

這是一個意外，在九月十三日晚上，遇見M，W兩君，據說要回廣東去，票已買了，我問有誰送，「沒有」，「那麼，我送」，「明早就動身呢」，「一定送你們」。第二天清早五點鐘，我們便同車到新關碼頭，在我的本意，原是送到碼頭爲止；不料輪是靠在吳淞口外的，客人堅請同去一下，好像有了我，便可以抵擋敵人飛機大砲似的。我一意念間，覺得去也好，就慷慨允諾了，那知一去便是二十七小時，過了一夜，十五日晨才轉上海來，使着多少關心我的人焦急，還誤了兩件頗爲不小的事，親友們都責備我太冒險了；然而在我自己，却頗覺得高興，因爲我是從敵人後方歸來了。

戴客小輪晨間六點半於新關碼頭開船，八點光景到蘆藻浜，就看見敵人三架飛機在天空旋轉地飛，很低。沿着江岸，有一隊馬兵向南行，都牽着馬，很慢。再前行，有一隊步兵向西去，隊後有一輛小汽

我們的仇敵

車。前後都有印克車一輛，顯然是出動模樣。江西岸蘊藻浜一帶，敵人依岸搭棚，埋鍋造飯，炊煙縷縷可見，足證其并未深入我軍陣地。船過吳淞，在斷垣瓦礫中，看見三輛卡車向同濟大學路上駛去。一路上因乘客太多，殊不便於記錄。除了記得自匯山碼頭一直到吳淞口外，敵艦敵騎縱橫，砲彈轟炸慘烈之外，已不能甚詳了。

在此交代一句：九月十四日夜的吳淞口外，除進來敵艦九號兩艘，無名號的一艘，出去六號兩艘，二號的繞着客輪示威一下，可謂平靜無事。以下，我先記今晨在歸輪中所見到的。我們的輪船五點半從吳淞口外向裏開來，到吳淞口燈塔爲止，共有敵艦十三艘。據聞前些日子，有一百多艘。可見自我變更戰略，他們似乎也覺無技可施，只好開走了。

從吳淞口再朝裏，我仍是向着西岸，因爲我要再看清楚些敵軍情形怎樣，在江面上連遇敵人巡邏江面的小摩托艇二十六號C，八號D，二十八號B，一二三，一三五，一八五等號，但退着我所乘的某國小輪，並未叫停止或查問。遠望中國公學原址，「一二八」的敵人砲火痕跡仍有可見，而吳淞岸上所有建築，又成爲一堆堆折的斷磚殘瓦了！所遭的轟炸，顯然比以前更厲害，市立衛生事務所旁，停有敵入卡車小汽車五十餘輛，吳淞車站毀餘之屋，似經修理過，裏面擠滿了敵兵，堆積木箱很多，是子彈之類。過漕浦尾，見敵艦二十一號，另有第五御影丸，當陽丸，第二福井丸。到蘊藻浜，見有一小隊敵兵三十餘人，隨馬車八輛，沿岸上路徑向南去，又有七個步兵倦怠地向北，看來都是無精打彩的。在水電公司前，有敵艦一艘，橋旁又有一艘一號敵艦。英商祥泰木公司，巍然獨存，岸邊有一無名號敵艦，在「電線過江禁止拋錨」招牌之旁，有敵艦二十三號及無名號敵艦各一艘。

我們們的仇敵，

小輪到虬江碼頭，遭過炮火的痕跡，顯然可見，碼頭邊旁的洋房也會被炸，這足以證明這個碼頭是彼我軍佔領過的。這處停一十六號小敵艦，附近又有二二三號敵艦，上而邊站一個旗語手呢。裕豐紗廠前也停一艘小旗艦，大康紗廠前有小撥船十餘隻，同與紗廠前，停鳳陽，雲陽，大陸等九五隻，永安紡織廠前，停敵艦一艘。

八時到楊樹浦港口，有敵艦大小四艘，有一敵艦正在升義大利國旗，并致敬禮。中新紡織廠旁，有敵輪第五雲海丸一隻，招商總局前有敵艦大小各一，大的無名號，在艦首有標大金星，小的有十一，十七兩號，小輪至此，已快靠岸，而浦江中縱橫都是外國的兵艦和商輪，人在我國江心，儼如身處異域！登岸一望海關鐘，長針示明我已是十五日晨八點半了，（十五日，爾覺）

敵軍一隊長日記

我軍最近在前方搜獲敵人日記一本，記錄雖頗簡單，而敵方下級軍官之厭戰情緒及淒瀝前線之死傷慘重已於其字裏行間，充分流露，茲特譯錄如下，以供衆覽，

敵步兵第十八聯隊加藤清太郎之日記，十時左右動員預備令下（令下時余適在爲軍旗祭日之準備）

八月十七日，動員第一日！在曲區橋倉庫站崗，自動員第二日起至出發前止每日均忙。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五十五分左右由營門出發，下午五時五十分由火車站出發第一步踏上自己所任任務之途，至名古屋站幸與姊乙晤面，父親與姊乙爲我流淚各凡三次。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八分至廣島站，下午三時到達住宿之處，住宿處爲平塚町之名本與

一郎家該家電話二七八號，精神尚好，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連住二日。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部隊到達，本日異常忙碌，一夜未睡，僅在翌日上午五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之間，稍睡片刻耳。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由住所出發——向宇品走下午五時乘船——船名能代丸（另有吉野丸只加爾丸）在夕陽反照之下，離開母國，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時，上午六時半左右船在門司停泊，左望門司，右望下關，從此與祖國別矣站在甲板上不勝依依之感欲高歌以與祖國言別而不成歌，此時淚滲滲下矣，（寫信寄住屆京都之地）

八月三十日星期三，今日天晴，唯在碧綠色之海中，遠眺朝鮮半島而已，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四，竟日起而復臥，臥而復起，起坐不安，遠眺四海，或看書消遣，因云今日可寫信，並作懷家之信寄家，晚間停泊於不知名之海中，出甲板一看，停泊于四圍者凡二十餘艘，繼而鼓輪前進，至六時左右始駛入長江口外之獨流中。

九月一日星期五時，偉大哉長江波浪排空，浩浩蕩蕩如萬馬奔放，聽說前面之陣地，已被飛機轟炸，及出而眺望時，則祇見二三街市尚在冒烟之中，船內悶熱，但爲避敵彈，不許在甲板上乘涼甚感痛苦，九月二日星期六，何時登陸固不得而知，能代丸竟日停於長江江面上，東南方之吳淞方面火光燭天，入晚更烈，爲準備登陸，晚間稍爲前進，但旋又停止。

九月三日星期日晴，一，能代丸仍浮於江面之上，原來預定今日登陸，二，今日在船上所聽到之本廣播消息如下。一，此後將華北改名爲中國事變，二，飛機八架向□□出動，下午四時三十分開始登

我們的仇敵

我們

陸，下午七時登陸，在距河畔百米處休憩。

九月四日星期一晴，休憩中敵彈頻由頭上掠過，黎明遙見吳淞之戰爭遺跡，慘不忍觀，聞悉八六路聯隊之戰況。

仇敵

九月五日星期二晴，至下午一時半止仍蟄居河畔，自一時半起移住同濟大學遺址，敵彈頻來，飯時無菜蔬，甚感困苦，余偷窺各地，見我軍收集特焚燒之屍屍，觸目皆是，六八聯隊，死傷甚多，救護之担架運送不斷前去，聞鈴木中尉負傷，聞杉浦准尉戰死。

九月六日晴，下午三時三十分移至X。

九月七日星期四晴，今日本來預定移動但未移動。

九月十日，下午三時向海洛（譯音）移。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向吳家宅移；鈴木宗在海洛轉。

九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時由吳家宅出發，上午八時三十分杉山榮作病（放下背囊）下午二時三十分三輪熊一死，下午六時至大宅，下午七時，右村松上等兵負傷（放下背囊），下午八時左右原田負傷（放下背囊）。

九月十三日星期三，預定上午八時出發，上午八時片山貞一負傷。

九月十四日陰天稍有雨，僅聞野砲之聲，戰線上頗為沉寂。

九月十五日陰雨，上午五時由大宅出發，開向第一綫，第二小隊長森准尉戰死，新升為第五小隊長之古澤曹，於佈置陣腹部位負傷嗚呼，現在小隊長三人均死矣，所剩者僅小川軍曹與中隊長而已，余今

升爲小隊長，而站於前綫矣。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晴，上午十時戰鬥開始，可稱爲戰鬥之戰鬥，正自今日始，主要幹部，均死於敵彈之下，余今背負第二小隊長之重責，而開始戰鬥矣，我被圍於敵軍彈雨之下，及至晚間，敵方砲火更爲猛烈，此或爲逆襲，亦未可知，全夜隱在水溝中。

九月十七日星期日，早上天晴後漸轉陰下午三時頃有雨意，上午七時三十分左右，前進目標地爲王宅，該處有大樹二根，敵方砲火甚猛。完

一個俘虜的哀音

在關北遇到被我軍俘獲的敵軍，他的悲慘的遭遇，激起了記者對他的同情心。

他名加藤佐一日本佐世保的土著今年二十六歲，在一家小商店做職員，昭和八年，他已經退伍了，這回軍事緊急，又被征入伍，九月十六日由佐世保動身十八日到了上海，集合在北四川路底，敵海軍司令部中，九月二十八那一晚，參加作戰，從廣東街進襲我們的陣地，被我軍猛投手榴彈，炸倒在女子小學的屋角裏，額角和左頰均受了傷，暈到在那兒，等他醒了過來，孤獨的只留下一個人可是我們的軍隊也沒有發見他，他躲在屋角裏，動也不敢動，一天一天過了，到了十月四日的晚上，他實在餓得不能支持了，想試試爬出屋角從那兒逃走，就在門口被我軍抓住了，他很疲憊地在張參謀主任面前站着，幾乎站也站不住，主任叫他坐了下來，他口渴得很，喝了很多很多熱茶，他滿臉都是粗黑的鬍子，那雙灰塵

單薄的布鞋和他的臉非常相稱，主任先叫他說說自己的身界，他的酸淚滴下來了，他的聲音那麼低而滯，他說。

我們的敵

「我是一個小商人，我的母親年紀老了，我們家境很不好，我的小弟幼妹一家人全靠我在小店做小夥計的一點月薪過活，現在我出來了，也不知他們怎樣過活下去，」他的眼皮給熱淚所浸透，我知道他在懷念他的家，他的老母小弟和幼妹，尤其是懷念他剛結了婚的愛妻他把愛妻的照片給我們看，他說，

「今年六月我才結婚我們做小商人，結婚真是不容易的，我的愛妻她真能吃苦，我不知道她今後怎樣過活下去，」我們贊美她的妻子美麗他搖搖頭，嘆那冷透心骨的長氣，他的身上所帶那些神符，一定是他的老母和新婚愛妻所贈予的，其中包含最深切的人生悲酸，他的母妻定是朝夕焚香替他在祝禱。

張主任問他對於作戰的感想，他說，他只不過是一個上等兵，不大知道什麼，只知道他所認識的熟人，一個一個的不幸消息都傳來了，他自己也不知死在何時，他自幸變成了俘虜，總還有一線生還希望，他說，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和中國打仗，大概是外交辦得不好，以致兩國開戰了，他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再打下去，讓他可以回家鄉去了，依舊做做小夥計，讓一家老小可以活下去。

他的哀訴，他的酸淚，使我們每一個人都非常感動，但是戶外砲聲隆隆，敵人的魔手正在那兒舞動，日本軍閥真是人類的劊子手呢。（中央社）

日空軍俘虜談片

讀者還不會忘記罷，前幾天我們在蘆山附近擊落日本轟炸機一架，裏面四個飛行員逃脫，經我們地方政府的搜索，結果於十八，天將這四個敵人俘獲，這四個人中，除掉兩人身上受點傷送院醫治外，其餘二人受我軍優渥招待，其中一個年紀很青的叫松浦久夫，我得便與他談話，寫了這一篇訪問記。

松浦久夫是一個十足日本型的人，矮矮的身材長的十分結實，他到招待室的時候，只穿一身白色的粗棉布上下衣，赤着一雙橫闊短硬腳，粗短的手指，一小子點的東洋式鬍子，無論誰看見，都能斷定他是個日本人。

我們請他到我們的住屋，當他行經一面穿衣鏡的時候，他站住了，對着鏡子細看他自己面孔，用他粗短的手掌摸摸頭髮，彷彿是很奇怪，爲什麼會到這個環境中來呢，也許他還以爲這是一場惡夢。

我們給他一枝白金龍，他玩弄着；吸着，點頭表示謝意，於是我們開始和他談話。

「好幾天沒有抽煙吧」

「哼，謝謝，」

「請問你貴姓，」

「松浦久夫，」

「松原久夫，」我們寫在紙上

日空軍俘虜談片

「不，」他接過我們的紙，寫了「松浦久夫」四個字，「年紀多少了？」我們繼續問下去。

「二十四歲」可是我們從他的相貌看他恍惚已經三十多歲了。

「你是那裏的人。」

「福島人」——四國的福島。

「你在日本什麼學校畢業。」

「是浮門工業學校畢業的。」

「呵，那麼你是駕駛員麼？」

「我是二等偵察軍曹」我們大家相對默靜了一會，在我們的房裏，有一包剛從他所乘的飛機上取下的戰利器——飛行衣，飛行帽，護身符，壞了的機關槍和一顆歪了的彈，他注視着他的「戰具」當然腦裏有無限的感觸，前幾天正是他機上的武器，而今天竟是我们陳列品了。

我們不願多談使一個「人」傷心的話，於是轉談。

「對於這次的軍變你有什麼感想呢？」我問

「我們政府對我們說，凡是我們日本人在貴國的被殺害」，

我向他解釋，「這事，我想你當然知道是不確的，前次貴國藏本副領事的，「被逼自殺」，此次貴國在瀧水兵宮琦的失蹤，我國政府代為尋獲，并有極周密的照料，從藏本和宮琦的自白上，即可以說明一切，但是，你自己的觀感怎樣呢？」

他說，「這次落在貴國，你們的人民送給我食物，送給我棉被，毫無仇視之意，這種好意真令我驚

我們的仇敵

異，同時也令我感激無已，本來我們被俘，只望一死而已。」

「沒有的事」，我們馬上接着說，「我們素主仁愛和平，不說失了戰鬥力的你，我們將好好的招待，就是對貴國的民衆，我們也從未有敵對的心理。」

「是的，我現在真的深信貴國和平之至，不過我們也沒有法子，我們是奉命而來的，除掉命令所圈定的目標，我們也斷不亂擲炸彈以傷人民。」

「對於你的失事你有什么感想呢」我再問

「原先只預備一死，倒想不到你們如此款待，聽說我們日本打算把貴國的僑民護送回國，我希望這是真的才好」

我們給他一杯茶和一根香煙，他連說「謝謝」不已，我們告訴他已經派人替他去买幾套衣裳，等一會他就可以洗澡換衣裳了，他看看自己的身體，笑了一笑，又連說「謝謝」，因為日本人的脚形和我們不同，我們恐怕不易找到適合的皮鞋，於是問他歡喜穿皮鞋還是喜歡穿拖鞋，他說「啊，謝謝，謝謝，什麼都可以，什麼都可以」，

至此他問「假如你們允許的話，我想寫一封信回家，報告我的平安和受款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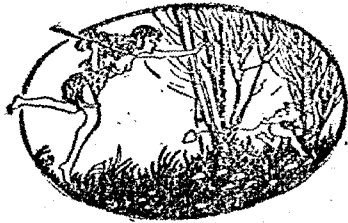
我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又說，「如果可以的話，我的女人給我的一塊布（按即所謂「千女縫」是日本一種迷信的保護物），希望送還給我不可以就算了一」

談話至此天色已暗，而且不願使他太疲勞，於是我們結束了訪問，送他回招待室休息。

我們的仇敵

日空軍俘虜談片



劫後上海

市中心區劫後寫真

二二八淞滬戰役，江灣因爲屬經激戰，全成焦土，幾年來市府當局苦心積慮，努力建設，才建立起繁華的市中心，使江灣面目一新，可以說是「大上海」的精萃，還記得蘆溝橋事起的日子，市府正舉行盛大十週年紀念會，掛燈結彩，着實熱鬧過一番。

可是會幾何時，八一三砲聲響起，市中心又變成中日鏖戰的戰場，高大華貴的各種建築，橫遭敵軍砲火的摧殘。

本月十二日，我軍撤離市中心，退守第一道防綫，市府各大廈被敵人侵佔了。

十五晨疾風苦雨中，記者與外報記者曾往市中心參觀，下面的報告，讓忍痛担負建設公債的市民聽聽，狂暴的敵人是怎樣地破壞我們的建設。

記者們從外白渡橋出發，經百老匯路直趨平涼路往滬東，一路上頽垣殘壁，沒有一座房屋倖存，出市街，走過一座斷毀小橋，就到飛機型的航空協會大廈近旁，大廈的外形還算完整，但玻璃洞穿，外牆也全是機槍的巢孔，大廈北方，熊熊的火正在吞噬一所磚屋，局部損燬的市立醫院，也遙屹在望。

這次砲火中，市中心第一座受創的房屋，大概是比肩而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雙雙都被毀壞不堪，

劫後上海

此外體育游泳池以及各處小洋房也燬不少。

再說最宏偉堂皇的市府大廈，不僅碧瓦破碎，簷樑摧斷，就是內部結構也被一把火燒光了。

大廈的東邊駐守着一批敵軍機械化的部隊，西邊營帳裏留着若干人和畜牲，這市政房舍倒像屠宰場了。

附近并没恐怖現象與屍體發現，因我軍的戰線以前在五權路口，這兒只有幾處散佈着的壕溝和沙包，沒有強固工事，看來這裏并没發生過激戰，前晨日軍坦克車與步兵會攻復旦大學，校舍受砲擊，起火焚燒，復旦一、二、八時停存，現在也犧牲了。

據市府當局發表，全部建築轟燬，損失達二千萬元。

抗戰後上海工商業

執全國工商金融各業牛耳的上海，自八，一三砲聲響後，到現在雖僅半個月，但就在這半個月中，確已變了樣子了。銀行過三天停業後，其提取款子的辦法雖然較「規定原則」通融便利，但對於工商百業，實際上並沒有甚麼大的裨益。

流通金融祇是活動了商業的一個因子，但既便金融流通，而工商業也未必就得以活動。市面靈活，工商興旺，除資金流通外，還要賴交通運輸、購買力、原料供給等相互輔助。八，一三後，夙賴以運輸商品的輪船，固已完全停頓，即陸路交通，亦多阻滯，以購買力論，現在人們用錢，全是以一當百的時

候，除生活必需品外，誰還肯任意消糜？何況許多機關，團體，商店，又多閉着裁員減薪，這對於社會購買力，當然更有極深重的影響。據某百貨公司的人說：「近幾天雖已開門營業，但平均生意，僅抵當時的八分之一，而在百貨公司，這樣已經是很好了，恐怕一般的商店還不及我們呢！」據大馬路一家百貨商店講，最近有一天只賣了三隻洋。

上海工廠，可分爲滬東，浦東，滬西，閘北，南市幾個區域，現時或則已淪戰區，或則因原料或銷售關係，均已不能開工；以最使人注意的幾種工業而論，若紡紗廠，機器廠等，現在全已停工了。以這些工廠現在環境而論，當然是無法繼續開工；可是，假如論到「全面抗戰」，這不僅是生產力的一種大損失，這倍許失業而無以生活的人，且將增加社會極大的憂慮。

半月以來，各種物價亦一律陡漲，從前賣十元上下一担的米，竟會一度漲至十七八元，現時售價還在十三四元，九角一担的煤炭，現在竟賣到二元四角，這固然有一部份是好商居奇，操縱物價，而來源缺少，需要增加却也是一個小原因，物價上漲，幣值購買力低落，現在一元錢可抵半月前的八元錢有用，這在抗戰期中，倒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問題。

戰後上海之生活

戰事起了，生活費用立刻提高。雖然日用貨物的存貨仍還很多，商家已經趕快地應時漲價。八一三以後半個月，上海各種日用品飛漲的程度，據說雖不絕後也是空前的。三個銅元一枚的燒餅縮小如銀元

劫後上海

般的大小，油條則縮小有如筷子，而且短了一寸。陽春麵，稀飯……一律漲價，各加二三枚銅元不等。這些都是平民的恩品，是上海最大多數人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看來加價二三枚銅元不算怎麼一回大事，實際上影響於整個社會的生活關係非常之大。

畢竟租界是另外一個國度，戰爭延續下去，外面的來貨依然不受很多影響，各種商店漲價的狂熱漸自平冷下去，人心亦漸自安定了。現時的米價十四五元一石，豬肉一充錢只買得着一斤多，雞蛋每只五六分大洋。自從敵機幾次狂炸北新涇一帶，轟死菜販多人，摧燬菜園多畝，目下菜蔬來源逐漸減少，許多菜販只好冒着砲火的危險偷到閘北無主之地土掘山芋，採青菜，近日并得到戰區我軍長官的公開許可，但以每人先替軍隊建築工事二小時為交換條件。菜蔬的來源雖是如此艱困，價目仍舊不能高漲，蓋漲價只是大商家的特別好處，菜販既無人蓄存儲待價而沽的資格，爲着每天的果腹，亦只好賤價而沽也。魚的銷路不甚大好，一來仇貨很多，一來浦江蘇州河死屍日多，許多大魚剖開腹來居然還有人用手指甲爪等物，每令買者爲之寒心。漁民除被敵人殘殺，全皆停業。

難民除了遣送回籍的，剩下仍有十萬人在租界。如果不是租界禁止難民入界，現時當然不只此數。收容所以國際救濟會的比較好點。大概說來，所謂「收容所」的作用不過躲得「一死罷了，儘管有人熱心着辦事，而限於各種的關係，難民的生活和乞丐是差不多的，難民居宿真可說是滿坑滿窟如醃魚般的擠睡在一起，從門外進去，一般奇臭氣味使人欲嘔。每天的飲食多爲兩頓乾飯，菜蔬只一味，營養料非常不夠，得病的人遂多。特別是小孩子，每天平均都有病死的。街上露宿的難民則把死的小孩席蓆棄置路側，大路上常常可以看見兩頭露出來的白木柴般的小手脚。

閘北退出後之慘狀

「保衛大上海」，現在不是空喊的時候了！要緊急執行着「保衛大上海」的有效工作！

「焦土抗戰」，我們還未作到驚人的程度，敵人的「焦土侵略」，可說澈底的施予我們了！不信，睜眼看看！登高一點看看！走到蘇州河邊看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閘北顯然陷於三而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敵機瘋狂了！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十月二十日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申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在我軍撤出整個閘北的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申新職工死傷的確數，到晚間還沒有人知道。據逃出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劫後上海

記者十月二十七日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避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裏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而沒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予不肯走開。

猶天的大火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猶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有好多工人在申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越柵欄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的京滬車，有時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這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開北，江灣……淪為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往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房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瘋狂地轟炸，尤其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是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炸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逃不出死亡線

在敵機夜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敵機

散去。鎮敵六點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橋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饑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象，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燬了！

悲壯的鬥士們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彭垃圾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烟霧彌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往來巡邏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緣的大火！

一座火山口

在新閘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觀察時，忽然蘇州河裏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女駁勸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駭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着哀呼，沒有顧到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裏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話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棧」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個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金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兵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陸鐵廠」，早經炸毀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南京路慘炸案

正午十二時五十五分，我在新雅餐室門前和兩位朋友分別後，打算走到揚子飯店去拜訪一位繼從南京來的舊友，揚子飯店是在雲南路與漢口路之間的，所以我從人行道上向西走，預備從貴州路那裏彎過去，剛走了二三十步，突然聽到空中很急促的飛機聲，我就在貴州路口站住了，仰首瞭望，看見兩架巨型的轟炸機，好像被對手方面追趕得很驚慌似的直向黃浦江那一面逃避下去，從機身的顏色和逃避的方向看來，其爲日軍的飛機是無疑的。漸見兩機向東隱降，我也掉轉身，回到貴州路去了，就在這時候，忽聞轟的一聲，身體受到劇烈的震動，而在貴州路口的一家洋貨店的窗玻璃，隨即激碎在我的身

旁。

爆炸聲是從東首來的，我的視線自然也移向東邊去了，首先，我看見先施公司門前的玻璃坍下一部份來，南京路與江浙路交叉點上的羣衆，慌亂地向四處奔逃，在奔逃的人羣中，就有流着殷紅的鮮血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來，接着我又發覺離開我身旁十多尺的貴州路轉角上，也撲倒了一位穿灰色佛蘭絨西裝的中年男子，因爲距離很近，我看出的創傷是在靠近腰的背部，茶杯大小的窟窿，紅得發紫的血不斷地從那裏湧出來。當他倒下的時候，他還用左手從上身口袋裏摸出一塊手帕來，反手過去撫護自己的傷口，這個動作祇做到一半，他的呼吸已經停止了，我正預備代他發出求救的呼聲，另一個更慘的情況奪取了我的視線；一個穿白衣黑褲的婦人，右臂雖被炸去，却還亂哭亂叫的向西奔跑，等到她聽見路旁的人說她炸斷手臂的時候，僅僅回首一顧，便不聲不響地倒了下來，這「回首一顧」的慘狀，真使我不自覺的流下眼淚來了。

街道中，汽車和人力車都在運送着鮮血滿身的男子，其中有一輛人力車上，一位穿黑拷綢短衫褲的老年人，雙手撫着他被炸破的頭顱，瘋狂似的叫喊着，在他的兩膝間，還倒臥着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

後 上 海

炸彈的力量極強。事後探捕拾得尺餘的鐵塊數塊，上面沒有字跡，所有電車軌道，各公司鐵欄杆，電綫，牆壁，都炸斷了，碎鐵塊竟深入馬路面的方木中間，被炸的人，屍體狼藉，血肉模糊，有的有身體無頭，有腳無手，大人，小孩一大堆，血不停的流入溝渠，當炸彈爆發時，有一隻人腿被炸到先施的四樓，再由樓上掉下來，五四號印捕背部與腿部被炸數洞，記者又親見在英華街口，有女繡鞋一隻，旁

海 上 後 劫

有人腦一塊。

在永安公司前，一個黃包車夫，蓬首垢面，正在找尋他的車子，問他爆炸時在那兒，他說耳已炸聾，那時正在先施公司右面，竟未被炸傷，可說是此次慘劇中惟一幸運人，可是車子却已不見了。

慘劇發生，先施永安兩側面及二三層樓貨物，混亂不堪，樓下化妝部香氣四溢。

有此不死的幸運者，雖受驚嚇，深深慶幸。永安對過有一煙紙店，老開店夥，死裏逃生，有人拿錢向他們買紙煙，他們很大方的說「拿去好了不要錢！」可見生命之重與金錢之不足惜了。（上海抗戰）

敵砲轟擊下的浦東

三百年前，浦東是沒沒無所聞的沙洲，可是現在，浦東已然起了抗戰的烽火，變成了神聖的戰場，因而舉世聞名了。

浦東這地方，原是平和靜寧，任何內亂匪患都沒滋擾過它，連大災荒也沒發生過，近年來上海工業的振興，又使它成了工業之區，工廠棧房林立，碼頭櫛比，高橋等處造了海濱浴場，中外人士都認它是避暑勝地，這小浦東可是大上海繁榮的一角了。

在一二八時候，浦東沒捲進戰爭的漩渦，倒成了避難處。可是這次全面抗戰，浦東終於成了敵人的攻擊目標，八月十七日以後，敵人不斷的用飛機炸，重砲轟，以致繁盛的浦東終成一片焦土。

記者渡浦巡禮，浦東全境因處敵人砲火之下，十五萬居民多已相率走避，十室九空，住宅區成了「

死城」，工業建築盡受摧殘，新浦東都被破壞完了。真覺得滿目淒涼，不勝今昔之感。

從浦江上游看起，浦濱一帶多受蹂躪，江南造船廠對面白蓮涇地方遭劫最重，此地某某酒精廠已被炸燬一部，損失達三百萬元，此外和興鋼廠等廠房，棧房和民房也多同歸於盡，僅存的上海煤業公棧碼頭也已在本月一日付之一火。

白蓮涇東北塘橋鎮是浦東公路中心，本來居民十分稠密，可是現在就剩些警察或紅十字會救護人員，就說南市對面的爛泥渡吧，此刻三分之二以上房舍也已夷成平地，真是說不出的荒涼。

沿江北上是春江碼頭，敵兵會屢次企圖在該地登陸未成，現在到處是頹垣殘壁，其昌碼頭也大半是瓦礫場，其中巍巍的天主教堂已被破毀。

面對陸山碼頭的洋涇鎮受損極重，兩渡三井堆棧被燬不少，戰後敵軍曾用飛機六十架掩護移取一萬餘噸。

洋涇東南面的高廟，對面就是楊樹浦敵軍機場，所以九一八之日，也會遭受敵機猛轟，房舍盡成廢墟，魚市場東南的東溝市區，也大半毀壞了。

浦東全境除市區之外，鄉村也多受轟炸，田園全部荒蕪，這損失是不可計算的。

浦東是破壞了，三百年的經營，雖然毀於一朝，長期的安寧也遭受了空前的擾亂。

劫後上海工廠損失

上海市商會十一月十八日電營業部，陳報工廠被毀損失，電云，南京實業部鈞鑒，奉鈞部青電，飭在十一月一日以前被毀資本在二十萬元以上之工廠，廠名及被毀日期，損失估計，即予查明電復等由，本會經分別通告公告去後，茲據三一印刷公司等十五家工廠，具報前來，合彙列成簡表，先行電呈鈞部備案，餘俟續到再電，上海市商會叩。統計損失工廠如下：（一）三一印刷公司，八月二十六日，五八〇元，二二二元，（二）公記電池廠，九月中旬，二二〇元，〇〇〇元，（三）華成帆布廠，八月二十五日，四九八元，八九七元，（四）上海造紙廠，十月二十日，五〇〇元，〇〇〇元，（五）大東煙草公司，八月下旬，四二〇元，二二九元，（六）經綸絲廠，十一月下旬，二〇〇元，〇〇〇元，（七）民生紡織公司，十月二十五七八二日，及二四，〇〇〇元，（八）美亞織綢廠，一二五一，〇〇〇元，（九）美豐織綢廠，六四〇元，〇〇〇元，（十）益泰信記塘磁廠，十月二十五日，四〇〇元，〇〇〇元，（十一）華安顏料化學廠，十月二十六日，一〇三，七八一元，（十二）協來機器染織廠，八月二十一、二兩日，三〇〇元，〇〇〇元，（十三）申豐棉織漂染廠，八月十五日，二五八，五一四元，（十四）恆豐絲廠，十月二十七日，一四七，五八〇元，（十五）天一味母廠，約十月二十七日，一七四，七〇一元。（十一月十八日市商會）

浦東外商資產之損害

浦東雖在浦江對岸，地位荒僻，但沿江一帶之投資總額，實在不小，若一旦發生戰事，則此林立之貨棧碼頭等等，皆將不免受砲火之摧殘，故一般外籍投資商人，莫不憂形於色，一籌莫展。

浦東投資總額，究值若干，殊難作確實之統計，若以投資所佔之沿江地面長度而言，共爲一二六·四五五尺，與上海之一二七·〇二〇尺相較，實不相上下，但普通及特種貨物碼頭所佔地面，浦東較之上海猶長四四·〇〇〇尺，至於工業所佔沿江地面，爲四·二九五尺，與上海之二三·三一五尺相較，自有相形見绌之感。

至浦東投資所在，皆爲油棧，碼頭，貨棧，船塢，提煉廠，以及工廠等，其中外商投資最大者爲英國，佔沿江而長度總額中之二〇·八三〇尺，其次爲日本，佔九·六五〇尺，再次爲美國，佔八·六九五尺，最少爲法國，至於中國，大多爲私人投資，約佔一六·二三〇尺，其中火油公司輪船公司及碼頭公司等，多在江邊一帶，油棧及工廠等，則以在內地者爲多，據統計，浦東投資地面，最少達四千畝，若以總值四千八百萬元計，則每畝價值已在一萬二千元以上，每年由土地上所收之租金，亦達四百萬元，由此類推，則外商在浦東投資總額之鉅大，已可想見。

英國商人投資於浦東者，計有耶松有限公司老船塢，亞細亞火油公司，太古輪船公司，開灤煤礦公司，公和祥碼頭有限公司，順中煙草有限公司，綸昌紡織漂染印花有限公司，安利洋行，怡和洋行，隆

茂有限公司等，美商有德士古火油公司，中國聯運碼頭公司，美孚火油公司，大來輪船公司等，法商中最大者，則爲永興洋行。

據外商表示，日本對於中國抵押於外商之財產，已聲明不予保護，故雖懸外國旗，亦隨時有被炸可能，因此外商在浦東之間接投資，更無從維護其利益。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害

此次暴日進犯，對我教育文化機關蓄意破壞，不遺餘力，本市自八一三開戰以來，教育文化機關遭敵軍蹂躪者不一而足，即在非戰區域之學校，亦同遭殃及，茲據上海市社會局十月十五日止調查之結果，統計大學校損害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元，中學校損害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元，小學校損害二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元，社教機關如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等損害一百八十六萬元，總計一千零九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二元，茲將詳細統計，分列於左：

大學之部

校名

被燬詳細情形

損害估計

同濟大學

全部被轟炸

一，八六四，〇一八

暨南大學

局部被轟炸

規 後 上 海

大同大學	同上	一〇,〇〇〇
滬江大學	校舍被敵軍佔領	一,六七九,七四九
普樂專科	校舍被敵軍佔領	一七一,六三二
上海商學院	同上	二〇一,〇〇〇
上海法學院	全部被燬	二一〇,〇〇〇
正風文學院	局部被燬	一五〇,〇〇〇
同德醫學院	大部被燬	五〇〇,〇〇〇
持志學院	同上	一,二〇〇,〇〇〇
復旦大學	同上	四〇六,七六〇
商船學校	全部被燬	二三〇,〇〇〇
東南醫學院	同上	二三〇,〇〇〇
市立體育專科校舍	被日軍佔領	六,六二三,一五九
總計	十四校	
中學之部		
被燬詳細情形		
新陸師範	大部被炸	一〇九,〇〇〇
立達小學	鷓鴣農場全部被燬校舍校具局部被燬	二五,五〇〇
損害估計		
		一四五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害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害

吳淞中學	全部被炸	五〇,八三〇
復旦中學	同上	一一九,四〇四
愛國女中	全部被燬	一〇五,九五〇
持志附中	同上	
新民中學	詳情不悉	四〇,〇〇〇
育青中學	同上	四〇,〇〇〇
東南女體師及附中	全部被炸	一五〇,六〇〇
滄衷中學	局部被炸	六〇,〇〇〇
麥倫中學	全部被燬	八二,〇〇〇
滬北中學	詳情不悉	五〇,〇〇〇
惠翠中學	全部被炸	一〇〇,〇〇〇
建國中學	詳情不悉	一〇〇,〇〇〇
安徽中學	校具被燬	三,〇〇〇
新亞中學	同上	六,〇〇〇
兩江體師	全部被燬	一一〇,〇〇〇
浦東中學	局部被炸	二,〇〇〇
市北中學	全部被炸	一三〇,〇〇〇

劫後上海

啓秀女中	大公職中	崇德女中	廣東初中	嶺南初中	同德助產	三育初中	粵東中學	總計	區別	關北	引翔	江灣	吳淞	中心區	殷行
------	------	------	------	------	------	------	------	----	----	----	----	----	----	-----	----

小學之部

損害校數	被燬情形	損害估計
同上	局部被炸校舍損害	二二一, 〇〇〇
詳況不明		三〇, 〇〇〇
全部被燬		二九〇, 〇〇〇
局部被炸		一四〇, 〇〇〇
同上		三〇, 〇〇〇
詳況不明		三, 〇〇〇
全部被炸		三〇〇, 〇〇〇
二十七校		二, 一九九, 九五四
八	在火綫內詳情無從得悉	四七, 九五三
七	同上	六〇, 一八五
九	同上	六一, 八九二
九	同上	一九, 二二四
三	同上	五四, 三五六
八	同上	二五, 五三九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害

海 上 後 劫

教育文化機關之損害

一四八

總 計

四四

二五九，一三九

社教機關之部

名 稱

被燬詳細情形

損害估計

市博物館

全部被燬

三九〇，〇〇〇

市圖書館

同上

四七〇，〇〇〇

市體育場

局部焚燬現被敵軍佔領

一，〇〇〇，〇〇〇

商務印書館

詳況不悉

一，〇〇〇，〇〇〇

航空協會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新中國建協會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工程師學會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德比奧同學會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總 計

八 處

一，八六〇，〇〇〇

教育文化機關損害統計

機 關

損害估計

大學之部

六，六二三，一五九

中學之部

二，一九九，九五四

小學之部

二五九，一二九

社教之部

一，八六〇，〇〇〇

總計

一〇，九四二，二四二

浩劫後之上海巡禮

「砲彈與血肉橫飛，

火光共電炬一色，」

上海，——地獄中的天堂。

昔日豪華而今安在。

戰神伸開了巨靈之掌，由華北而掠到了上海，於是這世界的第七個大商埠，完全爲恐怖所包圍着。這兒飛機，大砲，機關槍，炸彈的聲音，代替了昔日靡靡的音樂，刺激着每一個上海人耳膜，而組成了一種新的都市交響樂。

這兒火藥味，血腥味充滿了大地，掩蓋了這十里洋場中的法國古龍香水，十里香，而給人們一種特別嗅覺。

這兒難民顛波奔走的步伐，與增援生力軍整齊的軍武，大刀隊衝入敵陣的含枚疾走，代替了百樂門舞廳中的華而茲孤器，與探戈……

……浦江的潮水，仍然依時漲落，上海依舊是上海，只是「友邦」的軍隊把他們在華北要領了的玩意兒可搬到上海來了，這對於賠償了東方美的梅蘭芳，與什麼西方華的梅蕙絲，高興熱鬧的上海人到是台好戲。

……黃浦灘旁更顯得淒涼，汽車都停了，瞎了眼睛，在地上悄悄的爬行，……和平之神高高地鶴立在紀念碑上，陣陣的寒風送過來她後面日本兵鏗的火藥味兒，她看着上海在暗暗的垂淚，可是有什麼用場呢，在黑暗中她自己也活像個落難的女兒。

……三馬路四馬路的桃色軍們，已失去了往日威風，她們雖有半夜出來俘虜行人的勇敢，但是她們終於敵不過飛機大砲，恐嚇不得已而退出了第一道防線——藏到弄堂中去了，先鋒公司也因爲「友邦」飛機惠然光臨，吃了二枚又長又大的雪茄煙，現在潛伏在黑暗中，像一隻受了傷的灰色鴿子，大光明，國泰大戲院，三星舞台，都拉緊鐵門，可設有鑼鼓，因爲「友邦」正演着更精彩的全武行，於是他們的生意都被搶去了。

慕爾堂的鐘樓每晚都發出了鏗，鏗，的鐘聲，幾位善男信女，在這兒祈禱和平，主啊，快救你這些「迷途的羔羊」，他們默默地虔禱，可是「友邦」的飛機大砲太凶，老早連天國的電台都轟倒了，終是他們得不到耶和華的當報主的回音。

……大世界，依然是擠進，擠出，可是裏面早沒有了絲竹管絃的聲音，也沒有了奇奇怪怪的女人，每個人進出的臉色都有些蒼惶，原來這兒已做了臨時避難所，真個是「高人下馬，學士停車」，擠滿了一堂，有朋自遠方來者，也得來暫住一下，大門口的四面哈哈鏡，仍舊立着，於是阿四的娘，妙根的爺

，扶老攜幼都來觀看，奇形怪狀，令人哭笑不得。

……就外，報外，申報，新聞報，街上賣報女子加多了，一個眉目清秀，原來她們都是遠道的女學生，一時無法，不得已就選擇了這種。

……早上七點鐘，銀行外面堆滿了的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無非銀行鐵門望其早開，忽而一響響亮，開門大吉，齊聲吶喊，湧蜂而前，左衝右突，勇邁無倫，有披山舉鼎之雄者輒佔優先，時間一過，由一印度阿三荷槍而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弱小者望洋興嘆而已，就是不遠千里而來的外國人，也無可通融，一位老太婆失望地站在門口，眼淚和着方才擠出來的汗水一齊洗刷口角，構成了一種異味。

……王經理，李場長，張總理，他們這一類人，他們的工場，貨棧，大半都在楊樹浦，閘北，虹口，這次沾了「友軍」的光，毀的毀了，燒的燒了，生命綫因而崩潰，然而國難時期，大眾都要錢用，家可敗了，債逼了，老爺呢，吞金死了，姨太太跟人跑了，兒子呢，加入前線義勇軍報仇去了，至於薪給人員更不用說，戰事起了，來源斷絕，不得已由乾飯而稀飯，由稀飯而大餅油條，還有一批大學生，每日高臥在亭子間裏，榻榻上，每日喝十幾鐘自來水，清心滌腸，虛其腹而弱其骨，淡泊明志，無爲而無不爲，取可以作老子信徒，又省得去解大便。

後 劫 上 海

閘北——中國地界的精華，二二八戰事後還沒完全恢復，可是「友邦」的飛機旬日之間又變成了一片焦土，商務書館與「友邦」結下了世仇，他們把這幾年來，中國民衆抗日意識的高漲，都歸功於他，因而首先光顧，幾筒燒夷彈一下，於是火光燭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左右鄰近的幾家書館也同時遭

殃。紙灰飛滿了一天，這其中有儲源，有四部精華，有復興國民教科書，也有妹妹我愛你，行不得也哥。

……飛機來了，大家更顯得興奮，街上站滿了的人。「中國飛機呵！」於是人越聚越多，正當其會，兩架「友邦」的飛機，掠屋頂而過，一聲吆喝，大家逃命，前仆後繼的向屋裏跑，屋子雖抵不住炸彈，總多一層蓋的。大家正在惶惶焉，忽而轟然一聲，有好些人都倒下去了，及至發覺自己並沒有死，才慢慢爬起來摸摸，身上當真沒有血，才相信自己仍舊是人，挺挺身子走過去看，原來方才對過四層樓上的聚台上看熱鬧的多了，忽而坍塌，從天下降跌死的，帶傷的共有好幾十人，也替日本飛機立下了功勞，抵得住一枚大炸彈，二位摩登轉角間，拐斷了高跟鞋，暫時做了跛足，一位方從戰區逃出的體育教員，在青年會中脫光了身子在檢察到底受傷沒有，「才受了傷人是不知道痛的」，他說「因為機關槍，就在我頭上略略的響，所以我們不敢担保我還是完人，我用跑萬米的步伐，二十分鐘，由江灣衝至這兒，一言下大有打破世界紀錄之慨。」

在後方醫院裏，藥味刺激着一個人的嗅覺，在這兒，中國的士兵們，享受着從來未有的待遇，牛奶雞蛋，罐頭食品，有的是後方運來，得以盡量的享用，何況還有這許多紅紅綠綠漂亮的看護，這其中有名媛，有交際花，有皇后，有明星，麵包西施，康克令女郎，咖啡聖女，一齊都集中在這兒，她們拋棄了脂粉，離開了丹靨，寇丹，珂路辨，犧牲了舒適的生活，在這兒來，聞聞她們從來未聞過的臭味，聽聽從來未聽過的慘痛地呻吟，很靈活的運用着她們的玉手，她們也在替國家盡一份棉力，都不憚煩勞的為戰士們裹傷，餵飲食，於是王金標，李得勝，穿着上海女中送來的毛綫衣，讓兩看護替他們包扎傷口

，饅頭奶，他們咬緊牙關，止住呻吟，來享受這片刻的溫柔。中華民國的好男兒啦！

「……他們那裏曉得，你們心爲着我們老百姓，爲着千百的婦女兒童，受了些名譽的傷，躺在這病院床上，帝國主義，爲了要逃脫深刻的恐慌，他們是這樣的瘋狂，自從佔領了我們北方，又進攻到我們的長江，他們要把中國當成一個屠場，任他們殺，任他們搶……飛機還在不斷的擲，炸彈還在隆隆的響，我們拚着最後一滴血，守住我們的家鄉……一陣陣地袁美雲慰勞歌聲，送進每個人的耳裏。

南市呢，也叨了「友邦」飛機籠幸，每天竟降臨好幾次，陸家濱，曹河涇的草棚中，住滿了無家可歸，鳩形鵠面的人，伸長了頸子在望着這每天一碗的稀粥，同時「友邦」的飛機，也很看得起他們，每天照例要來送點點心，盛情雞却，他們唯有心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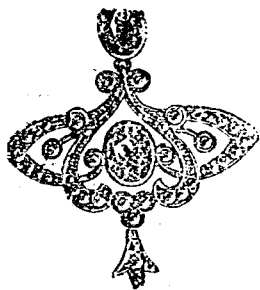
城隍廟，這是昔日下流社會的熱鬧場合，現在已看不見提雀籠來吃茶的人了，這兒又是一所避難地，走進去一看，「雞剪」一長長的雙腳在俄得發抖，判官懼因，右手高舉起濃墨大筆，左手捧着生死簿，呆立在那兒，簿子上的空格，有人用鉛筆與他填上了長谷川，土肥原，荒木真夫等等名字，然而中國的官向來管不了外國人，陰陽一體，判官也不能例外。

十王殿內，睡滿了的人，刀山上有活人，轉輪上也是活人，秦廣王的大脚，恰是鼓好的枕頭，奈何橋下開出了最優等房間，他們滿坑滿谷臥在地獄裏，其實他們也真在地獄裏。

「友邦」的飛機，又遠遠的來了，不知道又是如何的結局……
上海……這東方的紐約，地獄中的天堂……（余爾希）

劫後上海

劫後之上海巡禮



救護與慰勞

宋美齡女士在前線

七架日本飛機使用猛烈轟炸和機槍掃射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反被一個纖弱中的女人做到了。字林西報上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這件事發生於十月八日，在上海敵前綫的某地。在這個地方，一起一起的中國軍隊正在安詳地執行他們的任務。空中不斷的威脅并不能攪擾他們絲毫，但是突然之間，一切活動中止了，所有兵士的眼睛都愕然注視著三個地點，在那兒，有一輛運輸汽車停住，車門開處，走下一個女郎，穿著卡其布的緊身衣和馬袴，外套而上一件紋皮外褂，一頭修飾得很美麗的鬚髮。

這個乃是宋女士，中國婦女會慰勞委員會的主席。她的任務是代表中國婦女會來到最前方向抗戰的武士們祝賀國慶日雙十節，并攜來會員公送的大批慰勞品。

這一段的司令官馬上上前接待，但是這樣一個婦人竟來到這樣一個禁地，所令他發生的驚訝，一時簡直要勝過劉道盛意的慰勞發生的感慰之情了。他用了十分的感動模樣和真切的歡喜歡迎著這位女客，在將她領到一間作為臨時總部的田舍，並招待她舒適地坐下之後，他說：

「你冒著大危險將這些慰勞品送到這兒，我們深佩你的非常勇敢，并深感你們的盛意。連你們女人

宋美齡女士在前線

救護與慰勞

都能做這種工作，是更其增加了我們爲國抗戰的勇氣了。」

遠近的爆炸巨響震撼着這間朽腐的村舍，但一點也嚇不着宋女士，她安詳地回答：「我們不能像你這樣作戰，所以只好做點這樣的工作。」

這間宿舍裏，除了幾條粗板凳和一隻方桌之外，別無長物，給這位女客人坐下的却是一張唯一有背的椅子，軍官們都坐在條橙上，有的鋪着軍氈。桌上燃着兩隻洋臘。不時打斷談話的是電話的鈴，每一個在坐的都非常的注意力聽着宋女士的談話。

吃過茶，又留飯，司令官客氣的說菜不好，飯後，宋女士又被領導參觀一個和戰壕相通的地下室；據宋女士語人，在洋油燈照視之下，看得出建築非常堅固，緊峭而清潔。雖然正是大雨滂沱，內部依然乾燥，她說她看見一個角落裏堆着許多火器，她還看見許多更有趣的物事，但是她認爲是不細說的好。

她的車子運到的是二千件棉襖，五百條軍氈，兩千捲紗布，車子是由孔祥熙夫人出借，而物品却是婦女會會員贈送的。

車子裏除滿裝慰勞品之外，剩下三個坐位。由一個車夫，一個軍事嚮導員，和宋女士佔住，宋女士坐在中間。有許多願意去，但是坐位不敷，只好等下次。

除了婦女的隨身物事如粉鏡，和唇膏之外，宋女士還帶有可可糖和蘋果，爲她預備一頂鋼盔，但她沒有戴。她寧願讓她的髮髮享受些兒鄉野的新鮮空氣。

起程時是下午四點，所取的道路，因爲軍事上的關係，宋女士沒有指出，這條路又窄又爛，汽車無

救護與慰勞

法開快，中途碰見翻身睡在路道的車輛。路邊的民房大部被炸彈和砲彈全毀了，特別是和一座橋相近的房屋，不過奇怪，這橋却一點也沒傷，路面也不會看見一個被炸的窟穴。

途中自然不平安，當日機幾次在頭頂打圈時，他們只好下車躲在叢林中，然而，牠們雖飛得極低，却沒有對這輛車威脅。

汽車夫對宋女士的勇敢連聲讚揚；雖然他已找着了一個自以為安全之處，而她只舒適地坐著吃蘋果，靜看著敵機的飛旋。當他第一次跳下車逃走時，宋女士却連聲喚他回來，指着敵機，說是已掉轉方向了。敵機是成雙或成三的飛，且拋彈，且掃射，共計七架。

依她歷次觀察所得的經驗，證明每一架轟炸機只能帶四個炸彈。七被四乘的得數是二十八。她就安坐在車中，從第一次轟炸聲數起，自己想到如果數過二十八，牠們就會離開，但是數到中途，她被逼下車躲避，一時之間，終於沒有數清。這幾架飛機飛了很久，直到天黑纔離去。

在到達目的地以前的途中，遇着幾個手臂或腿裹着紗布的傷兵，她每次都請他們上車，但他們都客氣地謝絕了。

在到達目的地後，隨着司令官，有幾個兵士卸下了慰勞品，因為到達之早出乎意外，她還剩下不少可可糖和蘋果，她拿着分餽給軍官們，他們都十分歡欣的接過享用了。

歸途倒很平安。汽車藉着昏黯的燭光在荒涼而漆黑的村道中開行，唯有哨兵的「口令」間或打破神祕的沉寂。幾小時後他們回到了上海。

有人問她對於此行有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宋女士只感覺槍彈的確頗有些噁喉嚨。最後，依據這

一次所得的經驗，她鄭重的說，如果下次再去，必得帶一個舒適而軟和的靠坐墊。」君簡譯自自由西報。

慰勞歸來

我們今天到某醫院去慰勞受傷的抗敵將士。那裏面一共住了四十幾位替我們受了傷的斷臂斷腿的英雄。當我們帶了慰勞品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每一位的臉上都浮着淒涼的微笑，向我們說：我們真難受，沒把日本小鬼子打跑，就先受了傷……不要緊，幾天就好，好了立刻再去幹他媽的去！

「你們幾位到這兒來看我們，真不當敢，有的說。」
「我們真慚愧，不能盡到了我們應盡的職責。」

我們除去謝他們替我們爲國抗戰，勸慰他們好好的養息之外，并帶給了我軍最近的捷報。當我們說到：日本開往京杭贛的飛機被我們擊落十幾架，旗艦「出雲號」被我擊得半沉，以及日司令部被我軍佔領的時候，全屋的戰士們（除去面部受傷的），都狂歡地喊：

「好！好！好！」

他們一位位都興奮得恨不得馬上從床上跳下來，再跑到戰場上去盡他們那光榮的忠勇的職責！
醫生囑咐我們不要使他們多講話，我們後悔不該把他們刺激得這樣興奮，於是，勸慰了他們幾句，

馬上就出來了。

到了第二室，臨窗的床上，睡着一位兩腿都裹着綉帶的英雄，當我們走近他的時候，他含着微笑給我們一張名片，我們知道了他是前綫抗敵軍某連的上尉連長王奮先生。

接着他向我們繼續談了許多話：

「我們這回是在愛國女校跟他們打仗的。我拿着大刀指揮弟兄們作戰，我們的一隊跑得最快，和敵軍白刃肉搏，三進三退，到底把他們打敗了！」面上浮着得意微笑，那勝利的一幕，似乎還清楚地擺在眼前，他喘了一口氣，立刻又用力接着說：

你們沒上過前綫，真不知道這回在前綫上有多麼痛快！長官跑到前面，弟兄們立刻趕過長官，跑得更前；長官再前進，弟兄們就跑得更快，簡直不用長官發命令。一個個都英勇百倍，沒有一個後退的。我們衝上去的時候，那些日本鬼子連槍都及不拿，就讓我們趕掉了——那些日本鬼子一看見我們打來，就慌得沒勁兒了，只要打死了幾個，剩下的就立刻跑啦。我們準勝。我們的傷再有一個禮拜就好了，好起來馬上再跟他們打一——我要是傷了手，也決不退下來的，現在兩腿都傷了，站不起來，沒有法子！」他的左腿的膝部是被一粒子彈穿過的。說着他又把他的武裝帶給我們看，在離邊緣還沒有一分遠的地方，有子彈打過的痕跡，並且還有一點兒餘殼，他指着那個地方說：

「只要再往下一分，我就送了我的『髒骨還魂』的素願了！」

我們看他說話太多了，雖然他一直是非常有精神地說，可是，那是因為他太興奮了，時間太久，於他的身體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不敢再請他多說什麼，只是不誇張地報告了我軍勝利的消息，并且同樣

救護隊向他致謝，並勸慰他好好休養。臨辭去的時候，我們拿出一個本子，請他寫幾句話。他一面說：「我們不通文字，一面給我們寫了這樣一段話：

「民念二年恩任陸軍第二師機槍連連長職。在華北長城戰日諸役，所題之血誓云：

勞慰與
「不思盡屍馬革，但願暴骨長城；恩今則更易末尾一句兩字，但願暴骨滄濱。××上尉連長王奮」，寫完後，又說：「我現在每天念，並且還向每個弟兄念的，是這樣兩句話：『報國但憑忠義烈，捨身未計功名遂。』」

當我們辭出醫院，走到門口時，一位護士趕出來，交給我們一張相片，說：

王連長送給你們作紀念的。

（抗戰週刊）

羅店去來

這一次全面抗戰在滌瀝發動以來，我們英勇的陸空同志們，都爲保衛祖國驅逐國際盜匪，竭盡其應盡的天職。這在中國民族復興史上，他們是用鮮血繪成一幅美麗的圖畫，用砲聲吟成一曲悲壯的詩歌。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壯士們的勇敢，激動我到戰地觀察的趣味，便乘了紅十字會的救護車，和十個救護隊員到羅店去。我也穿上救護隊員的制服（草綠色的中山服）背上雜物袋，戴上鋼盔，儼然一個救護隊員了。本月十日的午後四點鐘，我們由雲南路雲龍川菜館（這兒是隊部地址）出發，在車篷上，僞

師着許多矮小的竹樹，市民們看着我們這些匿在竹林中的救護隊，都現出同情和鼓舞的臉色，知道我們是去救護戰地忠勇的傷兵的。

一會兒天下雨了，車篷上的竹林，落着無數量的雨珠，濕透我們的衣服。留在車上的傷兵，血痕裏浸透了雨水，發出一種刺鼻的氣味，但是我們嗅着這氣味，彷彿是沁人心脾的異香，因為這是我們的弟兄爲祖國所流的血啊！

車出楓林橋到中山路，街上冷靜得像僵死的長蛇，敵機投下的炸彈，灼燒得千瘡百孔的，兩旁的房屋，有的被主人遺棄了，有的只剩下四壁兀立，空無一物，有的也被敵機轟炸了。路旁的汽車，有的拋了鏽，呆呆的無法走動，有的也被炸而殘廢了，只有田野的稻禾，還表現豐年的蔥鬱。

到了大場，我們的防禦工事，真同鋼鐵一般，哨兵們英俊地站立着，令人肅然起敬，準備決死的隊伍，都荷槍實彈，聽不到絲毫咳嗽的聲音。

車穿大場五分鐘，天空發現敵機了。隊長命令停車，全體隊員都跳下車來，各自散在田野，找尋掩護，在這慌亂中大家都很鎮靜。三分鐘後，敵機逸去了。我們又繼續向前進。

到顧家鎮後，距前線更切近了，大砲的聲音，清晰的步槍，到達第三道防線了，車兒慢慢行，槍聲與殺聲，聽得異常的清楚。我們的車子，裝着二十個輕傷的士兵，六個重傷的，便轉向上海來，時間是下午七句鐘，蒼茫的暮色，蓋遍了大地。

在歸途中，車燈不能打開，人在前面引導，車子跟隨着走，到顧家鎮，爲傷兵們辦入院手續，填傷單，開粗餉，發獎金，驗傷點名，足足費了一點半鐘，才繼續開行，不到一刻鐘，敵機又在頭頂盤旋，

救護與慰勞

救 我們停着車，隊員一個個跳下車來，轟隆隆地投下兩個炸彈，離我們的車僅百多「米遠」，一個胆小的隊員，驚駭得哭出聲來，有一個隊員的耳朵都被聲音震壞了，叫他上車，他直盲然不知所云。

與 一會兒敵人在天空中燃放照明彈了，像一顆亮晶晶的星星照澈在空中，很清楚地暴露着四野的情景，但頭上却沒有敵機的聲習，車開近上海，看見閘北，虹口，……：一帶的房屋浴在巨大的火光裏，如在白晝一般。駛近法租界把受傷的弟兄們送入醫院，我們這一日工作，才算告了一個段落。

勞 這一次因抗戰受傷的伙伴們，雖然鮮血還在直流，面容上不但無怨言，連嘆息痛苦的聲習都沒有，甚至還是歡樂笑談，一如平時呢！（永麟文藝月刊）

抗戰中的上海家庭婦女

——家庭婦女戰時服務團第一次集會特寫——

在辣斐德路中華女子職業學校中，清冷的剪刀與軋軋的縫機聲裏，我們五十多個聚集在會堂內的不同型式與不同環境的家庭婦女，都懷抱着充沛的熱情與共同的目標！——怎樣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負起了我們應有的天職。我們沒有空喊的口號，沒有深奧的大道理，只有切切實實地苦幹精神。我們要聯合每一個家庭，配合每一個有用的份子，在這抗戰期中，貢獻出我們整個的婦女的力量！

沒有忘記，今天是九月十三日，正是上海神聖抗戰的週月，當大家停歇了剪刀縫機靜聽主席致詞的當兒，誰也會默想到，這一月，在黃浦江濱，在吳淞口岸，我軍浴血抗戰，予敵人以重大打擊，獲得

世界廣泛的同情。爲着長期抗戰的堅持和最後勝利的取得，我們後方的婦女，如何團結起來負這重大的任務：「使自己的家庭簡單化，紀律化，率領兒女過戰時的生活，免除一切奢華遊惰，節省金錢，捐助抗戰；激勵丈夫，教導兒女，參加抗戰工作和殺敵從軍；拿起我們的針線，縫造軍用品，軍衣，鞋，襪，以及其他；救濟并救養老弱失依的難民和戰士的家族，學習防空防毒救護等常識，準備隨時服務軍伍，」——這都是我們宣言中切實的句子！

爲了使大家有系統地對抗戰現勢與前途有更明確的認識，我們很感謝錢俊瑞先生今天在會上對我們的演講。他說明了中國對日抗戰的持久與最後勝利的把握；分析敵人對整個中國侵略步驟是同時擾亂華北華南華中，而重心是側重華北方面。對華中華南的侵略。第一是企圖減輕了中國抗戰力量的集中，第二是使全國金融總匯的樞紐感受到威脅和破壞，增強了一般恐日病分子的寒心，更從過去的「一二八」聯想到現在的「八一三」上海抗戰中軍民合作的精神，指出了目前爲防止漢奸而間接阻止了民衆運動的錯誤。演講的終結。來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隨着演講之後，就是討論團章和選舉負責團體人員。全團的組織分訓練，縫紉，兒童教育，徵募，救濟與總務之部；即席舉出杜君慧，古國鳳，樊英，凌芝潤，高靜宜，徐鏡平，杜君恕，韓先綬，余若萍等九人爲團務常委，各團員分別填寫參加工作的表格，在熱烈的討論中，一切團務都有大概的籌劃。

充滿了抗敵情緒的「中國婦女抗敵歌」，由鄭律成先生的指導，大家同聲學習演唱，剪刀聲裏，瀾漫着一片沉壯的歌聲：

「戰到最後的一天，守到最後的一天！」（九，十二，妻妻聯合旬刊）

傷兵病院速寫

傷兵病院速寫

一六四

病房裏的每扇窗戶，都毫無遮擋地敞開着，却依舊十分鬱熱。陽光烘炙着每張床鋪，照亮了每個角落。汗臭和藥臭混在一起，窒息着整個房間。

大半傷兵都睡熟了，就是不睡熟的，也在假寐。在深沉的靜寂中，可以聽到營營的蒼蠅聲。獨有吳榮在低低地唱着她每天唱的道遙：

「道遙，好耍又好嫖，

心想美香姣，

一走走到日本女學校；

嘿，脚登高跟鞋，

手提銀皮包……」

他的聲音很輕微，却也很淫蕩，咀咒和喝彩，同時爆發了出來。所有的人一下都醒了。睡在靠窗的陳德山，擦了攢攢腫的腫眼，就亂七八糟地吹起口哨來。於是唱京戲的聲音，喊口令的聲音，說笑的聲音，換藥和呻吟的聲音，都亂紛紛的接着而起。

戴平却覺得渾身不快。他的腳筋像給刀切斷似的疼痛，抽搦得非常厲害。靠近屁股的傷口，也燒着熱鐵似的又痛又難受。爲着解悶，他回睡在對向的李超羣，摸彷彿着日本機關槍的聲音：

救護與慰勞

，是朋友，也是同志，大家一塊兒過活，掛念家幹嗎？你想，沒有國還有家嗎？」

說話的是謝嘉平，他和吳榮是隔鄰。他的話打動着吳榮，也打動着別的人。他原有些善於說話的聲譽。

飛機不斷地翱翔，砲聲不斷地震響。鬱熱，汗臭，糞臭，也依舊塞塞着每個人的呼吸。每個人都感到醫院生活的單調苦悶，每個人都想再上前綫去拚個痛快。

在營營的蒼蠅聲中，大家又昏昏欲睡了。一個綽號張大砲的在沉悶地誇耀着砲兵：

「我以前進過砲兵學校。隨便那個砲兵都當得了步兵的官長，步兵的官長呢，哼，却還當不了一個極起碼的砲兵！這次要不是砲兵，你們想我們可能打得贏日本嗎？」

「吹什麼牛？張大砲！有本領向日本鬼吹去吧！我們以前的西北軍，那才是……」

李尚發憤憤地喊着，他是除了西北軍以外，就不承認還有別的優良的軍隊。偏見和狹窄的度量，使他變成很容易動怒。除了他的粗獷子以外，還有人在抱怨着開水不開，也有人在怪醫院不替他天天都照太陽燈。

「照相！照相！」

院長的兒子忽然滿頭是汗地大喊着跑了進來，他帶來一架照相機。這衝動着每一個傷兵。他們個個都是精神抖擻地，有的坐着，有的側臥着，只有那些因為動彈不得，不能不直直地原樣地縮着的，才在臉上露出惋惜的悵悵的表情。最神氣活現的還是吳榮，雖則他原不抽煙，可是爲了裝樣子，他的嘴上也啣着一枝香煙。他手裏拿着一份隔天的報紙，還戴起一付黑色的眼鏡。他大笑著說道：

救護與慰勞

「我們要留芳百世！」

「不，你只配遺臭萬年！」

一陣哄笑。幾個看護也興趣很濃厚地穿起傷兵的服裝，戴起防毒面具和一頂沉甸甸的鋼盔，站在近窗的地方。

「娘子軍，這沒有什麼好玩，總有一天歸到你們的，徵兵是不分男女的呢。」
「她們會打仗——嘿，仗打她們！」

在病房各處，都竊竊地響着愉快的裂帛似的笑聲。這清脆而且富於溫情的笑聲，激盪着和撫慰着每個受創的心靈，使得會做幾句舊詩的謝嘉平，又得意洋洋地吟誦起自己新做的一首感謝護士某小姐來：

「馬革不得裹屍還，

創傷一夢若邯鄲；

要使青燐飛白骨，

何勞巾幗欠嗷寒！」

但是沒有人欣賞他，他們都在驕張大砲大談其「剿共」的經歷：

「這些『共×』真厲害，他們爬山直像飛似的。在松潘我們幾乎凍死，餓死，那裏住着一些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苗子……他們生食，却和『共×』打交道……啊，那邊的雪真大啊……『共×』倒蠻好，我們的俘虜，沒有傷的，如果願意住在那邊就住在那邊，如果不願意，他們就給你兩塊錢，幾斤米，一條豬肉，平平安安的送你回來；帶傷的，竟會送你五塊錢……他們說弟兄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

救 護 與 慰 勞

國人……真會說……」

「有理。東洋人可不饒你啦！他們不是割你的鼻子，就是挖你的心肺……『共×』究竟是自己人，聽說現在他們已經改編成第八路軍，擁護我們的蔣委員長……」

張大炮聽到他一同暗中佩服的謝嘉平的贊許，談得更起勁了。他描寫着如何在江西好幾個月沒有鹽吃，如何他有次一個人竟盡跑了七個『共×』，他還說『共×』抗日一定是第一號能手。

大炮又陸續地響起來了，沉悶而且笨重，還不時地間雜着機關槍的聲音。大家都屏息地聽着，憂鬱地想起在火線上受難的同志。吳榮又一起他的老調來，只是聲音已經響亮得多了，唱完逍遙遊後他又朗誦着新頒下來的『連坐法』，一面還輕輕地發着牢騷：

「這次養傷費只領到五塊錢，『一二八』的時候却有……這次慰勞的人也少得奇怪，上次有位小姐答應給我買雙襪子和一雙鞋子，却至今沒有消息……鬼知道是什麼玩意……」

他以為沒有人會聽到他的抱怨，但出乎意外的，竟馬上有人厲聲地反駁他說：

「五塊錢還嫌少嗎？多少難民連飯也沒有吃哩……這次抗戰是為國為民，我謝嘉平就是一個錢領不到也不抱怨……」

「說得對，說得對！」

「有理，我們都是為國為民，怕什麼犧牲！算什麼利害！」

狂許的聲音，似雷的震響起來。吳榮滿臉羞愧地低下了自己的頭，口吃吃的辯護着說：

「我不是那樣的意思……我不是那樣的意思……難道我不是一個中國的軍人嗎？……你們看我不是

和你們一樣的帶着傷嗎？……」（何家槐）

傷兵醫院問傷兵

馬路上，太陽灼熱着每一個人的頭頂，人們流着汗匆忙的走着，我們一行共四個人，擠過了人羣，踏進了×××戲院的後門，裏面剛到了幾個人，慢慢他才陸續到齊，於是孫慎先生指揮音樂界的一些人練習歌曲……慰勞歌，自衛歌，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等，大家都興奮的唱着。

出發的時候已經十點鐘了，在前面打着戲劇，文藝，音樂界慰勞團的小旗子，五十幾個人高興的走到了××路的傷兵醫院，經過一番交涉和通名的手續以後，我們都到了裏面。

有一位同伴說了幾句慰勞的話語以後，我們就開始唱慰勞歌和一些其他的歌曲，激奮的歌聲，在空間傳佈着，有些輕傷的弟兄們都由床上坐了起來，凝神的靜聽，當我們唱到「守住我們的家鄉，把敵人趕出去」的時候，有一位弟兄感動的伸出了拳頭，「唉，真不錯，我們好了非得多打幾個日本人不可。」

救
護
與
慰
勞

忽然旁邊的一位弟兄由他的枕頭下面摸出一尊小小的銅佛，「你們看，我連他們的老祖宗都給打下來了，」原來這是他光榮的勝利品，我們都觀看，大家都笑了，他們也笑，那麼熟悉的也親切的，好像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樣。

在這一間房間輪流的唱過歌以後，我們就開始了和他們個別的談話，我碰到是一位爽直的山東人，

他高興地滔滔的講述着。

救 護 與 慰 勞

「我打過好多年的仗了（剿匪的戰爭），可是都沒掛過彩，這次可真痛快啊，我們跟鬼子們拚，他們真不中用，衝鋒時只會逃，所以弟兄們受的都是大砲和炸彈的傷，槍傷是很少的，這次，我想，再下去我們一定會贏的，我們有着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呢，而他們就不同，死一個人他們的損失就很大了。」

接着我們又談到他的家庭，家裏人什麼也沒了，只有我一個光杆兒，我鄉下還有十畝地，一個人種着吃也够過活了，本來我是請假回鄉去的，可是聽說這次是跟日本人打，所以我趕緊來了，你說，國要沒有了，我那十畝地又怎麼能够保得住呢？他的眼睛裏晶亮着誠懇的光彩，我坐在旁邊，除了表示讚嘆外，簡直就說不出話來。

隣坐在斜對面的床前，在撫問着另外一位弟兄，「你們的傷正是最光榮的記號，和你們的長官所受到的勛章一樣光榮。」弟兄們聽見後都高興起來，天真地舉出傷口相互的誇視着，於是大家都笑了，那麼熟悉的也親切的，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樣。

鐘已經指到十二點，該是他們吃飯的時間了，我們相互的道了「再見」。

走出院門，英爽的影子還在眼前跳躍着，我默默地祝他們早日痊癒。

受傷鬥士訪問記

二十世紀的象徵爲天空的征服，所以「誰快誰就勝利」，「無空防即無國防」，領空權的拱衛，係

構成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

敵機此次侵我領空，原想滿載而歸，不料給我英勇無匹的空軍，予以致命的痛擊，自詡為第一流的木更津航空隊，幾於全軍覆沒，給好大喜功的日本軍閥們一個活的教訓，我國無量的生命財產，在我空軍奮力挫敵的偉績下賴以安全，我們對於衛國保民的空中英雄們，令人不勝欽佩感佩。

一個秋陽尚厲的午後，蘊着一股興奮的胸懷，到廣濟醫院去訪問為國負創的空中健兒，醫院在平時給我的印象，常是陰森沉悶的，可是這一次則例外，激昂悲壯的空氣，加緊了我前進的步伐。

空戰受傷的壯士，魁梧奇偉的劉維楨君，傷中要害，不幸於十九夜十時三十分鐘殉國了，在他固求仁得仁，死雖無憾，然處敵人兇焰未滅的今日，將星遽隕，確為一椿無可取償的損失，他籍隸河北，自南開高中卒業後，即考入航校，為該校第六期的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之役，使劉君悲憤填胸，與劉君同駕一機殺敵者為其同學張光繡君，亦受有微傷，現住廣濟醫院醫治，據張君告記者，十四夜，我空軍派機一隊，至曹娥某處警衛，我與劉君同派在該隊服務，十五日上午七時，有敵機十一架經過該地，擬進襲杭州，劉君首先發現，立即與我登機升空迎戰，當時敵機與我機為同時高飛入雲，至海寧上空，我機一架與敵機數架苦戰之結果，當有敵機二架被我機擊中，因我機飛行過速，劉君撞傷頭部，我亦略受微傷，被迫在海寧上空降落，劉君不幸已於十九日下午十時殉國，劉君待人接物，極為誠懇，性情豪爽，尤富愛國熱情云，張君追述劉君遺事至此，不勝神傷，記者以張君尚在負傷休養中，不使久談，旋即告辭而出，劉君此次偉烈犧牲，使敵機不敢輕入杭州上空一步，厥功至偉，但因我殺敵心太切，致撞傷頭部，驚醫束手，竟致不起，歿時年僅二十四歲，惜哉。

救護與慰勞

榮膺此次禦敵空戰首功的是高志航君，六年來的國難家仇，使他不願與倭寇共戴一天，他是遼寧人，現年三十歲，幼功砲科於瀋陽東北砲兵學校，十八歲起即改習航空，曾在法國專研航空兩年，他對於航空特具興趣，願「名」思義，他確是有大「志」於「航」空的，他會娶一俄婦，生兩子，因國府限制空軍官佐與外籍女人結婚，乃賦此離，旋婚一國人，現居南昌，他有六個兄弟，家庭狀況甚佳，他傷在右臂，槍彈昨已經醫生用手術取出，病勢已大見減輕，不久即可出院殺敵，他說空軍人員應做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之德國紅武士律特豪奮，即退一步，亦應做一個空軍烈士，他這種壯志豪情，真令人敬佩不已。

還有徐漢靈君，餘姚人，年二十三歲，父母均健在，業商，雁行有四，他先後肄業於上海聖芳濟及青年會中學，亦為航校第六期畢業生，十五日之戰，彈中大帥，左手大姆指臂中指皆受創去一節，肺部之彈，二十日晨，已安然取出，神態明朗，他撫卹口說，「這是敵人給我的禮物，將來我當加倍送還他們，」態度堅決，溢於言表，當他十四夜在曹娥江畔發現敵機時，倉卒應戰，連保險傘保險帶都沒扣上，左手受傷後，不肯下降，仍運用右手迎戰，一直到敵機慘敗，任務完成後，方從容賦歸。

錢君國助係航校的飛行教官，頭部傷勢漸痊，約一週後可以出院，他稟性沉毅，敏默寡言，惟對於最近杭州人民的紛紛搬家，尤其是利用公家汽車搬運私人物件的公務人員和市上商店的紛紛關門，認為一樁奇恥大辱的事，希望國人，在空襲的時候，大家都鎮靜，勿使這位呻吟於病榻的志士有所傷感。

此外尚有王廣英張光穎曹鼎漢黃可寬四君，傷勢均甚輕微，不久就可出院繼續殺敵了。

最後高志航君很莊重的說，「我國目前空軍的實力，雖可與敵人較一日之短長，然全面抗戰，曠日

救護與慰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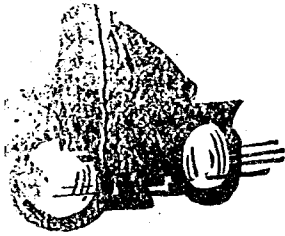
持久，必須多方補充。方克有濟，此事刻不容緩，一言訖即自動脫下其白金戒指一只，作為國防獻金，籲請舉國同胞，踴躍解囊，用以購機救國，稍受輕傷的錢國助曹鼎漢兩君，亦各立捐法幣十元，俾集腋成裘，充實國防。

為國負傷的空中英雄們，其身雖在病榻，其心則無時不以國族為念，捐戒助金，唯恐不及，一般愛財若命的人們，視此能不愧死。



救護與慰勞

受傷騎士訪問記



被難的一羣

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

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母親們！請你們來看一看這一個可愛的小姑娘。你們會說：「啊！怎麼這個小姑娘的膀子已經沒有了呢！」是的，她的小手已經給日本飛機的炸彈炸斷了！這是值得日本飛行家大書而特書的功績：「八月十六日我機轟炸蘇州城外老五團，將附近民房炸毀，中國小孩的手臂，被我炸去

！」
有一個英國婦人說：「日本飛機即最勇敢的時候，便是在他們屠殺中國平民的時候。」這一個小孩子，便是日本飛行家「勇敢」的證據。因為我同這個可憐的小姑娘常有接觸，所以願意把這小姑娘的遭遇，向讀者和世界人士報告一下。

被難的一羣
八月十六日的上午日本飛機到蘇州轟炸城外老五團，因為他們以為那裏有中國的飛機場，結果轟炸毀了老五團附近的幾間民房，炸死了許多無辜的平民。那天下午，我正在某醫院服務傷兵，担架夫抬了一個血淋淋的小孩子進來。我們趕快帶着看護把小孩子檯到手術台上去。我們問担架夫這孩子是從那裏來的？他們說：「我們從老五團的瓦礫堆裏找到這一個小孩子。另外有幾個大人和小孩子都已經炸死了。最慘的是一個女人，正抱着一個小孩子在那裏喂奶。那女人的胸部已經炸成一個大洞，孩子的小腦

被

袋也炸裂了，然而這女人還抱着那孩子不放，那孩子還含着他母親的奶頭。還有一個小孩子的肚子給炸破了，他手裏面還抓緊一隻皮球。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子，撲在地上死了，等我們拉開這男屍，才發見這邊活著的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這好像是一個小家庭，現在全室都炸死了，而這個小姑娘是因為受了父親的保護，才沒有炸死，可是她也被炸得渾身是血了！

我們去端詳這躺在手術台上的小姑娘，她有一頭烏黑的頭髮，有一個可愛的小臉。她已經昏迷了，血和泥包住了她全身，T醫生很快地把她的小衣服剪去了，再叫看護用水洗去了身上的血跡，這是一個長得頂胖的小孩子。我們發見她身上並沒有傷，這是因為她父親把她蓋住了的緣故，可是她的左手已經被炸去了大半段，骨頭已經被炸得粉碎，小手變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堆。她靜靜躺在手術台上，血不住的從左手流出來，看吧！這是一個犧牲在日本飛機轟炸下的小姑娘！

看護們禁不住流出同情的眼淚。T醫生搖着頭說：「在歐戰的時候，我也在前方服務，但是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對於婦孺隨意轟炸的殘暴行為！日本人已完全失去了人性，變成殘忍的野獸了！」

「這孩子有希望嗎？」我問T醫生。

T醫生撥開她的隨人，細細的看了一下，再摸一摸她右手的脈息，他說：「這孩子還有希望，現在不過是暫時昏迷過去。可是她的左手已經斷了，我們必須把炸壞的部份完全割去，免得糜爛，使她全身中毒，同時我們必須止住她的血。」T醫生一面搖着頭，痛罵日本人的殘忍，一面很快地把小姑娘左臂上的腐肉剪去，包好她的傷處。

小姑娘的性命是保全了，但是她的左手已經沒有了，她從此變成一個殘廢的人。我們天天去看她，

因爲這小姑娘長得真可愛。她的身體很好，所以兩星期以後她的創口已經生出新肉。

有一天清早，我去看她，她還熟睡着，像一個小天使一樣。她聽見了我的聲音，便睜開一對烏黑的大眼睛對我望着。很明顯的她有一個問題要求我答覆。她說：「劉先生！怎麼你天天來，我的爸爸和媽媽不來呢？」我心裏面一陣酸痛，事實上她已經是一個殘廢的孤兒，但是她那顆小小的心怎麼經得這重大的打擊呢？我祇好問她說：「小妹妹！等你好了以後，你爸爸和媽媽一定要來領你出去。」

她說：「劉先生，我夢回家，媽媽爸爸頂愛我，哥哥有皮球，我也有，小弟弟頂好玩！他們一定很惦念我！」我沒有話答復她。我心裏在說：「小妹妹！你的家呢？」

再過一個星期，她完全好了。她可以起床，到草地上去玩。整個醫院的人都喜歡她。她真活潑，我買了一個皮球給她，醫院變成她的家，她變成醫院的孩子。

她常去探望躺在床上的傷兵，傷兵們也頂愛她。她問傷兵們：「先生！怎麼你們也像我一樣躺在床上？」

傷兵們說：「因爲我們打日本鬼子受了傷。一她問：「爲什麼我不打日本鬼子也受傷呢！」

傷兵說：「小妹妹！因爲日本鬼子不愛小孩子，看見小孩子還要扔炸彈。」

她握緊了小拳頭很堅決地說，「我還有了一隻手，可以像你們一樣拿着槍去打日本鬼子！」她的決心，她的察視，她的天真，使傷兵們受了深深的感動。我敢斷定這小孩子將來一定會變成一個很堅強的戰士。

被難的一羣

全中國的母親們！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像這個小妹妹一樣地被炸掉了一隻小手，你們有什麼感覺呢？日本強盜已經瘋狂了，他們隨便殘殺沒有自衛力的女人和小孩！你和你的孩子有隨時被殘殺的可能！如果不起走這個野心的強盜，我們孩子們的生命沒有保障。看見日本強盜，我們用不着怕，因為他們是隻紙糊的老虎，我們應該鼓勵全中成的男子來打死他；對於正在戳破日本紙老虎的前線將士們，我們應該爲他們縫衣，做手套，煮飯，洗衣和一切的事情。爲着我們孩子的安全，我們應該這樣做。

全世界的母親們！對於這一羣屠殺人類母親和孩子的兇手，我們應該給他們一個有力的制裁。我們應該勸丈夫們不要再買日本貨。看他們那裏再有錢來製造屠殺無辜婦孺的炸彈？

日本帝國主義的末日到了，因爲他們的暴行已經激動了世界的公憤。（劉良模抗戰三日刊）

辦難民收容所經過

抗戰在熱烈的盼望中終於爆發了，我參加了一個婦女團體的救濟隊，想担任些救濟工作。

在飛機轟轟聲中，開着會員分組會議，情緒當然很熱烈的；可是在開會後，在家等了兩天，不見隊長叫我工作，於是就拖了一個同隊的朋友去找隊長。

隊長原來在草一個難民救濟隊的工作大綱。她說：「這工夫非常重要，等草好了大綱之後再談別的，情是你們高興的話，可以幫我抄寫抄寫。」看樣子她那個大綱不是一天兩天就可草完，而難民却如瀕

水般的向租界裏湧來。開戰後的兩天中，正下着大雨，成百成千的難民就在大雨中淋着，在街頭流浪，而我們的隊長的興趣顯然專注在那個大綱上，對這些很漠然，我們就想自己去找事做了。

我們向仁濟堂跑去，轉了許多處，請問了許多人，摸到了市救濟會的秘書處。我們告訴他們，我們要請他們派到收容所去服務，第一，他們說女的就不怎樣合用；第二，他們那邊的服務人員都有保人，言下對我們就有不信任的意思。

從秘書處下來，心中頗懊喪，忽然想到我們的那婦女團體還存着一些從各方募來的錢，想來自己也許還可以。於是再回到秘書處告訴了他們這點意思。有一個人就攤出了一批學校的名單，叫我們揀一個地址和我們適合的去接洽。一個人代我們寫了介紹信。我們拿了信，總算借到了一個學校。

關於經費問題，我們團體的負責人表示叫會裏維持幾天還可以，長久維持是不行的，請市救濟會幫助時，秘書處的人說：「這無論如何談不到，你們自己辦就是你們自己辦，要我們這裏出錢，那須是我們收的難民。」不過這問題經過了多方的疏通，也總算解決，難民啃了幾天燒餅之後也領到了市救濟會分來的糧食。

在收容難民的前一刻，我們臨時印了登記表，分姓名，籍貫，年歲，住址，職業，收入，狀況，家庭狀況等幾項。第一天晚上收了相近一百的難民。

第二天，我們訂了一張難民生活日程表：六時起身，六時至十時講時事給他們聽，十時吃第一次飯，十時到下午五時，想就他們的生活和他們談話，或教他們一些技能，五時吃第二次飯，五時至九時教他們唱歌或演戲給他們看。

淺難的一羣

困難在難民收來後，一個趕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需要服務的人。照理在沒有收難民之前，這問題就該好好地安排好，不過救濟隊名軍在隊長手裏，他還在細細的分着隊，一時不可能調到人，臨時找到了六個願意整天整夜爲難民服務的人。有了服務的人，頓時所裏就有了秩序起來。把難民編了號，分了隊，這些常用服務的人，每人領一小隊。從極微小的事情開始，如教難民吐痰必須吐在痰盂裏，勸他們不要哭泣，要互相要好等。

難民初進來的一晚，我們忙得沒有功夫去叫他們注意清潔，第二天各處地方都需要打掃了。我們想了一個打掃的方法，叫難民來執行。起先我們說時，他們不大理睬，後來我們告訴他們，這事該他們自己來做，并且是有面子的事。說了就有幾個人笑着告奮勇的站起來自做了，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到我們以後管理將不發生多大困難了。果然以後倒痰盂，掃地，泡水，燒飯，這些事都是難民自己來做了。

救濟難民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在我們把難民收進不久之後，就有許多人捐送東西來，如燒餅，餅乾，饅頭等等，還有一個燒糖單獨的捐了一元錢。有許多平常應用的東西也是去向外面捐來的。難民吃飯需要碗，買碗需要一筆不小的經費，我們想了一個方法叫兩個人抬一隻桶到附近人家，請每一家人家捐一隻碗，有家人家捐了十幾隻碗給我們，結果我們捐來了很多的碗。

事後雖然隊長看我太越權，自由行動，硬把我推出了收容所，可是我拉去的其餘隊員，隊長到底爲了收容所的需要，不便一概免職，現在這收容所仍秩序井然地辦着，我雖然被趕，心裏倒很怡然，我們可用我們的力，打開各種緊閉着的門。門開了辦法有了，誰願來照樣幹，這是不成問題的事。

逃難日記

九月二十七日天氣陰沉，可是沒有下雨。今天，我們要離開上海了。下雨似乎比天晴更好，據說雨天和霧天不便飛行，敵機或者不來投彈，路上比較安全，可憐的逃難者的心情！

早起，妻對我說：「我們逃難來的又逃難去！」這話裏含有無數酸辛應該說是（Some thing）引起了我的一聲長嘆。我說：「遭難是整個民族，個人的苦難算得什麼。整個民族得救，我們也得救了，」我的話雖然如此，却因妻而回到十年前的個人的舊夢，不覺很詫異地叫妻一聲；一喂，真是湊巧，你記得嗎？那一年我從長沙逃難出來，正是九月二十八日，今年從上海逃難回去，恰巧又是九月二十七日，整整十年，不多不少，這不是很奇怪的嗎？妻也很有感觸地添出一聲長嘆。原來同樣逃難，却是大有區別。不僅一來一去的路向不同，心情更是兩樣。當初逃出長沙的時候，自相殘殺，人心皇皇，誰友誰敵，分不清楚，是非反正，更不必說。記得那時最該感謝的倒是一個新交的朋友曹雲松先生，不但他肯容留我這個歹人在家，最後還得到他的助力，我纔能够成行。生平師友，倘止十萬，數數生死患難之交，他却是第一個。他在我六親不認的時候，竟一見如故，敢認我做一個朋友呀！如今逃開上海，雖說此地也是人心惶惶，可是所怕的只是外來的強寇，除了大小漢奸，一切政見不同的黨派都在精誠團結，共同抗敵，至少目前少見自相殘殺的慘象了。在我個人也減少了「舉國皆吾敵」或「世人皆欲殺」的恐怖。何況滿眼都是逃難的難友，便是在上海不逃的許多朋友，也都關心我們路上的安全，尤其是王魯彥

被難的羣

被 難 的 一 羣

先生今天來了兩次。我對妻說：「如果爲了路上的安全，我們倒不必嘆氣。後方逃難的還怕死，前方殺敵的又怎樣呢？我們不能倚視目前一家路上的安全，應該爲前方將士祈禱，并須想想將來怎樣對爲國而死的將士及其遺族。」妻說：「我們自己並不必怕，總爲小孩子擔心。」我說：「不錯，小孩子是在我們更後的後備軍，我們當然要留心他們路上的安全，我們逃難原是爲了好好地安置他們罷了！」

下午四時，我們從寓所上汽車出發了，除了我們夫婦兒女一家六口外，同行的有親戚劉志衡先生，復旦畢業同學王定華先生。六時一刻，趁京滬特別快車從上海西站出發。到松江已見燈火。車行不久，就停了，徒步過鐵橋，冥途暗索，頗有戒心。幸而已將行李四件買了行李票，不必親自攜帶。只一小提，已擠出了劉先生一身大汗。要不是有劉先生開道，王先生殿後，我們帶了四個孩子，不被擠到水裏，也要把頂小的一個孩子擠個半死，說不定擠出車箱，有個把孩子擠斷手脚。

上車了，就在車上過了一夜。四個孩子算是勉強安睡，我們合眼的時候就不多了。

二十八日午前十一時一刻到了南京下關車站，我們手提的籃子衣包，因爲劉先生帶了上海救濟會通行證，免予檢查。同時站上軍警叫人快走，說是空襲警報快要來了。雇了五部黃包車，不一刻就到了下關輪船碼頭。剛好下車付錢，警報來了，往何處去呢？望見瀛洲旅館大門半掩，待要進去，遇見了胡鳳先生，他正在躲避。旅館茶房并不招待客人。再向前進一點，就是東方大旅社，我們不管他招待不招待，將手提小行李直塞進去。此時旅社內人也很多，軍人佔大半，找不到坐位，我只好招呼女人和孩子把包裹等件放在地上，坐了下來。

我同劉玉兩先生因爲從昨晚起沒有吃飯，今天又有兩頓不會吃到東西，一同出門去找吃飯館子。不

被難的一羣

料走了好遠，店門都是緊閉，不做生意，正在飢腸轆轆，疲乏已極的辰光，緊急警報來了，得上斷絕行人。我們只好站在街邊一個小房子的角落裏躲避。

采立了個多鐘頭，實在俄得疲乏極了。我們試試從街邊屋簷慢慢走過，回到旅館。頂小的申兒已經餓得睡在一個小箱子上，竟睡着了。想開一間房子，老板總是拒絕，不是說沒有飯吃，連開水也沒有喝，便是說沒有茶房招待。好容易交涉到開了一間房子。

警報解除了，已是午後三時。

我們一家出去找飯吃，幾乎要走到挹江門，纔找到一個麵館，可是只有起碼的陽春麵，每人費五分錢吃一碗麵，算是飽吃一餐。

劉王兩先生去找船，取行李。他們先到招商局找了一個朋友，說是今天午後五點多鐘就有船開，船名江新。房艙票快要買完了，劉先生就搶先買了船票。不料回頭到車站去取行李，行李車竟沒有到。船票已買，怎麼辦呢？劉先生慨然自任留守，囑我們趁船先回。我因為內人有病，孩子又多，找不到旅館，又因為劉先生有朋友在招商局做事，食宿安全都不成問題，所以就贊同了他的主張。

「行李究竟什麼時候有取呢？」

我內人很擔心替我們取行李的劉先生的安全，自然還掛慮到她的衣服。原來我們動身的時候，怕逃不出來，不能多帶行李。決定光帶我女人的衣服，而且是比較新一點的，舊的不帶。其次帶我的西服，小孩子的比較不值錢，無論冬夏新舊，一律不帶。此外就只帶被包了。不能帶起走的衣服，就和其他傢私器物一樣，留在寓所。本來我們家可以把房子連具一起租頂。只因當初我以為復旦大學可以在滬開學

被 難 的 一 羣

決定不走。許多朋友就把他們不能帶走的東西都寄到我家裏來。計有曹雲松廖伯華唐錦濤余太太幾家的箱子器物。雖說他們已經聲明我走的時候可以丟掉。可是在我，總以為我走而不丟掉，於心更安。本來我的房子可以頂得三百元左右，還了欠租，尚有百多元賺頭可作旅費。在我臨走的前一二日詩人穆木天任鈞兩先生的房子，各人都頂了兩百幾十元。他們的房子都距南市較近，又都只有兩層，沒有衛生設備，而且不及我的房子油漆一新，居然以重價頂了出去，我的房子比頂三百元還當更倍，何況我的器物較多或許較好呢。因為保存朋友們的行李的一個念頭，就找了一個朋友介紹給我的一個朋友。正在郵局做事的唐先生來住。據說他很留心我的文章。我並不懷疑到他這一個不可信賴的人。我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通通讓給他，不要他付代價，而且我欠的房租，我已囑照地產公司看門人收租入由我負責清償。臨走的時候，我還親自叫汽車到公司去一趟，告訴公司負責人，我願負責到底，我有什麼職業，我到那裏就業。不付目前房租，更不付以前欠租，這是此時上海通行辦法，不止我陳某一人，公司負責人當就理解到這一點，並沒有非難。當時我們談話兩三分鐘，就由他替我叫了一部汽車把我送到車站。爲了不能帶走的東西竟費了這許多周折，如今帶走的東西又要留在南京候取，真是麻煩。不過轉念到無數人喪失了生命，無數閩人喪失了幾百萬幾千萬的財產，覺得寒家的幾隻破箱，幾件破衣，幾本破書，又怎值得計較！

晚邊六時我們一家及王先生都上了江新船，只留劉先生在南京，我的心裏竟是不安，但是除了如此，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久劉先生同他的朋友在招商局做事的王先生來看我們，我倒很感謝他們的周到，同時也覺得劉先生留在南京，食宿上或許沒有多的困難。

很晚船纔移動，我已朦朧醒快的熟睡了。

二十九日到三十日，我們蜇居一個房艙，四個小孩子吵鬧得你發昏，可是他們不吵鬧時又轉覺孤寂。一路過蕪湖，過安慶，過九江，我都沒有上岸。船行時，連兩岸迎面而來的景物，我也懶於應接。沽酒一小瓶，不時取王先生所買的罐頭鳳尾魚，及內人準備的路菜醬汁豬肝排骨下酒。

十一月一日午後一時許，船抵漢口。誤聽萬花樓旅館接人的江湖話，把行李搬到旅館，多用幾塊錢，多出幾滴汗。要是船到就由小火輪過江上徐家棚車站，豈不省力省錢？

午後四時許我們過江，遇着車站旁大東飯店李老板來接江。他是湖南湘潭人，對同鄉人頗親切。這種飯店却不同於上海大飯店，只是像我們鄉下大路旁的小飯舖。我們七個人吃了一頓晚飯，只費一塊多錢。託他替我們買車票臥車票，代找臥舖號數，并由他照顧我們的行李上車，先後共給他一塊多錢，他很表示謝意。

六時許，空襲警報來了。我們從車箱裏臥舖上爬起來，小弟弟連鞋子都来不及穿，就用襪子跑路，過鐵路半里許，纔找到一個小屋，停了下來，此時我國飛機兩小隊從武昌上空飛來，又仍然飛去，繞了幾圈，敵機並沒有來。過了許久，纔解除警報，大家吃了一大虛驚。

八時左右，車快要開了，田老五和廖沫河兩位走上車來。原來田回湖南，廖來送行，久別之後，本期而遇，快談了一會。廖走了，車開了，我們大家倒頭便睡，算是安睡了一晚。

十月二日午前小時許，車抵長沙東站。我很欣然的對孩子們說：「我們逃難回來了。」大弟弟笑着說：「我們都是難民呢。」小弟弟沉着臉說：「我們不是難民，我們坐車出過錢的。」引得他的兄弟都

笑了，他自己也笑了。

大家浮着一個笑臉，抱着一個急跳的心，回到了故鄉。（陳子展文學月刊）

參觀產婦收容所後

路旁，簷下，到處流浪着無家可歸的難民，忍着飢，挨着餓，尤其是悽慘的是那些懷着胎兒臨產的孕婦，她們不知道她們分娩的地方，更談不到分娩時母子的安全，與其他難民一樣的漂流着得不到安身之所！

醫院是都供傷兵居住了，難民收容所也管不到她們分娩的事。她們將如何？

惠生助產學校的畢業生們因鑒於被難產婦之急待救濟，便集款籌辦了一所產婦收容所，專收這批被砲轟擊得流離失所的臨產孕婦。

是借萊斐德路隴星小學校的房子。地方雖並不大，僅僅能容二三十位產婦；但光線的充足，與空氣的流通，較之人頭擠擠的難民收容所，是相差天壤了。

共有兩個房間，放着二十來架鐵床，是專供產婦居住的，在一個房間的正中，還放着一架產床，靠壁的一架玻璃櫃子裏，是放着些產婦嬰孩所必需的藥品，是她們向母校捐來的，櫃子下邊，還放着些她們從親友處捐來的嬰孩應用的衣物。當記者去參觀的時候，裏邊只收容了九位臨產的孕婦，她們都是從各救濟團體負責介紹來的，待產後一星期恢復健康後，即送回原來的救濟團體去。其中有一位孕婦已在

被 難 的 一 羣

昨晚分娩了。產了個雙胞胎，據那位領導我去參觀的產科醫師告訴我，這產婦還有個四歲小孩流落在外邊，爲了她自身生活的無着，對那兩個新產的嬰孩，堅決地要把牠送掉，但是送到那兒去呢？育嬰堂裏是太苦了，所以勸她還是自己照料着好。

「但是，她自己還不知道怎樣生活，那裏還養得起這兩個小孩？」這是產婦所不可解決的難題，也是這收容所裏每個孕婦的問題。國家遭難，民衆也遭難，連這初生的無知嬰孩也不得幸免！假使他們生在平安的時代，不都是父母們疼愛的寶貝？我呆望着躺在產婦旁邊床上的血紅無知的一對嬰孩，禁不住地對破壞和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激起無限的憤怒。

產婦無力地躺在床上，護士替她測量着體溫，比平常的體溫略高，大概是因爲產了雙胞胎的缘故。看了這種情景，我也不敢和她說話，怕擾亂她的心情。

幾位孕婦正在吃中飯，談起她們在砲火中的家，眼角頓時濕潤了。

「打得這般兇，不知到那時才了結？」一位不過二十歲上下的孕婦很焦急地嘆息。她的家是在虹口，本是靠她丈夫做銅匠來生活的，她還有兩個孩子，十四日那天從砲火中逃出來後，便躲在四馬路一家汽車房裏住着，因爲她已懷着將近十個月的孕，依她過去的經驗，是該生產的時候了，所以被送到這兒來，但她還一心掛念着流落在外邊的丈夫和孩子。

閘北，虹口的居民，本已受過多次的虛驚，對於這次的事變，總以爲和過去一樣的鬧了幾天就完了，大家不預備跑，直到機關槍架在她家的門口，流彈像雨樣的穿過她的塔壁，才沒命似的逃跑，「將來歸去，怕碗筷也都沒有一隻了！」她們都在担心中。

對於戰爭，她們都熱烈的關心着，頻頻地問我這次戰爭的情形，當我把勝利的消息告訴她們後，憂鬱的臉上，立時放着光彩。

「只要打到底，打勝仗，也就好了！」

她們憤恨地訴說着平時所受的日本人的壓迫與欺侮，只要這次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她們對任何犧牲都是甘心的。

問起她們分娩後怎辦，都茫然不知所答，當然，在這國家遭難的今日，身為難民的她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希望政府當局及從事於婦女工作者注意及之。

產科醫師，護士整天輪流着看護她們，并因產婦與孕婦間。患痢疾的很多，特請一義務醫師，每天來所兩次，爲孕婦們診治。她們很想除孕婦外，爲其他難民醫病，只是藥品太缺乏，一時難於實現，即產婦用的棉花紗布，各藥房都已賣空，苦於無處購辦，此外如強心及鎮靜等藥劑也很缺乏，都需要着外界的捐助。

目下該所還有十來個床位空着，即使這十來個住滿了，她們還準備着與學校方面再商借點房子，把他擴大呢。望各救濟團體及漂流在街頭的臨產孕婦快到那收容所去，得個安全的生產吧！

在死神底黑影下面

做糾察隊員的四〇三號難民急急地走來向我報告：「樓下有個女人發痧哩。」我立刻跟了他走，因為這是非常的病，要傳染的，而且現在正盛行，我要去看看她病得到底怎樣了。

即使是在白天罷，這院子也是黃黑的，兩盞幽幽的電燈，照着這墨黑的人羣。我跟着忠實的糾察隊員走；旁邊有一個老婦在哭泣，我不睬她——而停止在生着虎列拉的所謂發痧的女人的跟前了。

我彎下身去，摸一摸她的額骨，冰冷。再捏一捏她的手心，也冰冷。她閉着她的凹陷的眼睛，呻吟着，吃力地掀動着鼻翼；但她一隻手却護定了她自己的一個最小的孩子，還有兩個大的孩子在偎着她。恐怕就是這三個孩子也曉得他們的媽媽的病是如何沉重了，不然，三張小臉上何以會掛滿了淚的呢！

我苦惱地直起身子來，想：「醫生隔兩天來一次，這該怎麼辦？」

但「想」是要有閒暇的，而這女人的病是到了這麼地步，不許可我再作有閒的空想了。我即刻離開墨黑的人羣，奔上樓去打電話——叫我們的上司去想法：

「哈哈，我們是××收容所，我們這裏一個難民快死了！快要死了！——怎麼？還要等一等嗎？死了怎麼辦呢？——你說他不會死，請你來看看！哈哈，無論如何請設法：她生的虎列拉呀，要傳染哩！而且她已經渾身冰冷了！——是的，渾身冰冷了！只剩了一口氣；快死了！」

說完，我惱怒地將聽筒向電話機上一慣，掛斷了。電話機由此而發出一「啞」的一聲響，清澈地散在

被

這枯燥的屋子裏。「媽的」，我說口地說子，只說「病重」，不說「快死」，他們是不會來把病人接去的，就單讓病人默默地死在收容所裏。」

但用「死」去騙取一條生命的「活」在我是一種難堪的悲哀。

但無奈只有用這一騙才弄得上司到底開來了一輛白汽車，把那全副冰冷的女人接進醫院去了。臨時三個孩子看見了他們的媽媽被人扶上汽車去，齊聲狂哭了。我無法，只得再來「騙」他們。

★

★

★

三個孩子已經不哭，我安心了一點。當我的腳移開這墨黑的人羣時，却被一個人擋住去路了：是個我剛纔沒有睬的老婦。定神一看，她的白髮默默地壓在她的頭腦上，那是人世辛苦的標記，而她的臉却完全浸在淚水裏面了。

「先生，她愈加靠近我一點，嗚咽着說，「我有一件事求你——你來吧。」我就跟她走。

她在她自己的鋪位邊，停下了。那鋪上，那破綻了的蓆子上，四脚洛巴的睡着堆小孩子——也是三個。他們輕微的發肝，在做着白日的好夢。

「我求求先生，我把這三個孩子一起交給你。——我要到外邊去看看去。」

「老太太，沒有要緊的事還是不要到外邊去的好。外邊流殍多，前幾天，先施也不是炸了嗎？人炸死了多少呀！」

「勿，好先生，你——」她抹一抹淚，「我要把這三個孩子交給你。我要去看我的女兒去。我一定要去的！」

「你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呢？」

「在白利南路。在申新一廠。」

「啊，好遠啊——！你坐車子還是跑？」

「自然跑！」

「這麼遠呢，可是——要走二十里！」

「三十里我也要走，我一定要去看我的女兒的，好先生，我求求你罷！我剛在樓梯腳邊，聽說，聽新來的一位爺叔講，申新一廠炸光了，在上半天的九點鐘……一團包眼淚湧出來，她哀號起來了：「我的女兒還不被東洋飛機一起炸光了嗎？……」

別的難民們把我和這哀號的老婦密密地圍住，唏噓着。於是我又只好騙：

「沒有的事！老太太，我上半天到梵王渡去，看見那裏還是好好的，申新怎麼會炸了呢？你別去相信別人的話！」

「勿勿，好先生，我一定要去看着的！我把這三個孩子交給你。我去看，要是我的女兒沒有了，我也不再到這收容所裏來了，我還要活嗎？——那時，你，求求好先生，請你把我的這三個小孩子送到孤兒院去罷！」她幾乎要昏厥過去了，悲痛到了極點。我連忙扶住她，并叫糾察隊馬上拿熱茶來給她喝。

被難的一羣

在死神的黑影下面

一九二

「那末，我就給你去打電話去！」我只得懇懇的對她申說了，「我就給你去打電話去，問問申新一廠看，看到底怎樣，好嗎？」

她也似乎痛楚得無力了，艱難地點了一點頭。只有兩隻凹陷了的眼睛是發閃的：全是淚水啊

★

★

★

打電話的結果非常好：申新一廠的確是很平安的。

我高興極了，就走過去告訴她：「申新一廠沒有炸！」

「啊啊，」她的嘴唇在淚水中掀起，慘然微笑了：「沒有炸嗎？」

「沒有炸！」

「真的嗎？」

「誰騙你呢？」

不過其實，我是「騙」過別人的。單以目前而論，騙上司和騙孩子。但我並不認為我在犯罪或欺侮。而這老婦身邊的三個孩子也委實很安祥，他們仍然輕微的發抖，仍然在做着白日的好夢。我想，他們諒不再是懦怯的痛苦的伙伴，是應該成爲勇敢的快樂的使者的。

★

★

★

第二天上午。因爲另外有點別的事，我沒有到收容所裏去。下午去的時候，一走進門，我被一個聲音罩住了：

「謝謝你呀，先生。」

被難的一羣

抬頭一看，嚨，原來是昨天要到白利南路去的哀號的老婦。她張着一副嘻笑的臉，讓白髮在風口裏抖着，迎着風。但我却莫名其妙了：

「爲什麼要謝我呢？」

「今朝上半天，我到申新一廠去了回來了！」

「啊！怎麼炸了燭？」

「沒有炸，好先生。說是東洋飛機飛是飛過的，飛到別地方去炸去了，沒有炸申新！」

「我原說沒有炸的，是不是？」

「真是，昨天我要是沒有先生，我真是要去尋……」

「那末，現在老太太總可放心了？」

「放心了！你的公館在那裏呢？好先生？」

我大吃一驚，一面想：「我有公館嗎？」想來想去，沒有。有的只是亭子間，亭子間裏有的是吃血的臭虫的羣。堂堂的公館裏怎麼會有臭虫的羣呢？於是我連連的說：

「我沒有公館的！我沒有公館的！」

「你怎麼會沒有？你不要騙我，」她攔着我。「我的女兒對我說，等時局平些，我們一家都要上你的公館來道謝。謝謝你的好心腸！」

「我的心腸也算得好嗎？」對於這慈祥的老婦人，我真地好笑起來了。如其在別人緊急的時候打了一個探詢的電話的人就算「好心腸」，世界上的「好人」將如「過江之鱗」，要漫天塞地了。而實際上

被呢，這些漫天塞地的「好人」們，也的確大抵都有「公館」的！而且大抵是洋房。我同意這老婦的觀察，但一面得要解救自己，因為我被她攔住去路了。

「貴的沒公館！」我把她的手撥開又說：「我真的沒有公館！」便跳上樓梯去。

✱

✱

✱

還只踏進辦公室，電話響了。拿下聽筒來一聽，是上司來的。那消息是多麼糟糕啊！說是，生了虎

羣列拉的女人，昨夜死去了。……

放下聽筒，我渾身淒楚，汗毛淋淋了，耳朵又響着「公館」兩個字的沉重的聲音，這更使我感到了痛苦。但我不由自主地急急地奔下樓去，去看看那死了的女人遺在樓下的三個幼小的孩子。昨天別人把他們的母親扶上汽車的時候，他們是狂哭了的，而現在，他們將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媽媽了。……

但當我走近他們的身傍時，他們正睡著，三個人一道橫在破席上，在做着白日的好夢。我感到一陣辛酸，想伸手摩撫他們，然而停住了。什麼時候才能够把媽媽的消息告訴他們呢？

在苦痛中我忽然堅決地想了：這命運會鍛鍊他們，他們將不再是懦怯的苦痛的伙伴，一定會成爲勇敢的快樂的使者。（九月十二夜半曹白七月）

難民區視察記

淞滬抗戰，轉眼三個月了。在這三個月中，我們英勇的將士，會不斷予強敵以重大打擊。同時，敵

軍的肆意侵略，給予我們的損失，其他的暫擱置不算，單就無家可歸嗷嗷待哺的萬千難民來說，已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我們民衆因爲向無組織，所以一遇大難臨頭，便束手無策，生活馬上成了問題。

同時，因爲戰區的擴大，難民便不斷增加，租界區情形特殊，事實上不能儘量容納，已經收容的，因爲交通阻滯，不能順利地移送內地。新來的大感「却之不忍，受之有限」的困難！

經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的建議，市當局的核准，已在南市劃定了難民區，作戰區難民暫時寄託之所。

這個難民區，東西北三面，都以民國路爲界，成一半圓形，南以方浜路爲界，東自小東門，西至方浜橋，略成一直線。

這個區域，在警區的劃分上，分屬老北門警察所與邑廟警察所。約佔老北門警察所管界的三分之一強，邑廟警察所管界的二分之一。根據兩警所的原有面積，（老北門警察所管界有〇六五方公里，邑廟警察所管界有〇六〇方公里），整個難民區約有七十五方公里。

人口，也根據該兩警所的原有統計，這個難民區，在戰前，約有戶數一萬七千〇九十二戶，現在約有六千三百四十九戶。人口在戰前約有八萬二千七百六十一名，現在約有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名。舖戶在戰前約有二千五百八十二戶，現在約有二千戶左右。

在這個區域裏，公共場所很不少，共約五十八所，除過廟宇、學校、教堂、茶館等場所外，最多的要算各業同業的公所，約有三十多個，大小雖然不同，但均可作收容難民之用。

被難的一羣

收容最多的要算城隍廟和小世界。城隍廟裏預備收容難民的房屋，約有二十餘所，現在收容難民的只有五六所，難民共約八千人。因為昨午才開始，所以一切設備，還未完成。各個收容所的招牌上，多加有「臨時」二字。

還有許多新到的難民，尙未經慈善救濟機關的招待，羣聚在廟內各處的屋簷下，在寒風中縮成一團，因為收容的地點未定，隨身的衣包行李都沒有打開。

廟內除過這些難民分散各處外，到處都是異常的冷落，商舖十九仍閉着門，幾家香燭店雖然開着門，但是沒有看見什麼人去光顧。有一個小茶館裏僅有少數的幾個茶客。另有一家「青蓮室書畫牋扇」的舖戶，正洗刷着門牌，顯然是準備恢復營業。

在難民羣集的廟中，最使人觸目驚心的，倒是幾幅大標語：「要誓雪國恥」，「求人不如求己」。只要各位難胞能夠刻印在腦裏，下決心去實行，我們的國家終有抬頭的一天！

小世界樓上與大家山花園裏（即米業公所）共收容難民約二千餘人，係國際救濟會與仁濟堂送去的。

另外連同糴糧公會、麵粉交易所等處收容的難民，約有二萬餘人。依這區域的廣闊，公共場所的衆多，收容十萬人決不成問題。

因為警權在我們手裏，所以，雖然劃分了難民區，實際上的治安，仍是原來兩個警所分別維持着，並沒有怎樣的改變，僅僅我們的警士手裏，只能持着手槍和木棍。全區警士現在只有一百十名左右，計邑廟警所有六十名，老北門警所有五十餘名，負責指揮者也是邑廟警所長裴達武，老北門警所長沈振華

被難的一羣

，維持普通秩序絕對沒有問題，若強敵要來肆虐，那就不敢說了。

緊接難民區東西北三面的法華民國路，靠法租界方面的屋頂上，都插着法國旗，難民區南邊方浜路，自小東門大昌綢緞局起，沿路高樓上昨天都插了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的旗子。

這個區域，雖然成了和平區域，但是小東門，方浜橋以及沿民國路各路口的防禦工事，仍堆置如故。主持劃區的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對於全區難民收容與管理，都似還沒有着手。昨天下午二時許，國際委員會難民救濟組主席委員饒家駒等，由社會局代表毛雲，警察局督察處長汪大燧等，陪同前往難民區各處視察一週，大致對於本區的佈置，將有一番新規劃。

難民區的成立，就是這樣簡單，我們不能設了難民區就算完事，最主要的，要設法使戰區的難民儘可能的都援救到安全地點，並充分予以給養。同時難民區的一切措置，要努力做到合理化，萬勿只注意收容給養而忽略了教育與訓練！

現在，我軍西移，南市的警察，保衛團，公民訓練隊，仍奉命死守南市，所以南市的血戰，立刻要開始了，方浜路以南的市民，還是很多，有許多市民還糊里糊塗地安居如故，實在危險萬分，急應搬入難民區，免受無謂的犧牲！

住在租界安全地域的市民，對於南市固守的警團，仍應努力接濟，完成他們的任務！尤其對於難民區的救助，更刻不容緩！事實上這個難民區的劃設，給與租界區以極良好的掩護。若沒有這個和平區域，南市的戰事一起，定會影響到租界區的安寧。（十一月十二大公）

一幅流民圖

上海的民衆，大概還都能記得，當憑欄觀瀑的幾天，法租界的大小馬路之上，充塞着從浦東，虹口，楊樹浦等區逃出的難民，那種扶老携幼，背着破席，提着小包，岐路徬徨，流離失所的情況，真是極盡了人世的悲慘！想不到時逾三月，從蘇州河南我軍向後撤退，軍事當局命令南市駐警及一部士兵死守南市之後，使南市及浦東的無數人民，又飽嘗到了流民的悲苦！

坐在家裏安閒享樂的紳士淑女女士們，能誰想像到馬路上驚心動魄的狀態呢？這是昨天黃昏，記者巡視法租界東南一帶所見到的情形。

火光把半天照得煊紅，黑煙像烏雲似的向天空直冒。充塞在各大小馬路上的難民，男女老少，肩挑着箱籠衣包，也有的拿着一條破席，一個小包裹，或幾個瓦鉢，一隻竹蒸籠。……看來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但那是他們的家產，他們血汗的代價所換來的寶物，決不忍拋棄，要攬帶着隨着他們到任何處所。真的，那些東西同他們生命的關切，確比富人的汽車洋樓重要得多。有一個老年婦人。還在生病，怕遭風，頭上裹着一塊黑布，穿着件棉絮繞出的破棉襖，手扶在一個小小女孩的肩上，又喘又咳的向前走着。孩子太多的女人，手裏牽着兩個，懷裏抱着一個，背上還背着一個，她一面走，一面還在回頭望着那火光下的家，她流連着，徘徊着，孩子在喊着：「爹爹怎麼還不來？」他們的爹爹不知是否已葬身在火窟？還是僥倖逃出，也同他們在一個方向奔來？

他們都只知道向前走，走，背了那紅光半天的方向。但究竟走到那兒？那兒是他們安身的地方？這問題，不但縈繞在我的心裏，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是茫然不知吧？

聰明一點的，看見小馬路上洋車廠前停着的洋車，就爬了上去，張起的車篷，可以暫蔽寒露冷風，假若廠主或警察不去干涉，倒也可以坐着度過一夜，到明天再作計劃。還有的是擠在弄堂裏的過得樓下；也有的就坐在人家門前的階上；有的靠在牆根下在哭泣，有的坐在地上在向過路人訴述着逃亡的經過。

但大馬路，小馬路上，充塞着的難民，還是在向前走，走，不停的走。他們究竟走在那兒呢？他們的家，已在紅光黑煙之下化成了灰，化成了什麼都沒有！這流離，這痛苦，這悲慘，是戰爭惠賜給了他們；而這戰爭是日本軍閥要侵略我們的國土，要剝奪我們的生存才造成的。不知他們在茫然前進的時候，也曾想到了那禍根而痛恨，而立志要報仇沒有？（十一月十二日大公）

難民區歸來

被難的

記者家居南市城隍廟東方浜路，我的住所恰巧劃在上海國際救濟會主持的難民區內。從九月十一日起，小世界遊藝場，豫園新春堂，裏園，各茶樓書場，梧桐街天主堂，福佑路回教寺內，均開始收容難民。第一天，單在小世界一處，已有一千多的老弱婦孺。到了十日天早上，城隍廟大殿，星宿殿等各處的廊下；及數百個攤基的幕棚下，突然增至數萬人，但是成羣結隊的難民，從早到晚仍紛紛至齊來。自

被方浜橋起，南沿方浜路，東至小東門，北沿民國路，在這半圓形的北城區中，四周豎立了數十面的紅土委員會，居民難民總數約在十萬人以上。關於辦理難民登記，在福佑路福佑里有一個辦事處，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饒神父則駐在北區救火會樓上，主持一切事宜。記者十日下午在該處訪晤他時，他雖則斷了一隻手臂，十餘年前他在某學校任教職員時，監製焰火，不慎肇禍，致炸損一臂，但是連忙着打電話，巡視難民住所，散發食糧，并且監督法租界的外籍消防員協助救火。從早上起，難民區的自來水突然中斷了，三牌樓忽報火警，該區無處取水，一般見義勇為的消防員都束手無策，幸得法租界救火會協助，用很長的皮帶，從租界方面借水接到火燒場，施行灌救，才告熄滅。但是當居民難民們發覺了水源斷絕，都大起恐慌，老火灶都關門停業，飲料方面受了影響，白米因為沒有水不能燒成飯，變成了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而且自從上海市民食調節會結束後，南市已有四天無處可以買米，大小糟坊醬園都已停業。開門七件少一件都不行，米店關了門，沒有水，粥店也打烊，買不到乾麵豇油，大餅油條都無法

做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發見電流都不通了，於是整個的難民區，都浸在漆黑一團中。當記者在下午七時，離開小東門時，在警察局某區分所的門口，聽見腳邊有一個小孩子的啼聲，用手電燈一照，是一個初生的嬰孩，不知那一個難民遺棄在那裏的，便把她抱了起來，一同到了安全地帶的租界上來。（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時大公）

外人之觀感

日本中央突破計劃之失敗

某外籍軍事專家頃自滬來京，在旅次與記者，述其兩旬來在滬觀察中日戰爭之印象，氏首先對日方此次於猛烈進攻華北之同時，運用重量精兵在滬作戰，認係日本失利之處，其理由爲就日本武裝進攻中國之歷史言，大抵力避對華全而作戰，例如九一八事變時，日本集中進攻力量於滿洲，一二八時，則集中武力於滬滬，未嘗涉及他地，翌年長城之役，則限制進攻範圍於冀北一隅，此蓋皆利用中國當時之積弱與分裂，實行局部武力佔有，此種進攻策略，均可謂爲主動的，且已獲得重要勝利，然而今茲之事態，證明日本不得不一反過去路線，而於華北以及沿海各省，同時發動大軍，於此可見日本至少已發生兩個弱點，第一被追放棄原來戰略，延長戰綫於其意圖以外，第二迫切要求速戰，亦即反映其不能持久之脆弱性，至於日軍在滬作戰之實力，據該氏言，殊爲不可輕視，目下在該處之日陸軍已達七萬人，內有最精悍之久留米師團，即以討日本教導師，現在日本各師團中之機械化部隊，殆皆導源於該師，海軍方面，大小軍艦中不下七十餘艘，艦上之正砲與邊砲合計幾近七百門，此外空軍復有新式爆炸偵察戰鬥等機二百架以上，以如此龐大精銳之武力，爲陸海空聯合之進攻，目的所在，顯欲於極短期內大舉登陸，衝入中國防禦綫之一點虛隙，實行所謂中央突破之謀，但滬戰之初，華軍自閘北虹口猛烈抗擊之結果，

日本中央突破計劃之失敗

外人之觀感

致使日軍在該方準備已久之陸戰陣地失去積極效用，其後乃襲一二八之故技，企圖在瀏河登岸，亦未得逞，遂移主力於浦江下流，擬在吳淞蘆蕩濱及張華濱打出一條血路，將大批陸軍開上陸地，築成陣地，及展開施用坦克車鋼甲等現代武器之戰場，然而每達一處，輒遭擊軍痛擊，其間雖有相當部隊在強烈砲火掩護下得於若干地點登陸，但始終未能遂其深入之目的，反之日軍之「登陸面」日漸展長，如川沙、柳林、月浦，均成伺機衝入之的，無論個別戰績如何，此「登陸面」展長之事實，本身已證明華軍抵抗之成功，蓋至少迄今為止，日軍「中央突破」之機會終未獲得，固屬毫無疑義也，本月二三兩日間，華軍之猛烈反攻，益使此項機會獲得之可能為之減少，該氏末云，中國軍隊數年來在戰略與戰術上之精進，固為吾人意料中事，但如此次所表現者則實足驚人，同時苟非中國年來之統一與整個之進步，恐亦不能造成今日之偉大轉機也。（中央社）

中國軍隊的戰鬥力

英國著名軍事記者并對遠東問題頗有研究的鐵爾曼，（Hess J. Tiltman）最近到上海，赴吳淞碼頭一帶我軍陣地視察，在本月十二日的宇林西報上發表他的感想，對於我國軍隊的戰鬥力倍加贊揚。他的結論是這樣的：

「保衛蘆店吳淞一帶戰綫計長四十哩的中國軍隊，雖然遭遇集中的機械化武力，遭遇素來驍勇善戰的日本軍隊，但仍不屈不撓，沉着應付，其英武與紀律，實在應受最高的稱譽。過去中國軍隊的真相如

何，記者不欲妄加論列，可是現在抗戰的中國軍隊，則無論如何不因敵人砲火的猛烈而後退。」

據鐵爾曼在前綫目視，中國軍隊的防禦工事，都做得非常鞏固，尤其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中國軍隊正在指揮阻止敵軍突破其陣線的準備。戰壕中都有身壯力健裝備完善的士兵堅守着。我以為如果中國軍隊能夠獲得相等於敵軍的砲火威力，扼守重要陣地的堡壘，必定可以表現更偉大的戰績。往往在官方稱為沉寂的夜間，日軍砲火也會向中國軍隊的陣地以及陣地的後面密集轟擊，各種砲彈，飛舞空中，甚至有六吋口徑的，使人回憶起歐戰時西線的情景。

他說，最使人悲愴的，是對於忠勇抗戰的士兵，幾乎完全缺乏醫學上的便利，在前綫受傷的戰士往往由他們的夥伴粗加包紮後，忍受苦痛，等待許多時候，才能運往上海療治，因為救護車只能在夜間馳往戰地，以避免敵方空軍的襲擊，所以即使受了重傷的戰士，也沒有方法迅速離開前綫。

中國紅十字會的志願服務者，冒了生命的危險，奮勇盡職，殊足欽佩。鐵爾曼曾附乘紅十字會的救護車，自戰地裹傷處運回重傷者三十人，在黑暗中駛於彈痕累累的夾道上，恐怖之狀，可以想見。

這一位從前綫歸來的英國記者最近這樣表示：現在保衛上海的有自信力的，紀律嚴明的中國軍隊，跟昔日的軍隊已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忠勇英武，遠非一枝秃筆所可形容。（字林西報）

法軍官談片

記者前日赴法國軍營，與該處法軍官晤談，因記者不諳法語，由周君代為翻譯，該軍官對此次中

外 人 之 觀 感

瀋戰，我軍之奮勇抗戰，表示深切敬佩，該法國軍官，平日亦將日軍估價太高，以爲我與日軍作戰，在軍隊數量爲衡，敵方容或制勝，然中國軍隊之軍械，終不若日軍遠甚，故以爲中國必難抵抗日本，比以近九日來瀋戰情形觀之，日軍攻無不滑，守無不敗，反之，我軍之節節勝利，攻守無不大捷，且我軍隊中所用之新式軍械，與砲手技術之佳，均出於旁觀友邦人士之意外，尤以我空軍出動，助戰之成功，日空軍之失敗，尤出於彼等想象之外，該軍官讀前日京瀋警備司令張治中氏與哈瓦斯記者之談話後，始深信我國軍隊確能使日軍侵略野心受重大打擊，往日日方在外報之種種宣傳，彼等亦覺悟爲日方之謬言，末該軍官詢日軍潛退至蘇州河，被英兵解除武裝之事，是否確實，記者答以此係有人目覩，惟未經關係當局之證實，記者復告以此次之戰爭，蓋已不能用一九三一年瀋戰時之目光，觀測中國之軍隊矣。

外藉記者觀戰記

路透社特約記者威廉·派克，此次在瀋任戰地記者，前日曾赴楊樹浦虹口前線觀察，撰文刊於大陸報，茲茲譯如下。

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破壞景，此刻已復呈現於閘北虹口戰地的每個角落。

記者抵戰地時，戰鬥正烈，子彈橫飛，野砲怒吼，乃爬進日軍壕溝，匍匐機槍旁邊，由沙袋空隙窺望，見路前中國軍人正藏身障礙物後，用機槍對着此邊。

此處路綽寫明是其美路，可通市中心，所以記者可以看見市府大樓，綠瓦紅簷，已砲痕累累，附近

外人觀感

各廠房以及民房亦多敗壞。

兩方陣地，中間隔一小河，相距僅百碼，路上橫臥着一輛被毀的坦車克，還有中國戰士倒臥其上，他們已忠勇的犧牲了，因為陣地相距很近，所以日軍在路上覆一大旗，以免得本國飛機弄錯目標。

記者此次不會看見肉搏戰，很是失望，但日軍的理論是，現代戰爭無需人對人作戰，攻敵但須大砲掩護，再以小鋼砲密集轟擊，再以機槍掃射。

前天砲戰很激烈，日方耗資至少達英金十萬元，而華軍死傷不及二百人。

記者旋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與大川內等談話，記者問前日楊樹浦之戰，是否日方總攻的開始，大川內說，「前日僅是海軍陸戰隊與陸軍聯合作戰的第一天，以後總攻，將全由陸軍担任」。



外人之觀感

外籍記者觀戰記

二〇六

上海退出記

閘北孤軍退出記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閘北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十月三十日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終以有關軍事祕密，未便輕予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在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閘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天然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爲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略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爲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閘北孤軍因爲意志的齊一堅強，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閘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閘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爲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長已費盡了掩護退却的責

上海退出記

任。

敵人劈拍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數量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為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國，帶傷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因為孤軍的奮鬥，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他們全營歸來了！我相信他們個人的信念更加強了！殲敵經驗更多了！在敵人重重包圍中度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緊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將士達成了重重的任務，然後奉命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殲滅幾個敵人，達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誠心地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般靈活的機器地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興奮。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部，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

上海退記

在最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烈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棹上，都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送一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并希望他談談他們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關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三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米，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并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早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揮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裏，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上海退記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了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砲彈，幾個手榴彈，倉庫西南墻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支，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裏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始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喫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僅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綢，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墻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爲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时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躬了，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上海撤退日記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來攻，我們倉裏邊想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寶貴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裏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毯子，灑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縋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們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裏，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

他說着并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

上海退記

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著。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塌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紅土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半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圍壘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他又說：「謝團附係住大陸銀行倉庫裏邊，我們的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條，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圍戰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擔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戰起，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聞津大公）

別上海

上海的黃包車夫，無論你到那裏，只要手一招，便馬上有三四架擁到你的面前，張臂叫喚，搶奪生意。但在十一月初頭這幾天。說是到南車站，他們就掉頭不顧，立刻走開了，一壁還自言自語的說道：「賤錢小事，性命要緊！」

北站失陷鐵手，西站成爲戰場，只一處可以通行的南站，又給敵人正式通知，要舉行更殘酷的轟炸（先前已經炸燬過了），汽車不去，黃包車也拒絕，立在微雨霏沱的街頭，不禁有些茫然；從法國梧桐葉尖上，落下的水滴，濕在後頸窩裏，也竟忘記了舉手揩拭。

籠在烟雨中的都市，已沒有襯托在秋空底下的壯麗，也沒有掩映在朝陽中的明媚了，到處都是朦朧朦朧，暗暗淡淡的。對這住居過五六年的地方，一向因其畸形的發育，造成天堂地獄的兩極端表現，原是沒有什麼好感的，到這時也不知不覺的襲來了說不出的惜別。何況一想到它此後的命運更加忍不住感到無限的淒然！

通過南陽橋，離開法租界，走進另一天地的南市，是不能不感謝一個老年車夫的，雖然在車錢方面，是出了相當大的數目。南市天空並沒有敵機擲彈，但街道兩旁的店子，却都關閉了，而且橫釘上細小的木條。平日蕩漾在街巷中的火烟氣，以及從飯館流出來的煎炒雜味，一概沒有了。頂戴眼的，是站在沙包後面的武裝兵士，以及粘貼在壁上的抗日標語。另外還有少數的人們，帶着他們最後搬走的傢俱，

上海退記

在烟雨迷離的暮色中，急急忙忙地奔走。偶然也看見些并不逃難的，那却是一些做在手頭吃在口頭的苦人了，他們站在燒餅攤子旁邊，正大嚼着他們的晚餐，那種從容鎮定的神情，十足顯出了他們才是中國正牌的主人翁的！他們明白，世間最使他們感到威脅的，不是死，而是飢餓。因此，死神已來到頭上了，他還不肯離開平素住慣了的地帶，只儘量找尋他們可以生活的工作。引導得善，他們可以做兵士，可以做遊擊隊，變爲抗敵的最大勢力。否則，聽隨他們，不加領導，必會給敵人暗暗拉去填補漢奸的缺額的。走在荒涼冷寂的街市上，還得看見他們那付毫不驚慌，若無其事的態度，真合古語說的，有些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了。

到南站，天已黑了，但近邊炸倒的房屋，還將支離破碎的姿影，模模糊糊地顯示出來。賣票的房屋好在沒有遭劫，可是在灰的天花板上，已震有裂縫，現出斑斑脫落的痕跡。擁了一屋子人；叫囂的聲音，更使人難受。爭着買票，爭着擠到出口去，這種缺少秩序的情形，在平昔是極其令人憎惡的；此刻則想着他們是在逃難，而又處在敵機揚言恐嚇的地方，誰忍心再責備他們呢？他們帶的行李，自然有裝置好東西的箱子，但露在外面的，却十分可笑，像廉價的洋鐵水壺，打有補釘錫鍋子，以及紅漆剝落的足盆馬桶之類，還帶它登上遙遙的旅途，幹呢嗎？然而，一想到他們每一件東西，都是節衣縮食，寶血汗換來的，那能再非笑他們呢？即使那些討厭的傢伙，打身邊擠過，將身子碰痛，或把衣服擦髒，也只好皺皺眉頭，默不作聲，因為敵人的壓迫，已把彼此的感情，揉合在一塊了。

七點多鐘的光景，開走了去杭州的車子，我們這批到鎮江和南京的，便留在屋頂破爛的月台上，蹲在泥水中，直等到半夜後三點鐘之久。在這長長的候車期間，雨雖沒有落，但夜裏的氣候，却十分寒冷

上海退記

起來，張口呼吸，可以看見吐出的水汽。壯年人還能忍受，老人和小孩可就吃不消，咳嗽和啼哭的聲音，便不斷地雜響着，有一次空襲警報傳來，燈光熄滅，惟獨這種聲音，沒法制止，惹得好些人都責罵起來。還有人喊：「媽的，捏住嘴吧呀！」這不能說是缺乏同情的表現，而是在集團的生活中，爲了大多數人的生存和安全，少數人的自由，是不得不受到限制的。

在這種不舒服境况裏，勞動的人是有福的了，他們隨便坐下，手腕和腦袋，依着膝頭，便呼呼睡了起來，蜷腳使人醜美。夜間寒氣，冷不了他們的身體，梵王渡那面傳來的砲聲，也聽不醒他們的睡眠。我最後也不管足下的泥水了，把提箱放平，作爲凳子。舖蓋捲豎起，當成棹面。就像小學生時代，在書房偷睡午覺那麽似的，睡了起來。雖然不能沉酣入夢，但也打了好些時候盹。有時給嬰兒啼哭驚醒，揩揩眼睫毛上的露水，看見週圍黑暗，靜寂異常，恍然如在夢中。不知身在何地。半夜後天空浮雲散去，疎星顯露出來，這是明日天將晴朗的預兆，但等車的人們，仰頭望望之後，却反而捩唇了，帶着酸睡的聲音，喃喃抱怨：「不落雨就精哩。」已經困頓在泥水中了，還希望着下雨，這是何等悲苦的心情！不久，烏雲蓋着天空，雨居然小點小點落起來了，人們不就心打濕衣服和行李，倒高興地說道：「謝謝天，沒危險了！」大家無時無刻不憂慮着飛機的襲擊的。

住在車站附近的小孩，捧着茶壺兜賣茶水。在寒冷的深夜裏，能得喝着這一點唯一溫暖的東西，真是使人增加了不少的活氣。「你爲啥不逃難呢？」吃着茶的人好意地這麼發問。「沒法呀。」聽見如此的回答，對這幼小的人，不知怎的感到無可言說悲哀。

半夜後三點鐘光景，車來了，等得發急的人們，便從車窗上爬了進去。我一手提被捲和小包袱、一

上海退記

手提箱子，擠在車門前面，簡直不能自由行動。箱子給人夾着，直向前面帶去，被捲則被擠開，彷彿往後拖走，大有五牛分屍之苦。到後索性不進車去，費盡平生之力，才脫圍而出。於是也學別人的樣子，翻爬窗子，但因連日瀉肚，簡直攀援不上。這裏幸得一短衣漢子的幫助，他在車裏幫我接拿行李，并拉我上去，等我找定座位要向他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已混在燈光暗淡的人叢中看不見了。我對這位陌生人，感到了他那同情的偉大，同時也增加了我對人類服務的勇氣。車開了，我是懷着這樣的心情，離開上海的。（艾蕪大公）

告別上海

上海是中國交通最便利的都市，平時在黃浦灘邊，南北火車站龍華飛機場以及公路站上，每天不知有若干千萬人來往，在旅行者本身和上海的住民，對於這千千萬萬出入於上海的過客，只是一種平凡的感覺，只不過覺得有些人來到上海，又有些人離開上海而已。

「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對內地交通情形立刻改變，京滬鐵路之上海蘇州段不通了，如果要走鐵路的話，只能從滬西或者南市上滬杭鐵路，至嘉興轉蘇嘉路，至蘇州始仍入京滬正軌。上海和內地最主要的水路交通是揚子江一綫，「江陰封鎖」又使這一綫完全斷絕，不過上海蘇州河經蘇州通鎮江的內河水道，仍保留多少運輸價值，而京滬公路交通之權統，若干重要人事的來往，仍給予上海以某種程度的安慰。日本飛機曾經不斷的轟炸我們的火車汽車和蘇州河上的船隻，并會炸傷了松江附近的鐵橋，造成

了相當數目的傷亡和交通工具的損害，但是我們艱苦的交通仍然繼續着。

大場失守，接着是十月二十六日開北的撤兵，蘇州河南岸成了第一綫，內河公路和鐵路交通，都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這一條上往來的人們，漸漸被人看作珍奇了。十一月八日夜間蘇州河南岸陣綫因敵軍在杭州湖北岸之登陸，松江之告急，而不得不向西撤退。敵軍進佔了滬西，進圖南市浦東，於是上海至內地之舊有交通綫，至此完全斷絕。上海漸出「半島」之形勢，轉化而成「孤島」！這時最近的交通綫，是北經江北之南通，轉內河或公路以至鎮江，南經寧波杭州以入京贛。但是上海南通間的長江水道，和上海甯波間的海道，皆在日本海軍絕對控制之中，於是通過這一段相當成問題。

然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迫，敵人飛機成隊的在南市浦東投彈，甚至於繞過租界的上空，英法軍的高射炮已經對於越入租界上空的敵機，不斷發空彈警告，焚燒的煙火，攪開北荒涼之後，而彌漫於租界的東南西三面。無論如何麻木的享樂階級，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糜爛的呼吸，而關懷着租界週圍的戰爭了。

因為中國軍隊的撤退，大家都預料到日本一定對於租界內的活動，將取干涉的態度，特別是在公共租界，恐怕還要要求行政權的更大參予，對於租界內之抗日言論，勢將要求取締，而對於一般抗日領袖分子，恐將用種種方法加以危害果敢事實慢慢的來了，公共租界已經正式令租界內各種報章雜誌舉行「登記」，並令各種救亡團體停止積極活動，且對一部救亡團體加以搜查。據傳聞日方向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四百名以上之所謂「抗日分子」，及壓迫租界中抗日言論的流行。十一月八日晚蘇州河撤兵之後，日本人已經在法租界中心的霞飛路和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大量出現。許多人從外僑方面所得消息，租界當局對於日軍之強力要求，並沒有有效的拒絕辦法。於是大家的情緒，一天比一天緊張。

上海撤退記

記出退海上

本來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在日本海陸空的主力威脅下面，我們當然無死守的可能，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上說，更無死守上海的必要。照我們以蘇嘉路爲軸心的國防工事說，上海本不在陣線之內，上海的失陷本不值得大駭小怪的事體，然而許多迷戀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遠見的人們，却把上海的退失認爲是意外，認爲是極重要的失敗，而感到悲觀與張惶。

「到內地去！」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然而過去政府和民衆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的地位看透，未曾將應該移往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們，對於「八一三」以後的戰事，還懷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始感到不到內地別無他法。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

十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對任何方面的交通，「中國人」的交通工具全部不能使用，只有外國輪船才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綫的特權。無論走南通，甯波，青島或者香港，都成了外國輪船獨佔的統綫。

蘇州河的撤退，無論如何苟安的人也覺得行不得了，於是乎大家都想走，而怡和太古兩個公司的船又只有那幾隻，每天還不能平均有一次船走，船少僧多，於是乎擁擠，船票預買到一個星期以上，輪船公司更乘機抬高船價，上海到南通本來是三元五角，現在是實價八元，而八角統綫票，經過買辦和小賣票所的操作，有的是出了五元六角代價。

十一月十日傳來消息，從寧波進上海的英國商輪，在吳淞口被日軍檢查了十三小時之久，於是我們十一日離滬的人們，就存了戒心，一切名片文件都不敢隨身攜帶，並且準備好了避免而日軍注意的方法和萬一應付日軍盤問的語句。

太古輪船公司，是那樣毫無情面的對待旅客，武穴輪是十一日清晨七時開船，十日夜間還不允許客人上船，然而誰也知道船少人多，要不早一點打主意，就有落後的危險，所以二三千的難民，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在十日夜間已經擁滿了太古碼頭，露宿待旦。半夜的黃浦江邊，車輛和行人，因為租界戒嚴關係，稀疏了活動，黃浦江水面，沒有船隻來往的破水聲，在馬路洋樓工廠輪船的電燈輝煌中，只聽到敵艦在附近攻擊浦東和南市的「破破破……」響亮機關槍聲！

天微明了，這三千左右的難民在碼頭上微微蠕動起來，但是碼頭鐵門仍緊緊的關着，只有外國人才有進去的優先權，白俄「將軍」們耀武揚威的在國船上踱來踱去，日本轟炸機也面目猙獰地出現在我們上空，大家望眼欲穿的看着船上，覺得他們實在已萬分無再留阻旅客的理由。一夜露宿的熬煎，就表示在旅客們蒼白的面上。好容易鐵門開了，幾位高大的白俄巡捕却首先衝了進來，大家還沒有任何的動作，他們劈頭就對我們這般旅客無原無故的亂打，人與人間擁得一絲空隙沒有，他們的鞭子打來，誰也無法躲避，普遍的憤怒織成了大家目光上的火焰，然而在那時的環境下，又無法加以報復。他們這種殘暴的行動，或者是對他們的老板表示「維持秩序」的能力，可是這些無情的鞭子却大大的教訓了中國人民：靠帝國主義吃飯的傢伙，不會有好東西！

上海退記

好不容易買到一張統艙票，更好不容易揀進了統艙，二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來，真是所謂「前仆後繼」，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後面已經闖進來了，不到半點鐘，寬大的貨艙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而後面尚不斷的「挺進」，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他們雙手幾格，雙腳幾登，很迅速的能找到適當的位置，我看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却困在人叢中一籌莫展，幾度掙

扎之後，紳士丈夫的眼睛凹入，而少婦的面孔變爲慘白了。在這樣大時代裏面，整個的是一「力」的時代，我們要有最真實的力量，才能戰勝強橫的日本，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有力量，才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個力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

舟過黃浦江，日本軍艦正猛烈的向我們浦東開砲，敵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沉重的炸彈聲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了，有些年青人走船邊探看，回過頭來只是憤怒的微聲嘆息。

黃浦江裏這時正到了十幾艘日本運糧船，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敵軍，浦西各碼頭上，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給敵人運輸上以重大的便利。

江灣吳淞一帶的建築，沒有不被敵人的砲火打得百孔千瘡，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敵人的汽車和人馬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忙往復，新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敵人臨時的兵營，一部份的敵軍正在江邊草地休息，他們或者正在想：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如果把粉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改成幾個近代要塞，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大舉登陸目的，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

僥倖沒有查船，我們安然繞過砲台灣。到南通的江流上，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敵國軍艦，是的，他們正在對中國作嚴密的封鎖，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

船入揚子江寬大的江面，和疏落的敵影，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上海巍巍的洋樓，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足踏上海通天生港，才算是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我們此時面向着日本，後面才真正是我們後方。（十一月十八日長江）

上海北線戰局敗退的原因

我們假定說，這一次上海北區戰綫的後移，在軍事上似乎是我們受到相當的失敗了，但，造成這一個慘痛的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在那裏呢？這是一個新的寶貴的歷史教訓的吸取和學習，不管是負責當局也好，不管是那一界別和階層的人們，爲了大上海存亡，爲了全民族的生死，總應該來一次深刻的反省和多方探究的。

主要原因是：

第一，自從一二八事變以後，上海市的當局，所建設的所謂大上海，實際上有一點點的國防成份和意義都沒有的，在戰爭發生以後，所謂市中心區及虬江碼頭等現代的建築工程，除了化作敵人的砲灰和無用的瓦礫以外，反而大大的便利了敵人的運輸和登岸，而我們的軍隊在浦江沿岸即無堅可守，瀝瀟臨時的脆弱的工事以與敵相抗，這實在是這一次失敗的一個遠因。

第二，這次的抗戰，依舊是被動的。當蘆案發生以後，我方既有抗戰決心，就應該先發制人的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敵人沿江及上海的武裝，予以解除，那能容它把漢口的武裝撤退，來補充上海的實力，待它在上海，作了充分的準備而對我挑戰，才加以抵抗？既不能制軍機於事先，武力又不如人，這樣便更吃虧了，這是這次抗戰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過去全上海市以及附近各地的民衆運動，從這次戰爭上證明失敗。如果以往對於市內外的民

上海退海出記

上海退出的記

衆有很好的或相當的訓練與組織，那在這次戰爭上，一定會發揮很大力量而補助軍事上的不足。很顯著的如漢奸的猖獗，難民的斥充，前者是幫助了敵人而破壞着自己，後者呢，則更直接間接的損耗了抗戰力量，妨害了抗戰的各種動員。

第四，以上海及整個的國際環境，在抗戰發生以後，我們應該在外交上，加緊的作多方的活潑的運用與配合，以打擊敵人，掣制敵人，爭取各種的國際助力和便利自己方面來。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一方面的工作，無論是最外交當局或地方當局，顯然的都做的不夠。

此外關於人力物力動員的不夠或不得其道，也是許多原因之一，總之，這里所舉出的，總之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對於此次的失利比較的具有着決定作用的幾個原因。（羅青大公）

大事紀要

八月十三日

日軍開始向天通庵寶山路八字橋進攻，我予還擊。

中央任張治中爲京滬警備司令，下令封鎖長江。

八月十四日

日司令部被圍，公大豐田紗廠被我佔領。我機飛出戰鬥。
黃梅興殉國。

八月十五日

我佔日海軍俱樂部。

吳淞砲台擊傷數日艦。

八月十六日

我佔領虹口公園，愛國女校等地。

浦東登岸日軍被殲。

八月十七日

我佔領日海軍操場。引翔匯之敵全退租界。

八月十八日

敵企圖在高橋登陸被擊退。

敵根據地甲新五廠七廠均被我佔領。

八月十九日

敵大批援軍到滬，擬由瀏河及引翔碼頭登陸不果。

我猛攻陸山碼頭，傳已攻克。

八月二十日

我佔上海大戲院。

傳日軍中反戰運動激烈。

八月二十一日

敵第十二師團企圖在吳淞口外登陸。

八月二十二日

敵到援兵三師團，張華浜一帶有艦三十餘艘，掩護陸戰隊登陸。

八月二十三日

敵於張華浜登陸，被我殲滅千二百人。我以飛機擊沉一敵艦。

羅店亦有敵軍登陸。

八月二十四日

我某高級軍官親赴前線指揮，士氣大振。

八月二十五日

羅店到敵援軍五千餘人，以飛機大砲掩護前進。敵機擊傷英大使。

八月二十六日

我收復羅店。

日軍又在川沙登陸。

瀏河南匯等地敵圖登陸未果。

八月二十七日

敵擾嘉定施相公廟，

日司令部爲我砲轟，中彈數枚。

八月二十八日

據東京所傳，滬戰敵死一萬三千餘，飛機損失四十架。

八月二十九日

蘆蕩濱一帶無敵蹤。

八月三十日

浦江敵艦發砲向我猛攻，楊樹浦砲隊發砲向我回擊七次

八月三十一日

我向羅店一帶反攻，斃敵旅團長一。

九月一日

大批敵軍在虬江碼頭，吳淞，張華浜，砲兵灣，瀏河等地登陸。

九月二日

敵親寶山月浦，南侵大場。

九月三日

退守吳淞鎮之敵向同濟大學一帶進犯。

敵增之第三，第十六師團運到。

敵圖在浦東未逞。

九月四日

吳淞鎮，羅店敵軍被我擊斃極多。

敵一部由砲台灣登陸，向寶山疾進。

九月五日

守寶山之我軍，退入城內。

九月六日

我增援寶山，敵大敗。

九月七日

敵猛攻關北，浦東。

九月八日

敵我大戰於虬江碼頭，數進數出。

九月九日

寶山失陷，姚營全營殉國。

九月十日

月浦楊行激戰竟日。

九月十一日

小川沙，石洞口，敵軍登陸。

九月十二日

楊行我軍後撤，旋反攻。

月浦我軍亦後撤。

九月十三日

羅店月浦敵突圍犯嘉定。

我由市中心區退江灣線。

九月十四日

市中心區敵軍進駐葉家花園一帶。羅店鎮失陷。

開北敵向我猛攻。

九月十五日

羅店鎮被我克復。

九月十六日

敵於寶興路，八字橋，小沙川猛攻我陣地。

九月十七日

崩行我軍攻羅漢浜，羅店敵增援。

九月十八日

羅店得而復失者數次，終爲敵佔。

九月十九日

敵又有大批援軍抵滬。

九月二十日

據云羅店仍爲我守，失陷說不確。

敵分兩路犯劉行。

九月二十一日

我於劉行大破敵軍。

九月二十二日

敵大舉犯劉行。

敵援軍三千登陸。

九月二十三日

劉行戰事激烈，斃敵旅團摩森。

羅店敵，五次向我進攻。

九月二十五日

竟日無大戰。

九月二十六日

我克劉行東金家橋，并克永安橋。

九月二十七日

我軍由劉行向廣灣之敵軍猝戒線反攻。

市中心區敵分路進犯不逞。

九月二十八日

劉行我軍克永安橋。

九月二十九日

敵開始第四次總攻。

敵艦三艘滿載敵兵，圖由其昌碼頭登陸未逞。

大事紀要

二三〇

九月三十日

全線戰事俱烈。

十月一日

市中心區江灣一帶之敵突向後撤。劉行戰況加劇。

十月二日

市中心江灣之敵，抽調來羅店劉行一帶作戰。對我取大包圍。

十月三日

我軍自羅店至劉行沿滬太路一綫後撤。

十月四日

蘊藻浜成戰爭關鍵，敵我隔浜砲戰極烈。

十月五日

敵又一批援軍暨軍用品抵滬。

劉行之敵迫廣福鎮。

十月六日

敵圖偷渡蘊藻浜，西犯大場。劉行得而復失。

羅店敵用毒瓦斯。

十月七日

蘊藻浜偷渡之敵已殲滅。

佔廣福嶺之敵退至狀澤。

十月八日

蘊藻浜戰事激烈。

施相公廟之敵犯我曹王廟。

十月九日

敵用毒瓦斯達姆彈掩護，強渡蘊藻浜，我陣地失而復得者數次。

開北砲戰竟日。

十月十日

我紀念國慶全綫反攻。

敵艦二十三艘至北茆口企圖登陸。

十月十一日

蘊藻浜南劉行西戰事極烈。

十月十二日

開北我分三路向敵反攻。

偷渡蘊藻浜之敵被我殲數千。

十月十三日

大事記

浜南滬太路西之敵大部覆滅。

十月十四日

我全綫大舉反攻。

十月十五日

我已控制北四川路。

戰事重心仍在蘊藻浜。

十月十六日

市中心敵分兩路與我激戰。

北四川路巷戰四小時。

十月十七日

蘊藻浜戰事仍酣。

廣福及廟行敵改攻爲守

十月十八日

敵六次增援首批到滬。

敵沿滬太路後撤，我各路反攻。

十月十九日

蘊藻浜南戰激烈。

我進擊市中心區。

十月二十日

敵傾全力攻黃港

敵六次增援軍又一批到滬。

十月二十一日

我全綫大反攻。

十月二十二日

一鼓作氣我收復十餘地。

廣福激戰終夜。

敵援軍續到。

十月二十三日

敵犯陳家行，我略向後移，廣福失而復得。

十月二十四日

蘊藻濱戰事南移。敵沿滬太路進犯。

我決保大場。

十月二十五日

敵猛犯大場。瀏河敵向後撤。

大事記

十月二十六日

我退出大場廟行。

開北巷戰激烈。

十月二十七日

我放棄江灣關北。

秋研究四川問題
秋明瞭四川建設
秋探尋四川資源

必須看

建設週刊

全五十二冊 一元四角 郵費五角二個
季本二十六冊 一元二角五分 郵費二角六個
零售每冊五仙 郵費代價 十足收用

總代售處 四川省政府建設廳執問處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滬戰寫真

實價五角

編者 吳 明
發行者 張君 翁

成都本照錄自
三十六號第五號

印刷者 新新印刷廠
成都新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936.1.1. 出版

#6

76270